

第六章

武汉会战

第一节 黄河决口

一、根据两份情报下定一个决心

1938年3、4月间，正当第五战区的部队在滕县与蚌埠分别阻击由津浦路南下、北上日军之时，种种迹象表明，日军的作战意图不仅仅是占领徐州，而是在攻占徐州后，进而进攻国民政府的行都、华中重镇武汉。蒋介石一面指挥部队进行徐州会战，一面令军令部拟定在武汉附近作战的方案，军令部将此任务交给了来军令部不久的科长蔡文治。

蔡文治，字定武，湖北黄冈县人。出生于一个书宦世家，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学军事。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入东北，乃愤而回国，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后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先后任初、中级军官。1935年，蔡文治被选送考取由蒋介石兼任校长的陆军大学第13期学习。1937年毕业，因成绩优秀，被越级选任大本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上校科长。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岗位，官职虽不高，但经常有机会列席由蒋介石主持的大、小型会议。

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蒋介石乘火车到达徐州以东的大许家车站，在列车上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均出席，经研究后决定，由武汉地区与郑州的第一战区，从平汉路经陇海路运输兵力，投入徐州战场，追击敌人，以扩大战果。这个决定已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同意，该方案似乎已经拍板，就等蒋介石点头。就在这时候坐在会议的最边上一人示意要求发表意见，他就是蔡文治。他展开地图，分析日军的意图，说明战场态势，指出日军有迂回徐州、对徐州周围中国军队有包围歼灭之势，建议停止运输兵力，免中敌人在徐州包抄中国军队的诡计。蒋介石听后认为有道理，立刻命令铁道运输司令钱宗泽停止向陇海路东部运输兵力。不久，蒋亲自下令升蔡为少将作战计划处长。

蔡文治拟定的关于在武汉周围作战的方案被军令部认可，并送到蒋介石

的案头，蒋看过后，同意将其作为统帅部指导方案。其内容为：

一、未来战况推移之预想：

甲、敌情判断：

按目前敌之行动而判断，其最近之企图在先求打通津浦线已甚显然。唯敌人打通津浦线后当以郑州及武汉为其作战目标，且判断其侵袭郑州及武汉之路线约有三：

(1) 以一路沿陇海线西进图取郑州，以断我平汉线之联络，同时安阳方面之敌沿平汉线南下，以夹击黄河北岸之我军。

(2) 以一路由合肥经六安、潢川趋信阳，以图截断平汉线，再转而南下进逼武汉，或待陇海一路占领郑州后，再沿平汉线南下取信阳、武胜关，同时以一路由合肥、六安经商城、潢川，再南转经麻城、黄安，与平汉路之敌会攻武汉。

(3) 以一路沿长江北岸经大别山脉南麓，由安庆、太湖、宿松、黄梅与海军协同而会攻武汉。

再，敌若兵力许可，则待浦信（合肥、六安线）及平汉两路作战得手后，更转移一部兵力沿京赣、浙赣两路趋南昌、长沙或于九江登陆，沿南浔路进攻南昌，以截断浙皖我军之后方联络线。

敌无论取上述判断中之任何一策而彼占领南昌后当向长沙、武汉前进。此时敌或以一路沿湘赣攻长沙，或由南昌经武宁越幕阜山脉而逼武汉，或两路并进，当视情况而定。唯根据敌之兵力及时间性之关系并过去攻南京时所取之策略而论，则似由江南方面西进之一路公算甚少，盖浙皖赣边区地形复杂，利于守不宜于攻，敌果若由此方面而来则必需甚大之兵力与时间，在以速战速决为主旨之敌军未必出此。又彼攻南京时亦仅能由江南方面包围，如江北一路兵力始终甚单，唯当时因我扬州、六合方面备而不周，故微弱之敌得略有进展而已。至由九江登陆而攻南昌、占领南昌后再转向长沙、武汉前进，则仍需较大之兵力，且在未将浙皖方面之我军压迫之前则不能不顾虑其侧背而贸然向武汉直入也。且该方面路迂而缓，费时必久，故判断敌之将来必先图略取大江以北之地域而继以攻犯武汉也。

至闽粤方面，则判断敌为牵制扰乱之行动，唯对粤因欲阻我海上交通之关系，敌或有以一部实行登陆以图封锁我海口之企图，证以日来之情况或有可能。

乙、我军作战之预测：

根据上述之敌情判断，更按目前国军之配置，将来我军之作战，若处处得手自无容言，倘就不利方面一加考量，则我各战区在不得已之情况下当成

如下之局势：即第五战区在安庆方面之部队将沿江北岸、在合肥方面之部队或将沿浦信线而西移，在津浦路方面之部队，或沿陇海路西移，或由徐州、商丘西南转经亳州、淮阳而转移至平汉线郾城、信阳间。至江南方面，第3、第7两战区则将形成浙皖对东及沿江对北之两正面。

二、目前应有之筹划：

由前述之假想，我应未雨绸缪，预为適切之筹划，若就全盘言，将来之战况，果如我所不利之假想而推移，则此时由湘赣之幕阜山脉至豫鄂皖境内之大别山脉，尤以在大别山脉之东北两正面应预为布置，盖该方面预想为将来之主战场也。

按现在丁炳权、刘膺古、徐源泉、孙连仲及关麟徵等部之配置对于各要地均已预有准备，且位置亦甚适当。刘膺古部可就现在位置积极准备将来对南（沿江）、北（麻城、黄安方面）两方面均可策应。又徐源泉部似以推进至双门关、经扶、大胜关一带为宜，敌若分由商城、潢川趋麻城、黄安时，则可凭险固守，若由潢川趋信阳时则可侧击其背。此外信阳虽有布置，但武胜关为鄂北门户，敌若由西进攻信阳之同时以一部由罗山南下，则武胜关之险难保，而鄂北门户已去，敌将直窥堂奥矣，此宜注意者也。

三、为确保武汉应有之准备：

（甲）关于作战指导者：

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唯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且受敌之包围，则势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如1914年秋季欧战时东战场之作战，德国在该方面之兵力仅为一部，为确保其柏林首都，且初有退守外克塞尔河之计划，待兴登堡将军莅临后，不唯不采此消极之策，抑且作惊人之举，盖鉴于俄第一、第二两军为湖沼地带所分离，乃决心转守为攻，集结优势兵力于南方而造成坦能堡之空前歼灭战。迨百余战，德军在东战场始终占于有利之地位使西战场之德军无后顾之忧，而柏林得以无恙也。但德军若依当初计划退守外克塞尔河，则东战场之资源既失而首都之能否安全保障亦成疑问也。

虽以衡目前之形势未必为当，但其以攻为守之精神则一也。若我万不得已而战于武汉近郊时，亦应于武汉以北地区，如孝感、花园及广水、武胜关间配置重兵，使成犄角之势，敌若以主力趋武汉则可依武汉之既设工事坚韧抵抗，以吸引敌之兵力，同



蒋介石主持军事会议

时由孝感、武胜关间击其侧背。敌若不直攻武汉而先攻武胜关、孝感时，则以武汉之守备部队出击，是为中策。如1914年马尔纳河会战，法军依其巴黎要塞为依托，待德军由巴黎东侧侵入时，乃由左翼转移攻势，击德军之右侧背，结果德军不支而退，亦属良好之战例。

（乙）关于战区问题者：

欲确保武汉，则黄梅、英山、罗田、麻城以至信阳各部队作战之行动，均有直接之关系，且该地带部队之作战，亦即为武汉中枢之外围作战也，故将来此方面各部队之作战指挥，必须与武汉守备部队统一于同一指挥官指挥之下，方能收指挥灵活、协同一致之功。基此见解，拟将岳阳、通城、武宁、德安之线以北及由襄樊、桐柏、长台关（信阳北）、息县、固始之线以南（如附图）定为一预备战区，并将现在此地区内之部队如刘膺古、徐源泉、孙连仲等部统归此预备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俾可先行充分之准备而收战时如臂使指协同一致之效果。

（丙）关于地方行政者：

在全面战争原则下，所有地方之物力人力以及全民之抗战精神均应纳入抗战元素中，因此地方行政如教育、经济之设施、物资交通之统制、公用机关之管理、轻重工业之指导及人民服役之规定等均应在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统一办理，以资迅捷而应非常，否则彼此牵制，动辄掣肘，未有不愆事者。^①

^① 《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统帅部指导方案（1938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46-650页。

这个方案是蔡文治到军令部后第一次拟定的完整的作战方案，也是经过蒋介石首肯的一个方案。该方案所引用的战例及所提到的人与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东战场作战、兴登堡、马尔纳河会战等，都是当时陆军大学所学内容，明显带有德国顾问教学的印记。别的不讲，仅方案中对日军三路进攻路线的判断：即一路“沿陇海线西进图取郑州”；另一路“由合肥经六安、潢川趋信阳，以图截断平汉线，再转而南下进逼武汉”；再一路沿长江北岸经大别山向安庆等地协同海军会攻武汉都给人以三日阿蒙之感。在军队的司令部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新到参谋做的方案最好。为什么？没有框框约束，怎么学的怎么做；讲话直来直去，直奔主题。

5月，当徐州战场按照蔡文治的意见布置撤退之际，统帅部收到了情报部门由天津与上海递送来的情报，印证了蔡文治对日军意图的判断。天津的情报谓：

据津敌特务机关息：敌军今后对华作战计划，以武汉为目标，即将开始其对武汉攻略之外线作战。以北支军为主，中支军为辅，视战机之进展情形，协同并进。今后作战改以立体式之海陆空战。陆战系以机械化大兵团为制压作战，与海空军结成一体，以强化战斗力，保持完全之制空权，对机械化兵团更加调整，总期减少损害，迅速决定战果。

敌现以攻略武汉外线作战之第一线，由太和、归德、曹县，以迄黄河沿岸之我军阵地，已被突破。而第二线太和、鹿邑、兰封间之我军防御坚固，并在开封、郑州间以及周家口等集结重兵。且系精锐部队，并配备有新式武器，对攻略武汉，难免在此激战。故在战争初期，拟以中支军由合肥进攻颍州、正阳关而至太和，同时抽调津浦南段主力进攻六安、商城等地，袭信阳，策应平汉正面南下之北支军。该两部敌军企图在信阳会师后，再以内线作战制压武汉，则第三线我军不血刃即可崩溃。

杭州敌军亦须积极进攻，作战略之迂回，淮南敌军，则协同沿海海军共同进攻安庆、九江等地，待机威胁武汉。

敌拟在山西之朝鲜军及在蒙疆守备之关东军各抽调一部，编成大兵团，作为机动部队，担任外线作战。由风陵渡攻潼关、函谷关等要冲，作侧面之迂回。敌以该项朝鲜军及驻满军皆在大陆训练，善于山岳战，故以之担任将来伏牛山脉及大别山脉等地之苦战，协助南路敌军之不足。

敌军现以兵力不足，对陕甘宁青各省，拟以利诱手段，企图完成其五马联盟亲日反共政策之获得。^①

^① 《大本营作战情报（1938年5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63页。

上海方面来的情报对日军的企图讲得更直接、明白，几乎与蔡文治判断得毫无二致：

一、敌决以全力：（一）华北军出信阳南下。（二）华中军出六安、安庆西进。（三）海军溯江西上，分路直攻武汉，无休息整理意。海军业已暴（炮）击我沿江阵地。沪军部谓半月内即可抵汉。二、沪敌居留民请愿早下武汉以便安居乐业。三、厦门尚有我军抵抗。敌陆战队现加紧攻击，拟办结，即于月底全数北调攻马尾。四、敌海相电称：内阁改组志在强化海军，既定方针不受影响。对华问题，仍与陆军协力迈进。五、沪敌陆海军观察，近卫仍将于八月间辞职，将由末次组阁，而荒木则在阁内有绝大之发言权，对内对外将以趋强硬。六、27日，野村对属员训话：对华政策，秉既定方针迈进，务必得一总结算，并使美俄认识日海空军之力量，决不虞其干涉。

日军进攻武汉的三条路，对蒋介石来说，最致命的是“沿陇海线西进图取郑州”。郑州地处中原，是中国的中心，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因此争夺天下的大决战大都在中原进行。郑州又是河南的中心，地处黄河南岸，是陇海铁路与平汉铁路的交会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日本由华北向中原及长江流域进攻的必经之地。日军如攻陷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向南可直取武汉，西可攻取西安等战略后方。眼下，以土肥原贤二为师团长的第14师团由黄河北岸直插兰封，中国军队渐有不支的迹象。日军如果攻下兰封，郑州指日可下，后果不堪设想。阻挡日军，保住中原，只有一招——黄河决口，以水代兵。

黄河决口早有预案。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两年，决口黄河阻挡日军的计划就已经由蒋介石的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制定下来，可以说以水代兵，是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5年5月，日军接连制造了“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迫使国民政府与其达成了《秦土协定》与



中国军队在黄河木船上阻击日军

《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大部分丧失。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作为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的法肯豪森内心十分焦急。7月31日，法肯豪森当面向蒋介石陈述了他对时局的看法。蒋介石命其为中国统帅部制定抗日计划，法肯豪森奉命起草了绝密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法肯豪森设想的计划是：“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①这就是说：必要时将掘开黄河，以水代兵，挡住敌军的进攻。蒋介石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表示赞同法肯豪森的建议。

二、花园口决堤

5月15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会议，贺耀组主持会议，副主任姚琮、黄河水利委员会万辟等，会上决定黄委会归第1战区长官部指挥监督，务期河工与军事密切配合，适应抗战需要。



日军占领开封

中国军队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省会开封沦陷。日军前锋抵达中牟；中牟距郑州不及20公里，日军此刻如入无人之境，向西猛进。一旦占领郑州，控制了中国的铁路枢纽；再沿平汉线长驱南下武汉，而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西退计划尚未完成，切断长江，将意味着将中国从南到北一刀两段，那中国的抗战大计，就会遭到破坏。这对抗日大局来讲，中国将无法获得必要的时间将军队、机关、工厂转移到重庆大后方，将是灭顶之灾。此时，第1

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人要求决堤黄河的呼声日益高涨。

5月31日夜，程潜电话通知黄委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与总务处长朱镛6月1日到郑州长官部见面。程潜说：“委员长命令掘开大堤，阻挡日寇。”

陈慰儒说：“5月晒底，流量小，阻挡不了敌人，但如果黄河决口，到了汛期灾难无穷。”

^① 《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程潜答应转报蒋委员长。次日，程潜又传见二人，下达命令。陈说沿河农民是不会决口的，程潜说：“派军队掘堤！”

6月1日，在武汉举行最高军事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分析形势：豫东战役失利、开封危在旦夕，郑州震



中国军队在花园口掘堤

动，陇海线不保，平汉线将被遮断，敌南可威胁武汉、西可紧逼洛阳、西安，进而窥视我西南大后方，必须迅速决策。经讨论决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作大规模泛滥，以阻敌西进。决堤任务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实施。

侍从室主任林蔚来电话催问程潜黄河决口的准备工作。程潜令参谋长晏勋甫、工兵科长、陈慰儒、朱镛研究在中牟赵口掘堤之事，决定6月5日放水。

6月2日，黄委会陈慰儒携带迁移费，与苏冠军等人前往赵口。按朱镛草图开始挖堤。郑州专员公署专员罗震带领郑县县长全百慈发放居民迁移费，中牟县长沿贾鲁河通知两岸居民搬迁。4日上午6时，第53军一个团在赵口三柳寨开始行动，公秉藩第34师在柳园口护卫、游击。

5日，赵口的掘口失败了。第一个决口处挖开以后，流量极小。于是决定在第一个口以东30米作第二决口，到6日还是不行。蒋介石与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都十分焦虑，每日必问三四次情况。

此时，公秉藩第34师在开封柳园口与敌血战，不敌。6日，开封失守，第34师逐次转移。

6日，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偕参谋熊先煜赶到赵口研究决口失败的原因。蒋在珍返回京水镇，建议在防区内另择一地，决定离赵口26公里的花园口掘堤。夜10时蒋在珍与魏汝霖商量，决定由熊先煜负责。商震转报蒋介石批准。

于是，蒋在珍的新8师经过连夜紧急开挖，埋设炸药。

1938年6月9日凌晨，中原上空，黑云如晦，电闪雷鸣，天降大雨，6时许，随着数声巨响，黄河在郑州的花园口决口了，奔腾咆哮的黄河，四下漫溢，高达数尺的浪头，浩浩荡荡，裹挟着泥沙浊流，像脱缰的野马，一泻千里，漫延泛滥，黄水泛滥23000平方公里，造成3省44县市大面积受灾，死亡人数89万，1200万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决堤后造成大批民众被淹

日军的军事进攻行动也受到了重大挫折，首先日军占领郑州，沿平汉铁路南下，迅速占领武汉的战略计划被破坏了。其次，他们的战车、大炮及重型装备都陷入泥沼之中，狼狈不堪。据敌方的报道：“黄水南流入淮，不仅对于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将来华中战局，亦将受其影响。”



中国军队在水中阻击日军

从此，中日军队在郑州附近隔新黄河（即黄河决口后形成的新河道）对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4年。其次，日军退回南京，后沿长江西上，佯攻江西、湖北，国民政府为保卫大武汉，退守战略大后方四川赢得了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h.com



第二节 中日双方作战计划与意图

一、日军会攻武汉计划

武汉会战，是继徐州会战之后发生在武汉外围的一次中日大战，它是抗日战争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在上海沦陷、南京弃守之后，国民政府虽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部及军事统帅部仍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

徐州会战将近结束时，日军参谋本部在分析中国战场的形势时认为：华北作战，中国主力退至黄河以西、以南之陕西与河南、皖北和苏北；京、沪、杭作战后中国部队主力退至钱塘江以南、天目山一带与皖南、皖北；徐州会战，中国部队主力退至大别山及平汉路以东。总之，中国军队主力并未遭到歼灭性打击，而且最近正以武汉为大本营，发动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因此，从日军“作战当局”到“华北方面军及华中派遣军，无不希望攻克汉口”。^①会攻武汉，成了日军侵华的新目标。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攻武汉。

日本大本营决定下一作战目标会攻武汉之后，便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准备。6月18日，令日军华中派遣军以两个军沿淮河及长江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有利位置，以准备尔后作战。又令日军“华北方面军扫荡残敌，同时以一部向郑州方向进发，以将敌军牵制在北方。”^②因黄河决堤、淮河水涨，日军沿淮河的进攻路线遂改为大别山北方地域。而华中派遣军沿长江推进的任务则不变。

6月2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确立长期持久和战时态势之声明”：“对华战争虽因攻克徐州而使战局大为进展，但前途尚属遥远。为彻底摧毁依赖第三国的支援而标榜长期抗战的国民政府，我军兵力逐渐增加，现今我国以空前的大军在陆海空各战场奋战不懈，此时，为使后方设施顺利保障作战行动以期达成帝国所希望的目的，建立东洋永久和平，当前不得不集中所有设施贯彻战争目的，确立军民一体的长期持久战时体制，以应付时局。为此，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最有效且适当地调整和运用物资。”^③这就是说，日本在

① [日]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第146页。

② [日]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146页。

③ [日]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148、149页。

对华战争上，被迫承认“速战速决”狂妄计划的破产，强调树立长期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为此进行进一步的战争动员，以求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对华作战，其直接目标便是为了部署会攻武汉，并取得武汉会战的胜利。

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为：“将国力集中指向直接解决对华战争，以大体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为前提，内外各项政策和措施均应与此相适应。”7月31日，日本战争指导当局制定的“战争指导大纲”提出下列“战略指导”：

（一）在指导上应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

（二）汉口作战之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统一中枢的武汉三镇，和完成自徐州会战以来逐渐形成的黄河、长江之间的压制圈。

而这次作战对敌军打击越大，其价值越大。

因此这次作战应依下列原则指导之：

1. 在夺取武汉三镇的作战指导上，应设法对配置在该防御地域之敌，尽量予以更多的损害；

2. 尔后应极力限制扩大战局，采取紧缩持久作战态势，并在汉口附近控制若干机动兵团。

即大致放弃泛滥的黄河以西的河南省。为占领武汉三镇附近地区，预定在北自武胜关，南至岳州附近构成持久战线。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主张只限于控制沿岸各要点。

3. 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同时挫折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①

日军大本营7月4日确定了进攻武汉的兵力部署和战斗序列，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为指挥官，下辖华中派遣军第2军、第11军以及航空兵团等部。

日军具体部署为：第2军主力集结合肥附近，伺机占领六安、霍山，向大别山麓挺进，直趋信阳，切断平汉线，迂回武汉之北。第11军和波田支队，主力集结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分兵



向武汉进攻的日军

① [日]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160、161页。

沿长江从正面进攻武汉，并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之南。主力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从北、东、东南三面分进合击，以达占领武汉之目的。同时，华中派遣军直辖师团负责湖口下游地区之守卫。航空兵团三个飞行团协同陆军作战，海军第三舰队溯江进攻，掩护并配合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

战役初期，日军动用五个师团，战役过程中逐步增加兵力，后期达14个师团，120余艘舰艇，500余架飞机，共35万人。

1938年6月11日，日军波田支队2000余人由长江西犯，在海军20余艘军舰掩护下至安庆下游登陆，15日，攻陷安庆，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1938年7月中旬，津浦线南段日军相继攻占合肥、安庆、潜山等地，江南日军攻占马当要塞、彭泽，湖口各要地，为进攻武汉，占领了有利出发阵地。

正当日军紧锣密鼓地部署会攻武汉之际，7月9日，日军与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图们江下游的张鼓峰地区发生军事磨擦，酿成激战。“张鼓峰事件”牵制了日军部署会攻武汉的精力，日军大本营担心苏联用兵，使日本陷入两面作战，极为紧张，对苏磨擦冲突呈谨慎态度。经过交涉，8月11日日本和苏联达成协议，双方休战，“事件告终”。“这次事件曾一时对汉口作战准备给予了打击，但其结果，（日本）明确了苏联并没有战争意图，故增强了对北方的安全感”，便加紧进行会攻武汉的部署和实施。

二、中国保卫武汉作战计划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缘，踞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两铁路的衔接点，是中国的心脏腹地，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武汉三镇易攻难守，武汉近郊尤其江北更是无险可守，因此最高统帅部决定“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把中国守军的主力放在武汉外围，凭依江南之鄱阳湖、九岭山、幕阜山和江北之大别山、桐柏山及长江两岸之丘陵、湖泊地带，进行持久作战，以牵制消耗敌人，粉碎日军进攻之企图。

按照中国最高统帅部提出“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的敌情判断：日军“最近之企图在先求打通津浦线已甚显然。唯敌人打通津浦线后当以郑州及武汉为其作战目标”，“至闽粤方面，则判断敌为牵制扰乱之行动，惟对粤因欲阻我海上交通之关系，敌或有以一部实行登陆以图封锁我海口之企图，证以日来之情况或有可能。”根据对敌情的判断，该意见“关于作战”之“指导”明确指出：“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唯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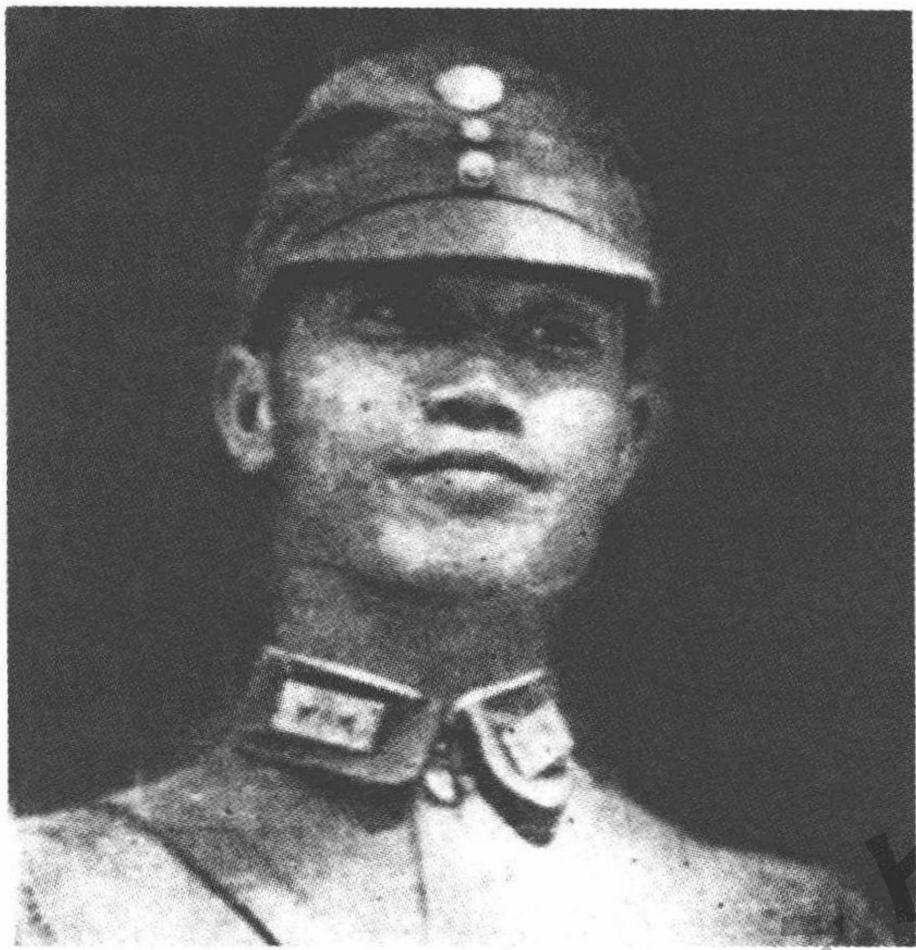
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且受敌之包围，则势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还提出：“在全面战争原则下，所有地方之物力人力以及全民之抗战精神均应纳入抗战元素中，因此地方行政如教育、经济之设施、物资交通之统制，公用机关之管理，轻重工业之指导及人民服役之规定等均应在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统一办理，以资迅捷而应非常，否则彼此牵制，动辄掣肘，未有不僨事者。”^① 这样就把国内行政、经济等，全部纳入战时体制，进入战时轨道。

1938年3月底4月初，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抗战建国并行”的方针，指出：“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因此，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以发展民力，增进民权。^② 会议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倡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扩大战时生产”；“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③ 等抗战时期的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旨在进一步全民总动员，共赴国难，为抵

^① 《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统帅部指导方案（1938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46-647页。

^② 李光一主编：《中国现代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③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61页。



武汉卫戍总司令、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抗暴日入侵而战。

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7月6日至10日在武汉召开，会议确定“抗战到底，争取国家与民族之最后解放”为国策。会议宣言提出：各党派“应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而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①。会议一致赞成“武力保卫大武汉”。日军总参谋部战争指导处

高参们也认为，“中国方面”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共产党的急进抗日论支配了大多数人，会议采纳了死守武汉主张。^②

正是在最高统帅部决心继续抗日，并进一步全面总动员，全国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全民积极行动，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大氛围下，“保卫大武汉”成了举国上下的共识，成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心。

最高统帅部为组织武汉会战，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军事委员会制订了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为^③：

方针

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

指导要领

(甲) 第5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

① 李光一主编：《中国现代史》，第534页。

② [日]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150页。

③ 《军事委员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6月7日）》，蒋介石批示：可照办。抄一份呈阅备查。中正。台湾“总统府机要档”，最机密第3号。

一、广济方面：

1. 李延年、许绍宗、刘汝明、曹福林、萧之楚、覃联芳、韦云淞、张淦、张义纯、何知重等部，确保现阵地及田家镇要塞，积极击破当面之敌，并酌派部队在浠水（44军）、巴河（81军）两线占领阵地。

2. 田家镇要塞沦陷后，应改用持久战要领滞迟敌之西进，并利用浠、巴两线之阻止，转用约五师兵力于宋埠、黄陂间，与武汉守备部队协同作战。

二、豫南方面：

1. 孙连仲、宋希濂、张自忠部固守黄麻以北大别山阵地，并控置冯治安、徐源泉部于麻城、宋埠间，策应各要路口作战。

2. 胡宗南及于学忠部取侧面攻势，与占领阵地部队相联系，努力击破该方面包围之敌。

3. 必要时，13师可抽调使用于宣化店附近固守隘路。

4. 最后应确保大别山阵地及信阳，使武汉部队作战容易。

三、尔后游击部署：

1. 应指定12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合、六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

2. 苏北兵团，应以有力部队，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

（乙）第9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尤须先击破经瑞武路及木石港西进之敌。

1. 南浔路星子方面，以吴奇伟指挥王敬久（52师、190师）、俞济时（51师、58师）、叶肇（159师、160师）、陈安宝（40师、79师）、欧震（59师、90师）各军及102师、139师，确保德安以北现阵地，为全军之右翼。

2. 薛岳亲自指挥王陵基（新编13师、新编14师、新编15师、新编16师）、黄维（11师、16师、60师）、李玉堂（3师、15师）等部及133师、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与娃娃兵在一起

141师、142师、91师、6R师，迅击破沿瑞武公路两侧进犯之敌，确实控置箬溪横路铺各隘路口，以阻止敌之迂回，并乘敌突入向北侧击。

3. 阳新河以南，卢汉（184师、182师、183师）、汤恩伯部（23师、新编35师、4师、110师）及14师应以现在态势阻敌西进，万福麟（预备第10师、190师、116师）、张刚（193师、82师）部，应确保阳新河北岸及沿江半壁山等要点，并以黄国梁军（92师、30师）推进至三溪口，准备在辛潭铺、三溪口、下浮屠之线，截击西进之敌。

4. 关麟徵（2师、25师、荣誉师）、李仙洲（95师、197师）、周祥初（43师）以主力控置于高桥、通山附近，一部于金牛、保安，准备在通山、李家铺、金牛、保安、鄂城前方高地线，布置坚固阵地与敌决战，并保持重点于南翼，汤恩伯部转用后及孙渡（新编第10师、新编11师、新编12师）、邓龙光（154师、156师）部到达时，均加入该线向敌反攻，情况许可时，上述各部更应向前推进作战。

5. 9战区尔后应以4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方游击。

（丙）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13师）准备推进使用于五战区，3师第5战区、55师使用于第9战区与敌决战，最后应固守核心阵地，使两战区野战部队得从新部署向敌夹击。

（丁）第1、2、3各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第3战区沿江要击炮兵，更应排除万难妥为布置，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专用兵力。第3战区沿江要击炮兵，更应排除万难妥为部署，俾发挥威力，截断敌舰长江联络线。

该战区等作战方针早经指示，并已由各该战区计划实施中。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军事委员会对作战计划不断修正。9月16日的作战计划为：

一、国军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质，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

二、武汉核心之守备，以第185师任汉口、武昌、汉阳之固守。其外围阵地，以第39师、第13师、第6师及孙桐萱部防守。

三、第5战区以大别山、大洪山为作战根据地，以麻城、黄安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之作战（详细部署由该战区自定）。

四、第9战区以幕阜山、九宫山为运动战根据地，以武宁、永修、通山、咸宁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作战。

五、第9战区第1兵团，以最大之努力侧击敌人迟滞其前进，万不得已

须固守永修、武宁之线以北地区各要点。

六、第9战区第2兵团，以主力会合在武宁、通山、咸宁之各部作战，以一部利用保安、金牛之山地，节节抵抗，阻止敌之西进，务求得时间之余裕。

七、预定以李仙洲所部及荣誉师，位置于通山附近；关麟徵所部及第57师，位置于咸宁附近；第3师、第15师，位置于武宁附近，担任各该处阵地之构筑及守备。

八、以孙渡（第58军）所部为本战区总预备队。

同时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对武汉会战目的方针与策略，令第5、第9战区不断执行。其内容为：

（一）以目前国际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原则，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

（二）敌企图之判断：依据其战术上至当之行动，有左列三种：

1. 挟其海陆空军之威力，溯江西上，直接夺取武汉。
2. 采取锥形战术，沿江两岸，向武汉为窄正面之推进，企图攻略武汉。
3. 将逐渐增加或转移兵力于德安、南昌及潢川、信阳作大包围。

目前敌第一项行动已告失败，现在似以采取第二项之公算为大。

（三）武汉固守之主要目的：

1. 武汉为我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之中心点，不能轻易放弃，影响国际观听。
2. 阻止敌利用舰艇及快速部队，冒险溯江西上，以直接威胁、攫取武汉。
3. 使我第5、第9两战区之作战部队，有转进部署之时间，不影响于两战区之作战指导。
4. 为保持粤汉路交通动脉之主干，首应保守南北联络之枢纽武汉。

（四）基于上述目的，固守时间越久越有利，方可充分获得时间之余裕，以支援第5、第9两战区积极夹击围攻武汉之敌，歼灭其于湖沼地带。

（五）武汉之守备，既为我第三期会战之轴心、利害变换线之据点，应增加加强有力之部队两个师方可达成任务。

（六）武汉会战之策略与指导：

1. 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会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

2. 第5、第9两战区沿江部队，须绝对固守，其部队配置及江防阻塞尤

要注意周到，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短小空间换取长大时间。

3. 第5、第9两战区为顾虑今后之作战，第5战区以大别山、大洪山一带为根据地，第9战区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根据地，取积极行动，夹击围攻武汉之敌，同时截断敌后方之联络线。

4. 武汉会战指导，须江北与江南第5、第9两战区，除努力建设其根据地外，尤须注重襄阳与宜昌及南昌与长沙间之交通线。以后两战区之联络线应以宜昌为中心。

5. 关于兵员之补充，第9战区预定为湖南长沙附近，第5战区则为湖北襄樊附近地区，弹药武器补充亦以此为准而储备之。

(七) 将来兵力转移时，王陵基所部宜置于鄱阳湖以东地区归第3战区指挥。

为适应武汉会战的需要，最高统帅部6月下旬在武汉地区设立第9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并决定武汉会战主要由第9战区、第5战区组织所部进行。徐州会战后，第5战区主力部队撤退至皖西、豫中等地。根据第5、第9战区兵力分布状况，统帅部决定：江南防区与江北沿江的马当、湖口对岸及田家镇要塞、武汉卫戍区，均由第9战区担任守备任务；第5战区守备区域为长江以北的鄂北、皖北地区，此外仍然管辖原属该战区的留在苏北地区之部队的防务。第9、第5战区分别制定了本战区的作战计划。第9战区作战计划为：

其一 方针

(一) 本战区以持久战与消耗战之目的，以幕阜山、九宫山为根据地，于永修、武宁、通山、咸宁构成坚固据点，以积极行动，策应武汉核心之作战，待主力补充整理就绪，即协同第5战区转移攻势，包围敌于武汉湖沼地带而歼灭之。

其二 指导要领

(二) 第1兵团，以最大之努力，侧击敌人，迟滞其西进，与第2兵团互为犄角，万不得已时须固守永修城、武宁之线以北各要点。

(三) 第2兵团，以主力会合在武宁（不含）、通山、咸宁各部作战，一部向保安、金牛，利用山地节节抵抗，阻止敌之西进，求得时间之余裕。

(四) 以第二线兵团，位置于永修、武宁、通山、咸宁各要点筑阵地，力图固守，并积极策应武汉之作战。

(五) 各兵团主力整理就绪，即协同第5战区转移攻势。

(六) 位置敌后方之游击部队，积极活动，破坏敌之交通通信增加其困难。

(七) 攻势转移时，主力置于第1兵团附近之敌。

其三 兵团部署

(八) 现第1兵团，积极侧击敌人，断绝敌之归路，同时于永修、武宁之线，构筑预备阵地。

(九) 第2兵团为离心的退却，以主力会合在武宁（不含）、通山、咸宁之各部，占领广大的侧面阵地，吸引敌主力于我阵地前，以策应武汉防守部队之作战。

(十) 第3师、第15师在武宁附近，任该地区阵地之构筑及守备。

(十一) 以李仙洲所部及荣誉师位于通山附近，任该处阵地构筑及守备。

(十二) 以关麟徵部及第55师，位于咸宁附近之构筑及守备。

(十三) 两兵团尔后之作战地境如左：

(十四) 交通通信另行计划之：

其四 兵站补给

(十五) 兵站补给另行计划之。

初期作战部署，第5战区以大别山、大洪山一带为根据地，以麻城、黄安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之作战。第9战区以幕阜山、九宫山为运动战根据地，以武宁、永修、通山、咸宁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作战。然后采取积极行动，夹击围攻武汉之敌，同时截断日军后方之联络线。重点立于外线，保证机动之自由。采取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取四至六个月的时间的策略。

战役初期中国军队参战兵力为4个兵团，辖5个集团军（第20、第9、第3、第31、第32）共30个师，100余架飞机。战役中不断增兵，后期达14个集团军（第2、第3、第5、第9、第11、第20、第21、第24、第26、第27、第29、第30、第31、第33）共129个师和其他部队，40余艘舰艇，100余架飞机，共约110万人。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大队（轰炸大队和战斗大队）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会战。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自徐州撤退后，长官部经阜阳、三河尖，入河南固始，而后不久至潢川，遂把潢川暂时作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正当日军沿长江西上陷落安庆时，李宗仁右颊上由于早年在讨伐广东军阀龙济光战役所受的枪伤突然发作，右脸红肿，右目失明，不得已请假赴武汉就医，第5战区司令长官暂由白崇禧代。

7月，白崇禧以代司令长官的名义于商城发布了作战计划：

一、敌以长江为进攻我武汉干路，其江北岸之主力拟集结怀宁、合肥，将以主力由潜山趋太湖、宿松，一部由岳西、英山迂回，与长江各口上陆之

敌呼应，策应其主力之作战。合肥附近之敌或向我六安、霍山攻击，以资牵制我兵力之转用。

淮河增水黄流泛滥，阜阳、霍邱、固始一带半成泽国，公路亦尽量破坏，敌我之运动均感困难。

二、战区应置重点于右，以积极之行动确保豫鄂皖边区山地及长江沿岸各要点，击破或阻止侵入之敌，以屏障武汉之翼侧。

三、右翼兵团应以主力之26集团军及31军集结于潜山、小池驿西北侧及弥陀寺、太湖、宿松附近，向东作战，以积极之手段阻止西向突进之敌。

以29军团集结于黄梅、广济附近向南作战，应直接配备于黄广南侧湖沼地及其北侧山地缘线、构筑数线工事防敌之突进。敌少数部队登陆务歼灭之于湖沼地区，并与第9战区田家镇要塞部队密切联络协同作战，务勿使敌迂回要塞侧背。

以14军在浠水附近集结训练，抽出军官指挥民夫在蕲春河市间江岸各要点及巴河西岸（罗田以南）对东构筑工事。

该总司令部应南移浠水附近。

四、中央兵团应保持重点于霍山以南地区，以主力之第48军及第7军在六安、霍山、管家渡、磨子潭、岳西间地区集结，准备向合肥、舒城、桐城、怀宁方向攻击，先各以一部支援地方武力，竭力挺进，扰乱敌之集中及运动，可能时攻占合怀道上各要点，以为向前游击之根据。

第19军团集结于叶集、商城附近地区，速行编并，并随时准备向六安方面推进。

该总司令部应移立煌附近。

五、左翼兵团应以第26军、87军重点在右集结于潢川及新蔡附近，各推进一部于霍邱、颍上、阜阳以为根据，向淮北地区游击，并与第一战区在太和、沈丘一带之部队密切联系。

第2集团军仍在拱卫线附近整理训练增强工事并护路。

该总司令部应移信阳附近。

六、第二线兵团主力仍在拱卫线上监护并增强工事，应以一部协力于右翼兵团构筑罗田以北巴河西岸之工事（由李总司令品仙统筹之），并速侦察决定黄冈、金台冈、黄陂、祁家湾、襄河（新安渡）间向南之阵地线。

七、苏北兵团应仍在津浦以东、陇海以南之区域内力图肃清苏北之敌主力，策动地方武力向徐浦间之津浦线游击。

八、中央及右翼两兵团在田家镇要塞尚能保持以前应确保六安、霍山、

岳西、太湖、小池口、龙坪镇之线。

九、第1、5、9各战区及五战区各兵团之作战地境：

第1战区（略）

第5战区（略）

第9战区（略）

线上属右〔上〕战区，以长江为界者两战〔区〕分任江面之作战，但北岸之田家镇要塞区域及团风、黄冈旧城两点暨汉口卫戍区均不属本战区。

右中左三兵团之作战地境：

右翼兵团（略）

中央兵团（略）

左翼兵团（略）

线上属右〔上〕兵团。

十、各兵团与兵站总监部管区之境界为浠水、麻城、广水、桐柏之线，线上属各兵团。必要时得在兵团管区内推进总监部之补给点。

兵站主要之设施应在汉口、浠水、广济、黄梅、宿松道（右翼兵团），汉口、黄陂、麻城、商城、叶家集道（中央及第二线兵团），平汉线信潢公路（左翼兵团）及以上各道之平行道。蕲春以西之长江为补助。

十一、本战区通信机关之管理补充以通信指挥官统通信线之设施另令行之。减少电信之拥挤，本部与各兵团司令部间以下各司令部相互间应利用车马及当地交通材料设置联络哨。其详细另定之。

十二、各兵团管区内交通路之修补重设由各该司令部自行计划实施。

由宋埠经河口至花园及广水之道路应由总监部飭令沿途各县本部预定七月廿八日移宋埠。

9月3日，军事委员会根据战场作战进行情况，制订了武汉卫戍部队作战计划甲、乙两案，送交蒋介石审批，蒋在案卷扉页上批示：“准以乙案为主，可也。中正。”其内容为：

（甲）敌情判断

敌将于压迫我武汉以外战区部队得势后，肆其包围之惯用战法，以主力经阳新、大冶向咸宁、贺胜桥，并各以一部沿江及由蕲水向我仓子埠、黄陂、孝感，协同海空军三路向我进犯，以达其速占领武汉之迷梦。

（乙）作战计划

第一方针

一、武汉卫戍部队为确保武汉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武汉外围，一部控置于武汉核心，利用既设阵地坚固守备，乘敌兵力疲惫或分散

之际，与我5、第9战区部队夹击于湖沼地区而歼灭之。

第二 指导要领

二、武汉卫戍部队因应敌情采内线作战要领，适时转移主力于长江南岸或北岸，利用既设阵地坚决固守，并牵制敌主力我第9、5战区野战军攻敌侧背容易。

三、如敌以主力向我第9、5战区野战军追击前进而仅以一部对武汉行牵制监视时，卫戍部队应断然出击，以收夹击之效。

四、应视状况减少武汉外围阵地守备部队时，卫戍部队应集结主力固守南岸外围阵地，以核心区部队固守北岸汉口、汉阳核心阵地，积极拒止两岸进犯之敌，但敌若仅由江北岸一路进犯时，应将江南岸主力适时移转，固守北岸外围阵地。

五、视情况黄州、团风及大冶、鄂城各沿江守备部队可参加武汉城防作战，协力固守之。

六、至万不得已时卫戍部队亦应独立固守三个月以上，以消耗敌之战力，并使各战区有准备尔后会战之余裕时间。最后亦须固守武（昌）、（汉）阳、汉（口）任何一镇，以表现国军抗战守土之精神。

七、如敌借兵舰掩护冒险突破封锁线沿江深入时，内外围部队应就近以有力部队协同歼灭之。

八、各部队于未与敌接触以前应迅加强工事并加紧训练。

第三 兵团部署（如附图）[略] 同一计划（草案稿）中有关“兵团部署”的“军队区分”，内容摘录如下：

（1）鄂城守备部队：（一个师，轻、重炮兵各一营）指挥官：×××。（×师）。

（2）江南区：（六个师及一旅，轻炮兵六营，重炮兵三营）指挥官：第75军军长周岳。第75军（6师、13师、55师）（应增三个师及一旅）、黄鄂要塞部队、江南岸湖沼别动队、工兵一营。

（3）江北区：（六个师、轻炮兵六营、重炮兵二营）指挥官：第十五军团军团长万耀煌。第六军（49师、93师）（应增二个师）、第16军（28师、102师）、工兵一营、江北岸湖沼别动队、工兵一营，江北岸湖沼别动队。

（4）核心区：（4个师警备部队，轻炮三营、重炮一营）指挥官：第94军军长郭忏。第94军（185师）（应增一个师）、第43师、第37军（92师）、所属警备部队、工兵一营。

（5）总预备队：第167师。

第四 作战地境

九、卫戍区与第5、第9两战区之作战地境为武汉外围阵地前方5公里之线，但前方要点得酌派前进或警戒搜索部队。

江南区——江北区：以大江为界。由两区共同负火力封锁之责。

江南区——核心区：金沙洲、红山、二郎庙、徐家棚，线上属核心区。

核心区——江北区：谌家矶、戴家山、禁口、博学书院、煤子山、鹦鹉洲，线上属核心区。

第五 防毒、防空

十、已派防毒军官至各部队教授防毒知识，须常行演习，所需防毒面具口罩另向军政部请领（如现有数少时则先发给要塞及核心区部队）。

十一、武汉附近防空仍按鄂省防空司令部之设施实行，各部队之防空应指定防空部队及完成对空伪装，并将可用对空之武器加以高射装置。

第六 交通

十二、各地区应将原交通路加以修缮，完成阵地内部交通网，以能通过重炮车为度。其路线如附图第二（略）。至必要时之道路破坏及河川阻绝如附图第三（各图皆同卫戍总部原计划，从略）。

十三、卫戍区内应编成汽车一队（一次以能运输步兵一团为标准），船舶输送二队（每队一次以能运输步兵一营为标准），以备转用兵力及补给之用。

十四、长江两岸应修补及利用新成各码头及民船，以备转移兵力之用。

十五、汉水应将现筑之三座军桥迅速完成，以便交通。

第七 通信

十六、利用卫戍区既设有线电话为主（如附图第4）并添设对军师专线（如附图第五）〔略〕，以无线电为辅。

十七、补助通信，应利用通讯鸽、汽车、三（二）轮车并传骑。通讯鸽哨所配置如附图第六（图略）。各部队连以上应各设补助通信班，练习其他各种补助通信法。

第八 补给

十八、粮秣：各部队阵地附近应储存两个月份，另由兵站屯集三个月份，疏散存储于适当地点。

十九、弹药：应按两个月份所需基数，由兵站请领，分发各部队存储。另由兵站请领三个月份分别妥存。

二十、兵站设施另定之。

第九 卫生

二十一、在武昌、汉口、汉阳等处应酌设兵站、后方陆军重伤各医院，以能收容武汉卫戍部队伤病者为标准。至各师野战医院，应在各师近后方设

置之。

二十二、各种医院应储备五个月之卫生材料。

根据武汉会战的战斗序列之编制，第9战区辖两个兵团（第1兵团司令薛岳、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及武汉卫戍区和其他一些部队，共60个师另一个旅；第5战区辖二个兵团另五个集团军两个军团，共51个师另两个旅。另设江防军总司令部，由刘兴任总司令（辖七个师及要塞守备部队）和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由谢刚哲任司令。

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战局变化，先后由潢川迁至蕲水，由蕲水迁至商城，由商城迁至黄陂区的宋埠。

第5战区根据战区布防状况，把参战部队划分为右、中、左三支兵团，确定了各部防区，明确了各部的作战任务，全力以赴，投入武汉会战。与此同时，第9战区也制定了作战计划，积极部署兵力，明确作战任务，其方针是：以持久战与消耗战之目的，以幕阜山、九宫山为根据地，于永修、武宁、通山、咸宁构成坚固据点，以积极行动，策应武汉核心之作战，待主力补充整理就绪，即协同第5战区转移攻势，包围敌于武汉湖沼地带而歼灭之。

中国统帅部及奉命组织武汉会战的第5、第9战区，积极部署兵力，制定战争指导方针和具体作战计划，准备狠狠打击进犯武汉地区的敌军。

日军磨刀霍霍，穷凶极恶，纠集兵力约12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飞机500余架，分四路进犯：一路沿南浔路（九江至南昌铁路）南进，掩护其左翼安全；一路沿瑞武路（瑞昌至武宁）公路西进，以迂回武昌之南；一路沿大别山麓进犯信阳、武胜关；一路沿长江北岸，径扑汉口；另以舰队溯江而上，实行登陆窜扰。疯狂地向武汉地区扑来；中国守军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严阵以待，积极动作，誓死保卫武汉；在长江之滨，在大别山下，一场空前规模的恶战势在必发……

第三节 沿江要塞作战

一、马当、湖口要塞失陷

马当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距彭泽县城30里，离九江80里，太白湖横亘其东南，地处长江中游，当皖赣两省接壤。马当山横距江滨，与小孤山为犄角。江中流沙甚多，冲积成沙洲，中分江流为二，其左水道为别江，早已淤塞不通，右水道临马当山下，为长江航运孔道，江面狭窄，不及一里，水流湍急，形势险要，诚长江天堑，实为军事动脉。马当要塞司令部在这里筑有江防工事。

中国统帅部为加强马当的江防力量，阻止日军西进，确保武汉之安全，认为有在江心加建阻塞线的必要，于是1937年冬成立长江阻塞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阻塞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据中央指示，在江西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成立江防委员会。其工程是在长江中心横贯两岩构筑一拦河坝式的阻塞线。为使水上交通不致中断，在南岸留下一仅可通过一只船体的缺口，使船在航标指引下，照常航行。战况紧急时，再加以堵塞。阻塞线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碉堡和炮台，形成一个在天然基础上建立的防御工事。

蒋介石赴马当要塞视察，那是1938年4月的一天晚上。

为避免敌机轰炸，要塞的施工一般都在夜间进行。红日西沉，暮色降临，江岸灯火齐明，江面上也闪烁着点点鱼火，映照周围十余里夜空。徐永昌向蒋介石介绍：“工程任务急，工人和士兵一起投入施工，很辛苦。”蒋介石说：“很好，水陆配合，这样的防御阵地，敌寇是进不了武汉的。”

徐永昌多次来过马当，对工程十分熟悉，他回到武汉仔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阻塞线工程经过两次施工才告完成，第一次工程设计，共分上中下三层结构：底层——用铅丝构成大网，网内铺树枝柳条和乱石，拌水泥凝固，逐段投沉江底，其后绕铅丝缆和苕麻辫，加以紧密连接，并在上游处用铁锚拉住，在下游处加用木桩砸入江底，以固定地不被水流冲激所撼动；中层——用大型铁锚和巨石、乱石，放置在大帆船和铁驳里，再以水泥凝浇，沉列在中层之上，藉铁锚齿和大石块锋尖作为暗礁，其上加布水雷，坝面约低于水面二公尺左右。如敌舰溯江直闯而上，则一方面将被水雷袭击，另一方面触



溯江进犯的日军在往山上运架大炮

于礁石，而遭致命打击。

第二次施工，于1938年夏季，战事吃紧。由于春汛江水涨，长江水位不断上升，第一次工程原设计的高度不够，势必要加高。工程设计是在第一次施工的基础上，再加筑乱石层，其方法与底层工程大致相同，并在最上层将面抬高，于是，江防委员会向三北等公司征购大铁驳轮数艘，内装乱石拌水泥凝固，凿穿后沉于底层，船面同样装设暗礁，并布水雷。

蒋介石听后徐永昌的汇报，满意地说：“海军夙将沈九渊，要记一大功，马当要塞是他天才的杰作，溯江而上的日本人，要攻进武汉，除非抽干长江里的水！”

蒋介石指示徐永昌，督促要塞部队加强要塞作战技术训练，此项工作军令部要亲自派人抓，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要强化训练，提高人员的战斗素质。蒋介石慰问了担任马当、湖口要塞江防任务的第2、第3总队和陆战队支队第2大队的官兵。

要塞守备司令部下辖的第二大队，有日造三八式七五野炮8门，弹药有一个基数，以四轮卡车载运。在日军攻进徐州之前，所有火炮就进入了长山南面洼地中的遮蔽阵地。第2总队有三个步兵大队，负责防守长山已经构成的要塞防御地带。此地带连接有8个钢筋水泥的重机枪掩体；另有第3总队的第1大队，部署于香口江边一带，以四七海炮控制这一带江面。第3总队的大队和陆战队，建制归第2总队指挥。

1938年4月初，蒋介石来马当等要塞视察，并召集会议的有：军令部长

徐永昌、第16军军长李韞珩（兼任马湖区要塞总指挥）、马当要塞司令官王锡焘、第2总队长鲍长义等人。王锡焘向蒋介石介绍了各炮台火力配备的情况以及兵力安排；李韞珩介绍了马当、湖口两要塞地区作战部署。蒋介石听得认真，并指示部署在香口到东流以南江边阵地的第313团，要特别注意有可能日军强行登陆。并当即命令该团移至太白湖东北端的黄寄树。蒋介石一一询问了马当西南地区、太白湖南面和彭泽地区兵力部署的情况，作了指示。

马当前线阵地的士兵，大多原是海军舰船上的炮手，对兵舰上直接瞄准射击轻车熟路，对间接瞄准射击，只懂理论，缺乏实践。军政部派专业人员前来训练，在阵地上见不到目标，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使他们练习赋予射向和标定射向等间接瞄准的技术。

正当备战训练当紧之时，1938年6月初，马湖区要塞总指挥、第16军军长李韞珩，在后方举办“抗日军政大学”，召集马当、彭泽两地的乡长、保长以及16军的副职军官和连排级干部参加训练，为期两周。江防要塞守备第2总队和陆战第2大队、第3总队的第一大队的连排长们，日夜守卫在前线阵地上，李韞珩同意他们不参加这一期训练。

日军飞机常以小组飞抵马当空袭，主要轰炸前线阵地和码头。

6月13日，白崇禧来马当要塞视察，面对日机的屡屡空袭，白崇禧指出：“安庆失陷，日军很快会窜到这里，务必注视敌情，万不可轻心。”

6月17日，在长山指挥部观察所内，用大倍数望远镜，已可看到东流一带江面，出现日军舰艇于封锁线和布雷区以外游弋，紧接着用舰艇上装配的小口径火炮及机关枪无目的地轰击扫射，企图以火力探寻雷区位置。时而有水雷被击中，爆炸的浓烟水柱冲上几十丈高。在长山阵地观察部用音测断定，日军舰艇离长山阵地三万公尺以外。一连数天，日军无以数计的弹药泼向江面，被击中爆炸的水雷均有数十。看来，日军不扫清江面障碍，探得虚实，不敢轻举妄动。

大敌当前，却出了怪事。6月23日，要塞守备部队接到马湖区要塞指挥部的通知：抗日军政大学定于6月24日上午8时举行结业典礼，各部主要长官届时前去参加，并发请柬，注明会后即在司令部聚餐，请柬发得可观，凡上尉以上军官均人手一份。军官们认为，江面上的水雷岂是日本人一时半会儿能肃清的？马当是何地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加之自开战以来，军民普遍因伙食缺油，寻不着口福，开会事小，痛吃一顿事大。想吃肉而忘掉敌情，岂不是荒唐之极！

23日下午，主要防守部队第313团的连以上军官，结伴从长山阵地前公路经过，去马当镇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其中不少人在马当镇上过

了一夜，其原因是好久没闻见女人的气息。

暮色沉寂，江面上传来江水扑打岸边的声响。要塞各阵地显得安静。

拂晓时分，陆战支队第2大队少校大队副杜隆基，按照惯例用电话与第3总队防守香口江面的第1大队联系。杜隆基也收到请柬，因总感觉不该离开阵地，一闪念便放弃了去参加结业典礼。

杜隆基电话打不通，接着又与第16军第313团联系，电话仍旧不通，心觉纳闷，便派联络兵，一面查检线路，一面徒步前往联系。

杜隆基心觉不安，预感到有意外发生。他在观测所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江面，随之又观察四周。他发现，在薄薄的夜雾之中，隐约觉得江岸上有部队行动。杜隆基突起疑心。江防部队的指挥官基本上都去了马当镇，如何有部队调动？他正准备出去看个究竟，这时，联络兵气喘吁吁地冲进来报告：“香口街上满是日军，多得数不清！”杜隆基和观测所里的人都惊呆了。这说明日军夜袭了香口，由此断判第3总队第1大队已全部被日军消灭！

观测所里的气氛顿时沉重而紧张。日军是从哪里登陆的呢？是什么时候登陆的呢？事不宜迟，杜隆基马上通知长山阵地做战斗准备，自己与几个留守军官在指挥所研究应付措施。

清晨，雾气渐渐散去，杜隆基在观测所内，看见香口街上日军正在整队。据说，日军是用刺刀捅死第3总队第1大队的士兵，没开一枪，就占领了香口。可见玩忽职守之程度，丢了性命实属活该。

24日上午8时，日军开始炮击长山后洼地的中国守军炮兵阵地。中国炮



准备射击的日军炮兵

兵反击，双方展开炮战。这时，日军步兵组成三个突击组，抬着重机枪，从太白湖的水荡里向长山阵地发起突击。太白湖口至江边约有800公尺宽，纵深约600公尺，原是一片水稻田，水稻开始放穗。由于长江涨水，漫上江边堤圩，灌进水田，变成湖荡形成长山防守阵地的一道屏障。日军突击部队的士兵一进湖荡，半截身子就陷于水中，无法有效地使用他们的轻重机枪，火力减弱，中国守军长山阵地的火力铺天盖地而来，日军突击部队的士兵和机枪手纷纷栽入湖荡之中，无一生还。24日上午日军组织两次突击，下午又组织了两次，均以敢死队面目出现，全部被长山阵地守军歼灭于湖荡中，血染红了大片水田。

24日上午9时20分，日军海军兵舰不顾一切地闯进要塞江面布雷区，在封锁线外向长山防御阵地猛烈轰击，起先仅以舰首有限火力轰击。日军每艘军舰，舰首不过两三门火炮。军舰全赖横侧舰身发挥火力作用，它将舰身横转过来，舰首、舰尾的火炮以及舰侧身的边炮可以同时射击，这是军舰发挥火力最理想的势态，调转炮口又可用另一侧的边炮射击；但是，横着的军舰目标太大，容易被击中。于是，日军采取一种S形游弋姿势，向长山阵地轰击。日军共出动19艘军舰，每一次S形游弋轰击，就有近200发炮弹落在长山阵地上。长山阵地中国守军以步兵为主，24日遭日军一天轰击之后，部分阵地被摧毁，人员伤亡甚大。与此同时，日军的山炮兵在香山斜面占领阵地后，居高临下，炮击长山中国炮兵阵地，致使数门野炮被日军的山炮击坏，在炮战中日军占了优势。

再说第2大队少校队副杜隆基，自24日拂晓发现日军后，即向马当要塞司令部报告。要塞司令部总机说，王锡焘司令去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去了。杜隆基着急，请求总机找其他负责人，总机说眼下司令部除两个值班参谋外没有负责人；杜隆基一个劲儿又往马湖区要塞指挥部要电话，还是打不通。话务兵让杜隆基用无线电联系。晕头转向的杜隆基因为战情紧急，把无线电给忘了。

经话务员提醒，他当即用无线电向谢刚哲司令报告了日军登陆的情况，谢司令深感情况严重，下令一定要堵住敌人，决不能让日本人通过长江封锁线。

炮声隆隆。战斗开始不久，第313团的士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开始沿长山阵地前的太白湖公路溃逃。杜隆基拦住两名逃散下来的士兵问敌情。他们说：“日本人是在今早4点左右，乘小艇偷偷上岸的。”杜隆基又接连询问了一些溃逃的士兵，情况大致相同，日军于拂晓同时从不同地点偷偷登陆。

一士兵说：“日本人一上岸就用机枪扫射我们的阵地，班长被打死。排长

和连长去参加结业典礼去了。我们连里只有一个代理排长和一个司务长。我连的阵地不到十分钟就被日本人占领。”

日军源源不断地登陆，向南沿江岸扩张，第313团的团部黄寄树遭到日军攻击，日军登陆已势不可当。

日军海空陆军向要塞阵地进攻时，只有为数不多的要塞守备部队在阵地上与敌人作战。此刻，第16军和马当要塞司令部的各级指挥官都在参加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会餐完毕。第2总队长鲍长义再次用电话向第16军军长李韞珩报告敌情：敌人多点登陆，正向纵深发展，十万火急。

李韞珩军长将信将疑地说：“我没有接到我的部队的报告。”

鲍长义说：“香山、香口早被敌人占领了。”

李军长更加怀疑地说：“香山、香口是我的部队防守，你太不沉着了，你到底看见敌人没有？”

鲍长义眼珠子都快瞪出来，吼道：“我们阵地都被敌人打乱，人快死了一半，还说我没有看见敌人？你说香口是你的部队，你的部队为什么把炮搬到香山上向我的炮兵射击？岂不是笑话？你们有炮兵吗？”李韞珩知道自己的部队没有炮兵，才哑口无言。

24日下午，中国守军正与日军陆军激战时，不知为何，日海军炮火突然停止向要塞轰击；香口登陆的日军仍在组织突击队，以轻重机枪向长山阵地突击。中国守备部队集中火力将日军压于湖荡之中。杜隆基在观测所内，看见中国飞机9架由宿松方向飞临敌舰上空，敌舰火力齐向飞机射击，中国飞机在高空投弹之后，转向宿松方向飞去。待飞机一走，日军舰炮火又向长山阵地射击。

6月25日，日军舰在江面上有所增加，火力增强，长山阵地已被炸得七零八落。香口的日军也不断地扩充，拼死组织突击队，要冲过长山阵地前的湖荡，却一次次地失败，湖荡中浮起一具具日军尸体。此刻，中国飞机一次次轰炸江上敌舰，日军飞机一次次掠过长山防御阵地轰炸，天空和地面战火壮观。杜隆基在阵地上遥望江面，敌舰有的中弹起火，有的中弹下沉；杜隆基与阵地上的士兵欢呼雀跃，由于中国空军的表现，敌舰火力明显减弱许多。

中国军队扼守长山一带的步兵、炮兵，与日军海陆军鏖战数日，伤亡甚多而不得增援。第2总队长鲍长义屡次向马湖区指挥官李韞珩请求派兵增援，却不得答复。

许多外国军事专家都这样认为：中国人有个传统，喜欢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从马当要塞传来的报告中，就可以发现这一传统在他们

所犯的最严重的军事错误中确实起了作用。当一支部队在其友邻部队遭到进攻时竟不提供支援。此时，驻守在彭泽县的薛蔚英与第167师距离马当要塞不过几十里，如当机立断，立即来援，或许有救，但薛蔚英只是死等上级命令。

薛蔚英，山西省离石县人，1904年生。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37年11月任第167师师长。

当时，正在田家镇视察的白崇禧，得知日军在马当要塞登陆后，立即用电话命令驻彭泽的第167师，命薛蔚英率部从澎湖到马当的公路兼程赴香山增援，孰料薛蔚英不去执行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命令，却去执行他“拜把子”大哥李韫珩的命令，走小道赴援马当，他认为从大路走会遭到日军的阻击，延误时机，但该部钻进山区小道，山林茂密，道路窄狭，大部队行军困难，加之部队迷路。直至6月26日下午赶到指定位置时，马当要塞已于当日中午沦陷敌手。薛蔚英贻误戎机，不杀他的头才怪！

6月29日，正在前线巡视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得知马当一带的战况后，汇同他巡视工事的结果，给蒋介石发电报告：



溯江进攻武汉的日军通讯部队

阅报马当附近正在激战中，兹有数事敬陈如下：

1. 武汉附近两岸工事，皆太薄弱，没有外壕，线式阵地不是堡垒群阵地。
2. 请派大员，督饬军队，日夜加工，虽期限紧迫，尚能为极坚固之阵地。

3. 目前最要之事，在三令五申唤醒各前方将领，重视阵地之构造，非加宽加深不能阻止敌人；因此有许多将领并不重视阵地故也。

以上所呈，祈核夺。

(蒋介石批示：如拟。应直电 57 师师长，令其切实改正与增强原有工事；并须修筑堡垒群阵地，切勿以线式工事塞责。)^①

1938 年 6 月 29 日，日军在彭泽县将军庙登陆，攻陷彭泽……

7 月 2 日，日军波田支队进攻湖口，守军第 43 军郭汝栋部与时敌鏖战甚烈，伤亡惨重，湖口于 5 日陷落……

7 月 10 日，日军进入鄱阳湖一带扫雷，企图攻占南昌……

马当要塞的丢失，震动了最高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气得连娘都骂不出来了，他万万想不到马当丢得如此之快。他命令顾祝同将马当、湖口两要塞相继失守的情况详细呈报。

下面是顾祝同报告马当、湖口失守的电报，全文发于 1938 年 7 月 17 日，转呈马当、湖口两要塞相继失陷之实情。

据刘江防总司令（和鼎）（一三、二四）汉电称：

（甲）马当失陷原因：

（一）该区指挥官李韞珩到防后，即举办抗日学校，调集所辖各部队官长三分之二入校受训，对于实际战备过于疏忽。

（二）香山及马当要塞外廓之要点，早经筑有据点式工事；并令派有力部队固守，乃该指挥官不加注意，致被敌轻易夺去，而深入我要塞区。

（三）敌占香山，本部已得报告，比转饬该指挥官，犹云并无其事，太不沉着，妄报不好消息。嗣确证香山失守，渠又云恢复香山，并非难事。宥未马当失守，渠亦不自承，经反复责询，到次晨渠始承认。

（四）当敌攻长山矶时，该指挥官不将部队向马当增援，反将指挥部由马当移至马路口，经劝止不听。当令派兵一团，归王司令指挥，固守要塞。亦未照办。^②

（五）敌由香山迫至长山矶，曾令该指挥官以在黄栗树之一旅向香山增援，以马路口之一旅，向马当要塞夹击敌人；同时，深恐该指挥官以为该区已划归罗总司令指挥，不听命令指导，请林主任蔚文转报委座，并径经电该指挥官，亦未遵行。

（六）马当要塞守备部队，总计不过五营，且系混合编成，份子复杂，战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即马当要塞司令官王锡焘。

斗力甚形薄弱，自敬晨起，激战两昼夜，长山矶阵线动摇，王司令一面将后方有枪士兵，尽调前方；一面派李指挥官增援，而李终未应援。迄敌由娘娘庙登陆，一面迫近炮台，一面将长山矶后路截断，致全被包围。

(七) 曾在望江 53 师李旅之一部^①，宥晨已撤回彭泽，经电李指挥官，即令该部驰援马当，亦由王司令派汽车迎接，该部终未移动。

(八) 167 师驻湖口之一旅，原限两日赶到马当，增厚兵力。该部七天始到，行动迟缓。

(九) 薛师武器曾经德顾问检查，机枪迫炮全系废铁枪，堪用者不及半数。

(乙) 湖口失陷原因：

(一) 要塞直属守备部队，甫经核准，正陆续组织，力量太弱。

(二) 守湖口野战部队，原 77 师，嗣以彭泽失陷，该师奉命恢复驻军彭泽；另由驻浔湖间之 26 师推进至湖口，不意敌陷彭泽后，复以汽艇绕至上游登陆，致彭泽未克，而湖口已告紧张，26 师正当半渡，其先头即与敌接触矣。

(三) 湖口危急时，奉命增援之 77 师、16 师，为敌牵制；迄未到达；且王东原与 26 师始终未取得联络。^②

(四) 配属湖口总台长指挥之长江要塞守备总队，湖口紧张时，竟声言奉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电令，开往安全地点休息整理，致影响其他部队，咸感不安。

(五) 湖口正面太宽，职首申请以有力部队驻守，26 师完全新兵，武器又劣，重机枪全无，轻机枪仅及半数，不能胜此重任，而终愈无其他部队。故开战三昼夜，湖口即告失陷。

(六) 湖口、马当两区要塞炮战，对江面设置，对野战军作战，完全不能支援。

(七) 敌施放毒气，我部队毫无防毒设备及经验，致有惶惧失措，影响战斗。

以上各项，系马（当）、湖（口）两要塞相继失陷之实情。谨呈察核等情。谨转呈查核。

（蒋介石批示：如拟。应将李韞珩拿办，交军法执行总监审判。谢刚哲司令部应可撤销。）^③

① 第 53 师师长即李韞珩，字抱冰，以第 16 军军长兼。

② 第 16 师师长何平，第 77 师师长彭位任，第 26 师师长刘雨卿。

③ 《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1938 年 7 月 17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任林蔚，将蒋介石批示转交军令部总监部审核。总监部审核后，将李韫珩撤职拿办，3月15日将贻误战机的第167师师长薛蔚英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的罪名，被执行枪决。

二、田家镇保卫战

日军沿江及由江南向西进攻，在张发奎第2兵团和薛岳第1兵团的有力阻击下，进攻受阻，日军增兵，加强攻势。江北日军第6师团占领广济之后，因攻击途中受到中国守军的正面阻击和侧面攻击，伤亡很大，一时无力扩大战果，便在广济构筑工事设防休整，等待补充。韦云淞第31军、张淦第7军，对广济日军展开反击。但因缺乏重武器，仅给敌以较大杀伤，未能收复广济。蒋介石9月11日致电白崇禧、李品仙及广济方面前线各军长以上高级将领：“此次突入广济之敌，经我各部之努力，本既定方针南北侧击该敌，先后克复各要点，予敌以极大之打击，造成现在最有利之态势。我各军应乘敌立足未稳、增援未到之先，各以放胆之行动，更尽最大之努力，对孤悬之敌再加猛烈攻击，以求收彻底胜利之成果，有厚望焉。”^①



溯江西犯的日本海军

^① 《蒋介石致白崇禧、李品仙等将领密电》（1938年9月11日）

9月13日，中国军队在广济地区的全面反攻开始。广西部队第7军与第48军在广济梅川西、圻广公路的四顾坪山一带山地，与日军展开拉锯战。白天日军借助武器优势，利用飞机低空投弹、扫射，占领阵地。晚上，中国军队即利用步兵身上背的小圆锹和十字镐构筑野战工事，强行将阵地抢回。广西部队充分发挥其勇猛顽强的特点与日军反复争夺，有些阵地达八进八出之多。在广济北岳山、饶婆岭的牵制战中，第48军（军长张义纯）为了争夺北岳山阵地，失而复得亦有六次之多。广西部队王赞斌174师，在广济丛山口不顾日机狂炸，前仆后继，不断冲锋，奋勇杀敌，围歼日军400余人，终于夺回丛山口阵地。现在丛山口外白骨塔，即当年抗击日军的174师官兵遗骸。与此同时，汪之斌第15师（属田家镇守备区第73军部队）为策应丛山口争夺战，与日军在广济四望山拼死战斗，牺牲官兵达2000多人，四望山的白骨塔下也残存着第15师官兵的遗骸。

四川部队也在广济龙顶寨与日军作殊死战斗，以牺牲3000余人的代价三次抢夺龙顶寨。

1937年秋，刘湘亲率川军出川抗日，被任命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死于吐血病。蒋介石即撤销第7战区，令原川军第44军军长王缙绪把原刘湘的留川部队，组成第29集团军，出川抗日，由王任总司令。王缙绪在成都成立集团军司令部，报升廖震为第44军军长，许绍宗为第29集团军副司令兼第67军军长。两军各下辖两个师。部队编成后，由于总司令王缙绪兼任四川省主席，不能出川，报请蒋介石批准由许绍宗代理总司令职务。蒋介石令该集团军归第5战区李宗仁指挥。

1938年春末，部队在万县、重庆集中后，5月轮运至湖北兰溪。李宗仁令该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浠水县的张家塆，所属第44军守备安徽的太湖、宿松地区，第67军守备湖北的黄梅、广济地区。

太湖、宿松、黄梅、广济先后陷落后，第44军和第67军退守大别山以东山地，除了固守阵地外，不断地派部队向合（肥）田（家镇）公路的日军袭击。第44军曾两度反攻占领了宿松县城，旋又退出。李宗仁为了保卫田家镇要塞，决定在黄（梅）广（济）地区与日军展开决战，令第29集团军攻黄梅、广西部队攻广济。许绍宗代总司令令第44军攻黄梅，第67军攻黄梅、广济间的金中铺。

川军武器拙劣、装备简陋，步枪多为四川造土枪，只有少数汉阳造，轻重机枪、迫击炮除少部分捷克式机枪，多数也是川造。野炮、山炮、高射炮等完全没有。在日军强大火力压力下，为减少伤亡，军长许绍宗兼第161师利用夜间进攻黄梅外围日军据点，拂晓前即迅速向后撤退，以此骚扰、消耗日军。黄梅城内日军亦抽调兵力，对中国军队进行侧击，双方形成拉锯战。

川军彭诚孚第162师曾于夜间两度攻占金中铺，这是日军运输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日军白天即以大炮及装甲部队向金中铺反扑，并加强补给线沿线工事。川军迅速变更作战方法，组织袭击队，发现日军的运输补给部队立即给予猛烈袭击，并在夜间破坏公路，使日军补给不能及时到达前线。

战斗持续五昼夜，黄梅、金中铺均未攻下，但该军官兵英勇战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敌人，得到兵团司令部的嘉奖。

随后，川军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奉命进击在黄柏城（蕲州以西）登陆的日军。第44军王泽浚第149师第447旅与日军在黄柏城附近的九狼山遭遇，遂即展开争夺九狼山的战斗，该旅先头团抢先攻占了九狼山的制高点，双方展开了猛烈的手榴弹战，日军不支，纷纷在长江边军舰掩护下狼狈逃跑。这一仗，川军打死了日军指挥登陆的大队长，生擒了曹长荒木重知桂等人，缴获日军武器等500多件。这是川军在武汉外围战中打得比较漂亮的一仗。

在空前激烈的反攻战斗中，正值中秋前后，阴雨连绵，云雾弥漫，使日军炮兵配合困难，飞机也受到限制，加之道路被中国守军破坏，使日军重武器难以发挥作用。盘踞在广济许家铺的日军，被刘汝明第68军包围，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料日军竟用惨无人道的恶毒手段，施放浓性芥子毒气弹，毒死第68军官兵400多人。

中国守军对黄梅、广济地区日军展开反攻，虽给日军一定杀伤和骚扰，但终未能攻克黄梅、广济，击溃日军。日军第6师团主力补充了3200名新兵，战斗力有所加强。该敌面对中国守军的反攻，留一部守广济一带继续与中国军队作战，派出一部配合海军发动向田家镇的进攻。

9月15日，日军第6师团今村胜治第11旅团由广济出发，攻向广济东南约30公里的田家镇要塞。中国守军奋勇迎敌，田家镇保卫战激烈展开。

田家镇要塞以第9战区第2兵团第11军团第2军为“田北要塞”守卫部队，由第11军团军团长兼第2军军长李延年任指挥官；以第54军为“田南要塞”守卫部队，由第54军军长霍揆彰任指挥官。第5战区第86军何知重部两师（第103、121师）及第26军萧之楚部两师（第32、44师）协助守卫田家镇。田家镇要塞为长江北岸鄂东门户，江防要地。其得失影响到武汉的安危。田家镇地势险要，附近湖沼星罗棋布，形成要塞天然的屏障。日军如果从正面进攻要塞，必会遭受重大损失，所以日军只以一部从要塞正面佯攻，主力则绕道从侧面攻击。

日军今村胜治旅团之进攻部队，由一个步兵联队（第13联队）、一个炮兵联队（第2联队）和一个辎重兵中队及部分卫生兵部队组成，9月15日由广济抵达铁石墩、松山口附近，距田家镇约15公里左右。中国守军第5战区



中国炮兵向敌射击

部队及第9战区第2军等部，在田家镇以北的黄泥湖、马口湖一带的胡家山、沙子山、乌龟山、下郑一线及以北地区勇猛抗击敌军。

9月16日，李品仙致电蒋介石，报告部署及战况：

职部为策应田（家）镇守军协力作战，已飭各军命令如左：（一）广济之敌有转移兵力攻我田镇要塞企图，其先头约千余人，炮十余门，昨（删）（15）日起与我田镇守备军在得栎桥、潘家山、菩堤坝之线相持中。（二）本兵团以策应田镇守军并牵制敌南进之目的，拟以有力之一部攻击田家镇北方敌之侧背，以主力反攻广济，牵制敌主力之转移。（三）86军及26军之一师，归萧军长统一指挥，在界牌岭、两山寨之线，向田家镇进攻之敌侧背而攻击之，并由萧军另派一部掩护该军左侧背，以策攻击军之安全。（四）第26军及55军之各一部，于明（17）日4时夹击龙顶寨之残敌，占领该地后，向四豹、平山之敌围击之。（五）第7军及48军，各以一师向广济城东西两侧地区协力突击，并进出公路南方地区，求敌之主力而击破之。（六）第7军及48军定明（17）日拂晓开始攻击前进，86军与26军限18日开始行动。（七）此次本兵团向敌反攻，系保我田镇要塞，任务重大，务须各尽最大努力，以赴事功为要。^①

^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9月1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33页。

第5战区各部，接到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的命令后，大都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对敌作战。日军海军陆战队从田家镇下游登陆，进攻武穴，守城部队李延年部第57师337团与该敌激战，并进行了巷战肉搏，最后于9月17日退出武穴。该部中国守军退出武穴前把武穴下游约6公里处的江堤破坏，使江水灌入武山湖和黄泥湖，一片泛滥，阻敌地面部队的行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武汉东湖疗养院治疗休养了20多天，因鄂东、豫东战事日紧，他便返回前线。

据李宗仁回忆，他回到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黄陂县的宋埠，长官部设在镇外的一个小庙中。

李宗仁回忆说，“我回到宋埠不及一句，委员长（蒋介石）曾亲来视察，为表示与前线将士共甘苦，并在小庙中住宿一宵。我只得将床铺让出，自己在庙中正厅办公桌上放一门板而卧。入夜蚊子太多，不能入睡，蒋先生睡在我的床上，虽有蚊帐，但也为蚊虫所扰，不能入睡，时时呼唤侍从人员入室将帐里的蚊子赶掉。可是越赶越多，整整一夜我们二人都未好好睡觉。”^①

据当时的战场前线与统帅部的往返电报，李宗仁养病期间，白崇禧代司令长官和第5战区给统帅部的电报，均是白崇禧领衔，统帅部给5战区的电报，也是打给“白代长官”的。直到9月14日蒋介石致白崇禧的电报依然称“白代长官”，说明此前仍由白代职。另外，当时的电报一般都注明发出地点或发往地点，蒋、白间的电报白崇禧发、领之地7月底8月初是宋埠，8月中旬以后是浠水，其间只有白在广济视察的几天是广济。李宗仁9月10日给蒋介石的电报拍发地是立煌，此后几份电报均发自立煌，直至9月17日的电报，才发自浠水，而且由此蒋介石致第五区的电报均为李宗仁领受，未再发给白崇禧。由此看来，李宗仁回到第5战区后在9月14日之前，并未在战区司令长官部主持战区全面事务，而是在立煌方面视察和部署作战，战区司令长官仍由白崇禧代。14日至17日间，李宗仁到了浠水司令长官部，恢复行使司令长官职权。那么李宗仁回忆的宋埠接待蒋介石的视察，时间、地点肯定有误，但估计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期间（或稍后）肯定视察过李宗仁行使司令长官职权时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蒋介石与李宗仁同宿一室被蚊虫咬得无法入睡，给李宗仁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当时最高统帅和战区司令长官生活尚且如此艰苦，一般指战员生活之艰难辛苦便可想而知。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57页。

李宗仁到浠水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复职，正赶上田家镇保卫战如火如荼、紧张激烈地进行之际。9月18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敌自攻陷广济，迄今旬余，并未积极西进，而近两日来，猛攻我铁石墩及在武穴强行登陆，是敌已转用主力，企由该两方面夹攻我田家镇要塞已可概见。希贵长（官）严督该方面各军，确保蕲春以东潘家山、栗水桥之线，以掩护田家镇要塞北侧，并努力策应该镇守军作战为盼。

策应田家镇守备战，本身就是田家镇保卫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全局，责任重大。对其重要性，从统帅部到第5战区都有充分的认识。身为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4兵团总司令的李品仙，一直在大别山南麓前线直接指挥作战。他既是这一地区各战役的组织者，又是前敌指挥者，认识到田家镇保卫战之责任重大。他深感兵力不敷分配，且有些部队调转不灵，恐对保卫战有误，于9月18日夜，从界牌岭指挥所致电蒋介石，恳求派部增援：

窃查鄂东方部归职指挥者共有十军，现萧之楚、何知重两军已令南下，协同李军作战，王缙绪部内容复杂，指挥不灵，已失作战效用，至曹福林军，病兵最多，刘汝明军参战之后，现在前方服务者均不过二千余人，第31军138师已开麻埠，其余两师自经太湖及广济两次会战，损失甚大，现有兵力不过四千人，第84军原仅两师，现每团仅得五六百人，以上各军似应速调后方或加编并、或事补充，恳祈核夺。目前勉强应战者，唯第7军及48军各两师而已。依目下情况，敌以一部死守广济，我军屡欲围歼，尚未奏效，苦敌增援改取攻势，则更难应付。为求巩固鄂东防务起见，拟恳迅派精锐赶速调防为禱。^①

蒋介石一时无法抽调得力部队迅速增援鄂东，便致电第5战区师长以上各级将领及田家镇田北要塞指挥官李延年，进行精神上的勉励，并进一步严明军纪，以激励大家奋勇作战，电文如下：

溯自抗战以来，赖我全军将士敌忾同仇，忠勇用命，万众一心，屡予敌以重大打击，粉碎敌人“速战速决，三月亡华”之企图，提高国家民族国际上之荣誉，足证精神一致，克服万难。当兹敌寇深入，攻我武汉，我军第三

^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等密电（1838年9月1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35页。

期会战展开之际，凡我官兵，更应如何砥砺，协同歼敌，挽回局势。乃近查有少数部队，或对敌情侦察不明，或对友军支援无力，迹近观望，予敌各个击破之好机，无异坐以待毙，影响全局，殊堪痛恨。须知唇亡齿寒，非团结不足御敌，唯协同乃可制胜。特此令仰各该指挥官咸体斯旨，并严令所属切实遵照，继续努力，共同奋勉，为民族国家之生存，争取最后胜利为要。如再有互相推诿、观望不前，致失机宜，定予严惩。①



中国军队涉水攻击

参加田家镇保卫战的第5战区部队，大部都能积极用命，许多部队减员确实太多，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不同部队，尤其不同派别的部队（如川军、桂军、老西北军等）间的“协同”不太得法，影响整体战役指导方略的贯彻实施。往往是临敌部队遇敌攻击拼死抵抗，奋勇冲杀，而一时尚未与敌接触的部队则策应不够，有时甚至无所动作，难以形成排山倒海之势的攻击势力，反倒容易为敌各个击破。局部英勇作战，整体处于被动态势，难以扭转战局，却付出较大牺牲。机动作战，力避被动防御，尽管为白崇禧、李宗仁等有识之士洞

悉，也为蒋介石所认识，但在日军处于积极主动攻击、直取武汉，中国力保武汉的大态势之下，很难使“机动作战、积极防御”灵活自如地加以运用，付诸实施。

敌今村胜治旅团被第5战区部队困阻于马口湖、黄泥湖之间及以北地区，无法推进，弹药粮食缺乏，补给困难，处境十分危险。敌第6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从广济急派山本大队、池田大队于20日、21日相继增援今村胜治，但遇到26军萧之楚部的有力阻击，无法与今村旅团会合。敌军空军支援被困的今村旅团，一面向该敌空投给养和弹药，一面轰炸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积极抗击，因缺少防空武器，各部队组织轻重机枪、步枪狙击手对空射击，

①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38年9月1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36页。

迫使日军飞机不敢低飞，有效减轻了日机对地面的威胁。

日军山本、池田两个大队援兵为中国守军萧之楚 26 军所阻，今村胜治又急忙抽调一个大队前往接应，试图突破 26 军防线以使两部会合。敌军拼命冲突，中国守军拼死阻击，战斗异常激烈。第 26 军军长萧之楚 9 月 21 日向蒋介石电告战况：“奉李副长官马辰电转奉钧座手谕，谨悉。田家镇要塞关系成败全局，遵照钧意，抱有死无生之决心，报效党国。前本军 4 次猛攻，业牺牲过巨。现 44 师、32 师实有战斗员均不过一千余人，除 44 师已经竹影庙向香山进攻外，其余一旅与铁石墩以东之敌激战中。第 32 师与四望山之敌亦在激战。兵力如此情况。如此，最后只有集合官佐民夫编并战队，与敌拼死一战，成功固佳，成仁亦所甘愿也。”^① 李品仙为歼灭围攻田家镇的敌军，增加兵力，23 日下令“三日以内将敌人压迫于马口湖、黄泥湖中间以北之地区，捕捉歼灭之。”

第 48 军张淦军长率贺维珍 173 师经漕河镇，迅即开赴栗木桥附近集结待命，俟到达栗木桥后，王赞斌第 174 师即归还该军建制，用于对今村旅团的围歼战。夏威第 84 军开西河驿附近整备，为第 4 兵团第二线部队。

日军为使增援今村胜治旅团的两个联队及接应的一个联队与今村部会合，对中国阻击部队疯狂攻击。一连攻击几日，终未能突破中国守军的阻击线。日军出动 10 余架飞机，“轮流不断轰炸我军各处阵线”。^②

中国守军萧之楚的 26 军、何知重的 86 军等部，不畏流血牺牲，坚守阵地，拼死力阻击日军。

何知重 86 军，奉命参加田家镇保卫战，开赴松山口一带阻敌。李延年部第 9 师控制松山口阵地 3120 高地，该高地是整个阵地的最高点，日军反复向该高地发起攻击。为减轻 3120 高地守军的压力，第 86 军 103 师主动攻击日军占领的 2625 高地。时松山口南北高地皆为敌据，敌军居高临下，由下向上仰攻，若由山麓沿山脊冲锋，必为敌军所阻，接受攻击任务的何绍周 103 师 309 旅 618 团第三营，全营仅 500 多官兵，在营长赵旭率领下，采取出敌不意的突袭方法，进行攻击。即以一个连沿山脊仰攻，以迷惑敌人，主力则利用山脚水沟作掩护，沿水沟跃进到松山口以南敌后，然后突然发起猛烈的袭击。攻击部队绕到敌后山脚阵地，一举击溃敌军，占领了敌军阵地。敌军组织反

^① 《萧之楚致蒋介石密电（1938 年 9 月 21 日）》（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 737 页。

^②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 年 9 月 24 日）》（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 740 页。

攻，激战竟日，赵旭率第三营主力仍坚守主阵地的三个山头，为攻击2625高地守住了前进基地。次日，赵旭组织部队攻击2625高地，以第7连为第一梯队，发起冲锋，其他连集中火力掩护。当第7连冲到半山腰时，已攻占了第9师控制的3120高地的日军随即用机枪、火炮向攻击2625高地的第7连射击，第7连攻击受阻。赵旭营长立即令第9连攻击3120高地，以策应第7连作战。何绍周第103师及郑作民第9师不断增派援军，同时发动对3120、2625高地的攻击，经过浴血奋战，终将两座高地上的敌军击溃，遂占领了两高地，卡住了松山口的咽喉。第86军103师扼守3120高地及松山口亘吴湾之线，牟庭芳第121师固守2625高地，构成一条坚固的阻敌线。日军不分白天黑夜的轮番冲锋攻击，均未能突破该线。日军便以飞机集中轰炸2625高地，第121师伤亡严重，该高地23日丢失。

萧之楚第26军，阻击敌援军前进，作战十分勇猛顽强，仗也打得十分艰苦。据9月23日的战报，该军“32师在孟湾、唐伯、海湾之线，已成混战状况，该师伤亡甚大，王（修身）师长尚在田家湾督战。”^①

第44师也大战激烈，陈永师长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指挥所部继续与敌拼杀。

25日，李品仙令第48军张义纯部、第86军何知重部、第26军萧之楚部“向进犯田（家镇）要塞之敌攻击前进。”^②

同时，围攻广济敌军的第7军张淦部、第55军曹福林部也积极发动攻势，攻占了广济附近的一些日军据点，有力地支援了田家镇保卫战。26日黄昏，48军为右翼、26军为左翼，协力夹攻马口湖、黄泥湖及其以北地区的敌军，86军在四望山附近，掩护左侧，各部同时推进。第48军一部乘敌不备，一鼓攻下香山敌阵，骆驼山敌军迅即增援反攻，双方展开肉搏，香山阵地得失三次，终为第48军部队所控，敌军使用毒瓦斯，第48军部队死伤甚众。第48军另一部经顽强冲锋拼杀，再次从日军手中夺回2625高地，击溃敌军。萧之楚之左翼部队，经过苦战，攻占了日军陶寨阵地。

日军被分割两处，并处于中国军队的大包围圈中，处境十分不利。日军凭借空中优势，调动20多架飞机，集中轰炸阻击日军援兵的中国阵地，日步兵也拼命冲击，9月27日，日军援兵终于得以与今村胜治旅团会合。经过七

^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24日）》（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40页。

^②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26日）》（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42页。

天七夜的激战，敌军已伤亡千人左右，两部敌军会合，尚有约4000人，今村胜治便集中兵力，向田家镇方向攻击，终于突破李延年第2军第9师在胡家山、鸭掌庙及第57师在乌龟山、下郑的马口湖至黄泥湖防线，敌军一部28日突进到田家镇以东，并攻占了玉屏山制高点。

此前，日军已于23日占领了江南富池口。这里是18师的防地，9月18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看到富池口、半壁山的重要民生，严令师长李芳郴固守，退却与官兵连坐处分。但是在日军凶猛地攻击下，李师长潜逃，富池口遂为敌有。富池口与田家镇隔江相望，日军占领



中国军队勇猛冲锋占领阵地

了富池口后，又猛烈攻击半壁山，扩大战果，控制了田家镇江对岸的战略要地，日军随即由江南增兵江北，伙同已在武穴登陆的敌军猛攻田家镇要塞。

27、28日两天，田家镇要塞遭到敌军从东、南、西三个方面的攻击。敌军空、炮猛轰，步兵猛攻，田家镇要塞守备部队不支，退出要塞，田家镇失守。

9月29日，李品仙致电统帅部，报告战况如下：

连日以来，我张、萧两军与田塞守备军，在黄、马两湖中间地区对敌夹击，已成合围之势。感（27）日夜我要塞守军对北阵地经敌由鸡脚陇突入，占据黑家山，虽（未）能立时反攻，但尚可勉力支撑。至俭（28）日敌由南岸渡江，增加二千余人，以海、陆、空合击田镇，对东阵地遂为敌冲破，以致迫近要塞核心，田镇核心守军不战溃走，迭经严令守军固守田镇西部山地以图规复，终未能确实办到，并且部队混乱，群集马口港附近向后退。至昨日午后3时，田镇遂告失守（实际田家镇内仍有中国守军抵抗，至29日11时30分，该要塞才被日军完全攻占。①

同时我南下48军正在猛攻沙子坳、鸭掌庙，战况极有进展。迄艳（29）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2），第895页。

日晨仍在续攻中，旋奉委座指示转移兵力、巩固广济北方正面，第11军团调上巴河整理，等因。遂变更部署如次：

(一) 何、萧两军在珊驼山、得栎桥之线停止攻击，艳(29日)晚起撤回关沙河沿赤东湖北端原有阵地，48军撤回西河驿，仍为本兵团之总预备队。(二) 第2军及198师即转移至马口湖北岸停止布防。艳夜起，第2军撤至上巴河附近整顿，198师撤至张湖、管家湖、西湖各湖北岸，并对江岸布防，与萧军右翼联系。(三) 广济正面各部仍旧。(四) 职艳晚由前方指挥所返界岭指挥部，均经处置完毕。^①

田家镇保卫战先后历经15日，杀伤击毙日军1150人，在湖沼地带和松山口地区围困敌今村部十余日，不仅伤亡了敌军，消灭了敌军部分有生力量，还给敌军造成极大恐慌，并造成合围歼灭该敌的大好态势。但是由于江南岸富池口陷落，敌军北上渡江增援，李延年等部要塞守备部队在敌军的强大攻击下不支后撤，终使田家镇要塞陷落，在田家镇北围歼敌军之势也随之化为泡影，全线后撤，退入二线，防敌继续西进、北上。

李品仙全权负责指挥田家镇保卫战，他把指挥所一直推进到前线，始终把握战局动态，直接指挥作战。对田家镇失守的原因，他致电蒋介石，作了如下分析：“查田镇要塞失守原因颇多。至李(延年)军团长原任防守专责，要塞陷落，在理亦应负相当责任，至其指挥督率亦欠适当，因部队使用未能集中，指挥位置在王家湾要塞之外，对守兵心理不无影响。及前线部队之溃退，要塞核心守备人员擅自退出，未能严为督饬，不无过失。至萧军长之楚、何军长知重策应要塞作战行动迟缓，未能依照命令及时夹击，亦有相当过失。至其他各官长之失职贻误戎机者，已令李军团长查明详报矣。自职奉命指挥要塞及振遣各军南下作战，供职无状，以至要塞失陷，影响战局，尚乞从严处分为禱。”^②

田家镇既失，沿长江北岸西犯之日军于10月24日窜抵黄陂，是祖先头到达横店，已进入汉口之门户。其沿大别山进犯之敌，于10月12日攻陷豫南重镇信阳，武胜关旋告不守，至10月25日，此路敌人已抵达汉口近郊。

^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9月29日。

^②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26日)》(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48页。

第四节 第9战区江南作战

一、万家岭大捷

1938年7月25日，在长江南岸，九江被日军攻陷。日军随即狂轰小池口。并由太湖、宿松、黄梅方向进袭，遭到中国军队坚决抗击，战况激烈。

日酋畑俊六率大军30余万，溯江奔武汉而来，日军第101、第106、第9、第27师团、近卫师团一部，配合波田支队，战舰80余艘，飞机数十架，陆海军遥相呼应，咄咄逼人，顺湖口、九江南下，其意图相当明显，拿下德安、南昌，然后再向西攻长沙，消灭长江以南中国野战军，切断粤汉交通，形成对武汉的彻底包围，或拿下武汉，或逼迫蒋介石作城下之盟。

所谓“南浔会战”，是由国民党武汉卫戍区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下属部队：王敬久第25军、李觉第70军、李玉堂第8军、欧震第4军、李汉魂第64军、俞济时第74军、叶肇第66军，其任务是按军令部之要求，在星子一带防御南浔正面金官桥、德安等地。

日军第106师团，占领九江后，稍加整理，于8月3日开始，在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率领下，向南浔正面金官桥一线发起攻击，遭到李觉、李玉堂、欧震率部的坚决阻击。松浦淳六郎占领九江的骄横被中国军队的三员大将打得烟消云散，死伤惨重，市川联队长被击毙。从8月3日打到8月15日，松浦淳六郎没能前进一步，攻势萎退，不敢妄动。

日军见沿铁道正面进攻难以奏效，便以伊东正喜率领的第101师团，在海空军配合之下，企图由星子方面，沿德星公路攻打德安，乘势包围中国军队右侧背，切断南浔路。8月19日，日军第101师团向星子进犯，刚迈出两步，便被王敬久率领的第25军、叶肇率领的第66军迎头痛击，双方互不相让，在东西孤岭、鼓子塞、七贤峰一带展开激战，一连斗了一个星期，不分高低。

就在王敬久、叶肇同伊东正喜厮杀之时，日军吉佳良辅的第9师团、稻叶四郎的第6师团，已由九江连陷王陵基第30集团军防守的瑞昌、鲤鱼山、杨坪山、北极峰一线阵地，这无疑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心理压力。由此，星子和金官桥方面的日军第101师团，从9月1日起，向中国第25军、第66军的阵地发起更猛烈地进攻。日军第9师团、第6师团，被中国第4军、第74军、第72军、第78军等，夹击于小阳铺、和尚洼地区，双方一口气又打了五天。

日军前进不得又不甘心，连续不断进攻。这时，中国军队占领东西孤岭亘德安东北及乌石门与德安西北之线袋形阵地，如张袋捕鼠，又如飞钳剪物。这般阵式，亡命之徒的日军硬往里钻，打了几进几出，激战兼旬，日军伤亡甚众，有锐无气，始终未能进展。

日军在中国作战的指导思想是“速战速决”，国民党军虽然是节节后退，但每一节都使日军不顺利，战线拉得过长，已使日军事大本营深感焦虑，开始怀疑蒋介石是有意采取且战且退之战术，要把日军拖垮。眼下，已经打入中国腹地，直取武汉指日可待，却不料想又碰到淞沪战役之后又一次顽强防御。第101师团受挫于东西孤岭，第106师团又被阻于马回岭，屡战无功，身为华中派遣军司令的畑俊六焦急万分，不得不再选择一条进攻路线。他命令从九江登陆的本间稚清的第27师团，于9月6日以后发动对瑞武路的攻击，意在占领箬溪、武宁，切断修水北岸上下游中国军队的联络，将其分割，以便日军全面进攻之需要。



中国守军据险阻敌

本间稚清还算争气，于18日占领茶园陵、白石崖。黄维的第18军陷于苦战之中，战至9月24日，薛岳命令冯占海的第91师、傅立平的第142师、何平的第16师、吉章简的预备第6师、陈沛的第60师，占领坐牌山、乌沙岭，马塞山、火炎坳、风雨岭，以及白水街、麒麟峰、九石隘、昆仑山、覆血山之线。薛岳的目的是将阳扶山、甌盖山、老鼠山一线、瑞武路正面进攻的日军第141师团包围吃掉；薛岳同时命令李玉堂的第8军进占罗盘山、棺

材山、张林公、丰良之线，拦住西进的日军。

9月26日，日军第27师团进至小坳西南地区。为迟滞日军西进，薛岳将德星、南浔线上所有部队集结，由德安方向向小坳地区的东西进攻，以切断日军与其后方联络线，使之不能西进。同时让瑞武路上的中国军队，一由瑞武路的西侧向东进攻，一由瑞武路的正面迎击日军，激战两天，薛岳下令，以瑞武路的兵力去围攻万家岭日军第106师团的西面。日军第27师团为执行畑俊六西进的命令，不敢在小坳地区恋战，经箬溪、大桥河向辛潭铺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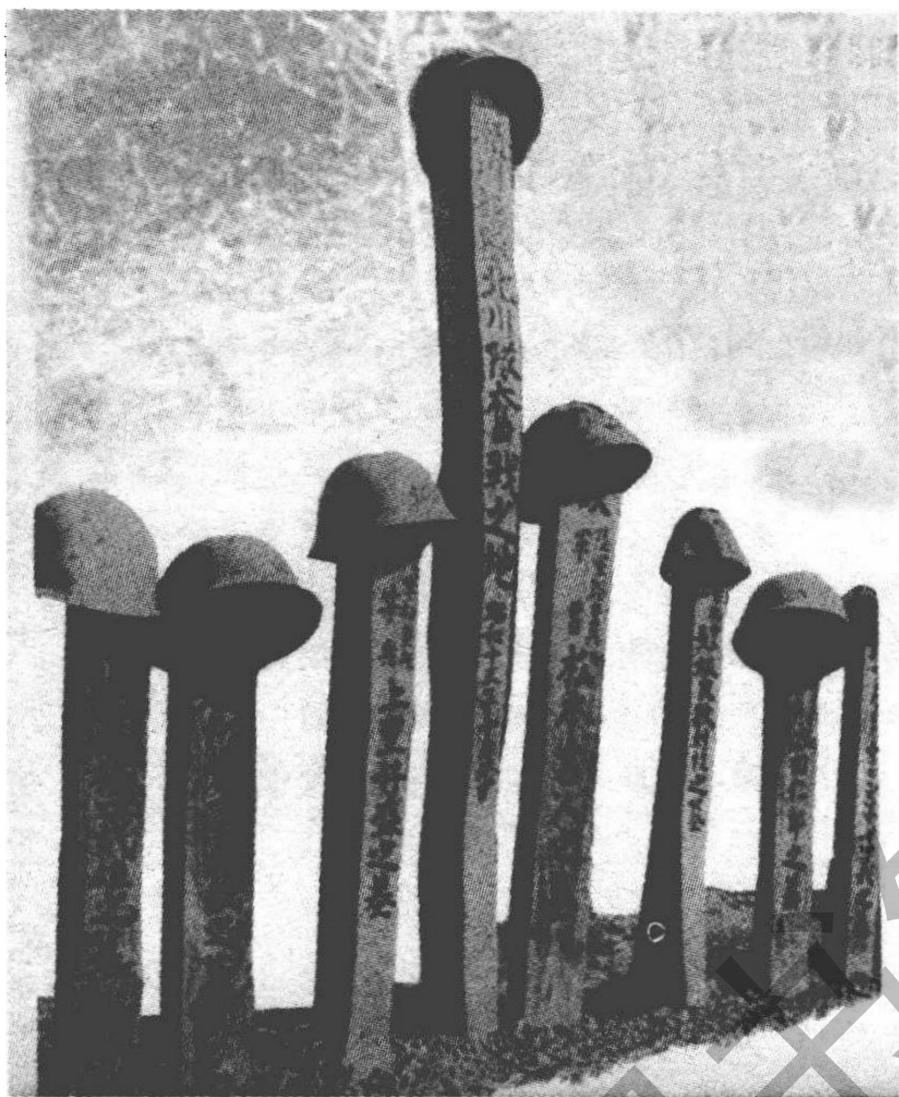
自25日以来，日军向麒麟峰、覆血山进攻，由于防御阵地过长，南浔、瑞武间形成一块甚大的空隙，转移于瑞武路的中国军队一部，被日机空中侦察得知，日军认为由此空隙插入，这样可避开正面攻击的不利，且可解救处于危难之中的本间稚清的第27师团。畑俊六命令松浦淳六郎率106师团，带足六天干粮，轻装向西急进，钻入中国军队防守空隙，撕开缺口，解救第27师团，从而也分割开中国军队之阵地。

松浦淳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经闵家铺于27日先头部队挺进至面前山、竹坊桂。欧震指挥的中国第4军，与日军106师团的前卫展开激战。随后让开通路，第106师团于10月2日全部窜至万家岭、啐其街、老虎尖、石堡山地区。此刻，薛岳兴奋之极，他要包围聚歼第106师团于万家岭地区。薛岳决定，抽出德星、南浔、瑞武三方面兵力，分别是：叶肇的第66军、欧震的第4军、俞济时的74军、孔可权的第187师（属李汉魂第64军）、李兆瑛139师之一旅、冯占海的第91师（属李觉第70军）、刘若弼的新编13师（属王陵基第72军）、邓国璋新编15师之一旅、傅立平的第142师、陈沛的第60师、张珙的预备第6师（属周岳第75军）、李觉的第19师，切断松浦淳六郎第106师团之后路，薛岳指挥大军围击而来。松浦淳六郎发觉坏事，不顾一切想冲出重围，但为时已晚，不得已依于阵地作最后抵抗。

第106师团清楚自己之命运，一连七日作困兽之斗，筋疲力尽杀不出重围，薛岳大军愈发激奋，层层将包围缩小，终在双十节那天，全歼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身中数弹，“遗尸塞谷，山林溪间，虏血几洒遍矣”，好一副惨状。

万家岭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和日军均撤离战场，当地老百姓都已逃亡，战场一片凄凉。到处都是枯骨和破烂军需物品、气味难闻。

1939年12月，日军第106师团所剩部分人员要回国，该师团派3000多名官兵到万家岭战场祭吊阵亡官兵，并在日军阵亡坟墓上安插灵牌，装饰葬地。该师团在万家岭之战中，被中国军队歼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兵力。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都是矮山丛林，零星有几个小村。在这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日军和中国军队的墓葬。日军的辎重兵挽着驮马尸骨、钢盔、马



万家岭成为日军坟墓

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4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之后，蛆虫变成蛹，蛹变成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尺余。

万家岭西北一小村，叫雷鸣鼓刘村，周围日军坟墓甚多。村东稻田中，日军辎重马骨不下600余具，铁制驮鞍亦多。那些祭吊亡灵的复员回国人员，在该村住了3天，日军砍伐树木、竹片在墓上安插灵牌，并沿坟墓四周镶上四层砖台，燃烧香烛……雷鸣鼓刘村边有一

棵大树，日军用刀削光，上写：“雷鸣鼓刘村激战之地”，傍署“昭和十三年十月竹内队宿此树下”，许多马头骨仍然系着皮制缰勒。万家岭西南啐口其街村，日军遗骨最多，战前一村民从骷髅堆中，捡获金牙30余枚，因为中国士兵镶不起金牙……^①

万家岭战役的胜利，令蒋介石兴奋不已，他指示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政治部于双十节前，用文字发表敌军在长江两岸作战兵力及伤亡人数条谕：

军令部、政治部：

宣传于双十节前用文字发表可也。最好能将此死伤总数，在各战场详细分列。约可分为第9战区：南浔路、沙河、东西孤岭、九江、湖口、香山、瑞昌西南与东南各山地地名战场；第5战区：黄梅、宿松、广济、富金山、叶家集、商城、沙窝、潢川、光山、罗山等各战场地名详列。又第3战区亦可列入在内。

二、庐山阻击战

万家岭歼敌之胜利，基于外围各方面的阻击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庐山

^① 选自《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15页。

阻击战。蒋介石对庐山阻击战倍加关注，亲自致电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转示副总司令叶肇，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庐山必须由我军掌握，电报全文如下：

南昌。薛总司令转叶副总司令伯苴兄：前线辛劳、将士牺牲，无时不为之痛愤！对于东孤岭之苦战恶战，尤为怀念不置。

庐山为长江保障，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庐山必须由我军掌握。万一南浔路各处失利，则兄部应即以庐山为中心，发展运动战；使敌不能向南向西直入，此时应尽量囤积粮米，作三个月之用为要。但此非常人之任，故特赋兄以此重任也。务希竭尽职责，完成使命，必得最后之胜利也。中正手启。^①



日军炮兵向庐山轰击

第70军第19师师长是由军长李觉兼任。这支部队原是湘军何键的基本部队，所辖两旅4个团，属乙种师的编制，新兵多，武器陈旧，在淞沪会战中，这支部队有良好的表现，官兵奋勇战斗，不怕牺牲，被军事委员会评为成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淞沪会战之后，蒋介石将第128师拨归第70军建制，驻防浙江东阳一带补训。1938年5月下旬，蒋介石命令第70军两个师集结金华；六月初先后到达武汉，旋即开赴麻城、英山、罗田一带，赶筑工事，负责担任武汉外围守备任务。7月上旬湖口告急，又急调该军分由广济及小池口渡过长江，以第19师进驻九江赶筑防御工事，第128师在九江以东赶筑工事。7月5日湖口陷落于日军手中，日军第106师团从姑塘登陆后，九江于7月26日失守，由此开始，第19师开始在庐山与日军展开阻击战，苦战41天，庐山阵地牢牢在握。

湖口陷落后，各防守军队纷纷后撤，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急令第70军之第19师撤出九江，在庐山以北的马祖山一线占领阵地，阻击日军，掩护主力转移。第19师的先头部队先于第109团于25日深夜赶到马祖山，顾不得喘

^① 选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编》。

口气连夜赶筑工事，26日清晨全师主力相继到达指定位置。午后不久，第19师前哨阵地开始与日军先头部队交手。日军在第19师猛烈阻击后，停止脚步。日军飞机大炮全力轰击马祖山阵地。此时，前线友军不遵守张发奎所规定的时间、路线撤退，争先恐后，混乱不堪，一副兵败如山倒的模样。李觉命令部队一面阻击日军，一面劝阻溃退友军进入第19师阵地。可是无济于事，友军的行为大大妨碍了第19师的动作。

入夜，各路友军仍源源不断争相夺路，李觉在阵地上望去，败兵拥挤在公路上行动迟滞，人声、车马嘶鸣、枪炮声响及遍野、震耳欲聋。天亮后，10余架日机轮番跟踪轰炸溃退的友军。败兵们人喊马叫，钻入南浔路边的山地丛林……

第19师打得顽强，坚决堵住进攻的日军，使后撤的友军死里逃生。26日白天，李觉在激战中突然发现，有几百日军迂回过来，企图穿过阵地追击友军的后卫部队。李觉当即命令第109团第一营出击，穿过半山，将日军截住，一营长易佐良身先士卒，与敌肉搏身负重伤，全营百余官兵，用躯体挡住敌人，所剩无几，日军败退而归。

第70军第128师原系湘军陈渠珍的土著部队，武器差，素质弱，一水儿旧汉阳造的步机枪。这支部队，过去未离开过湘西，参加抗日战斗以来，初次同日本人打战，战斗作风低下，战斗经验缺乏。在此之前，经过几天的湖防战斗，大大减员，溃散后退时狼狈不堪。因为动做慢，该师后卫唐名标团被日军包围，情况危急，唐名标向第19师第19团呼救。李觉命令第19团第3营，冒着日军疯狂的炮火，向唐名标团侧翼靠拢，猛烈攻击敌人，撕开日军包围，使该师残部得以逃生。谁知日军不肯罢休，企图跟踪追击唐名标团，亦被第109团三营八连截住，夜晚到来，双军对峙。此刻，日军主力尚未集结完毕，炮兵在水稻田中行动困难，被拖住后腿。

27日那天，是马祖山战场最火爆的一天，日军飞机9次攻击第57旅第113团阵地，整个阵地几乎成了火海。第113团拒不退让，死守阵地。日军冲锋均被瓦解，双方又成相持状态。28日，第19师师长李觉命令第57旅、第55旅逐步交替掩护，撤至马回岭以北地区集结待命。李觉做出此决定迫不得已，伤号增多，弹药殆尽。第109团第3营为全师作后卫，负责掩护全师撤退，他们利用黑夜以一部分机枪火力虚张声势佯攻，然后迅速摆脱敌人。黎明前到达南浔公路，被总司令部督战队拦住，赋予掩护全军炮兵后撤任务，至7月31日才归还建制。

江防、湖防的失败，是蒋介石预料之内的，但他却没料到，防守部队脱离了他的时间计划，败阵这样快。其原因在于没有纵深配备，无后援，一点

被突破就全线溃退，外加部队患“恐日症”大有人在，更令人生畏的是，日军普遍使用毒气。对日军施放烟幕毒气弹，蒋介石在7月23日就曾指示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通知沿江沿河各部队注意。蒋介石手令如下：

林主任：通知沿江沿湖各部队，对敌军放烟幕弹时，应在原阵地沉着应战，初勿为其欺迷，注意防护，以致不被动摇为要，中正手令。（蒋介石又批示：令各炮兵团长凡炮兵放列附近必须设假炮兵阵地为要。①）

下面看看金官桥主阵地的战斗：

张发奎将部队撤至庐山以西，利用南浔铁路两侧的丘陵地带占领防御阵地。防线右翼指挥官是军团长李汉魂，最初第一线的守备部队是李汉魂的粤军两个师及徐源泉的第10军等部队。第70军为预备队，其左翼为第4军、第73军、第74军等部队。第70军之第128师由于湖防溃退，师长顾家齐被蒋介石撤职查办，第128师番号亦被撤销，第70军只剩下第19师了。



日军向庐山发起攻击

7月31日上午，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在空军掩护下，分两路沿南浔铁路、公路南下，强攻中路，妄图中央突破。粤军首当其冲，与日军激战，伤亡大。军团长李汉魂下令第19师接替金官桥沙河一线阵地守备任务，将第155师换下为军团预备队。第70军军长兼第19师师长李觉，考虑到粤军阵地部署层次欠妥，主阵地兵力过于集中，徒招伤亡，不能持久，便改变部署，以第57旅第114团团长周昆源、第113团团长王道纯及第55旅第110团团长鄢乐知之一部接替第155师阵地，并将原来的主阵地一部分改为进攻阵地，使主阵地的位置和地形更为有利；李觉把第110团二营推至庐山西麓的土地庵高地，命令营长刘威宜向西占领侧面阵地，以火力封锁右翼主阵地前沿。第109团三营奉命调驻牯岭，以防日军绕袭侧背，部队刚调动完毕，日军先头部队

① 《蒋介石致林蔚密电》，第二历史档案馆军事档案。

出现。

黎明后，日军先以飞机大炮轰击中国守军阵地，已经有所经验的中国官兵，阵地是只留少量的警备部队，其余进入待备所，准备迎击日军步兵。上午10时以后，日军步兵认定我进攻形阵地为主阵地，连续多次发动进攻，遭到几处交叉火网的制压，伤亡很大，越不得雷池一步。下午3时许，李觉命令第110团、第113团各以一连，乘日军大炮延伸的间隙，突然冲出阵地反击进攻中的日军，收效很大，已经习惯于接受中国军队防守观念的日军，被打个猝不及防，受挫后撤，锐气大减。兴奋的李觉哈哈大笑。

次日，日军加强飞机大炮火力对阵地的轰击，仅以小股步兵反复扰袭佯攻，意在试探阵地各火力点。李觉判断日军在侦探阵地配备情况后，必将发起猛烈进攻，命令各部星夜加强阵地工事，特别是交通壕与待备所的掩盖体；并命令一部立即移至牯岭西南之鸡窝岭占领侧面阵地，用火居高俯瞰日军。

第三日，日军飞机大炮继续狂轰滥炸，中国军队阵地工事多被摧毁，山上烟火弥漫，呛人不堪。第57旅旅长庄文枢在观测所被炸伤，第114团团团长周昆源升代。周昆源率领士兵，向进攻型阵地隐蔽前进，即以迫击炮、重机枪发动反击，又一次突然压制日军，打击强烈。上午9时之后，情况变得严峻，进攻型阵地被日军几次冲破，双方肉搏，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拉锯，双方均付出惨重代价。第114团第一营营长阵亡，阵地动摇。午后，第57旅两个团各以一部增援反击，日军在中国军队奋勇士兵面前，受挫后退，阵地再次回到中国军队手中。日军飞机低空扫射轰炸，两个不大的高地已成焦土。黄昏后，中国守军开始补充兵力，修复工事。守在阵地上的官兵因白天送不上食物，只能吃晚上送来的馊饭和生水。如此四天四夜，山上山下及水稻田中，双方遗体及武器遍野，咫尺之距，双方为争夺遗体 and 武器而增加伤亡。时值盛夏酷暑，阵地上臭气扑面，令人呕吐不止。

战至第五天拂晓，日军再度发动猛攻，第114团刚接任团长职务的刘阳生，组织敢死队增援反击时阵亡，阵地弹尽人空，日军终于爬上阵地……

第114团伤亡很大，李觉将师主阵地作了局部调整。在之后几天里，日军借助被占领的进攻形阵地，连续向师主阵地发起全方位攻击，中国将士宁死不退，英勇战斗，进攻之敌均予击退。在日军强攻时，第110团二营在土地庵的侧击火力发挥很大威力，给日军以强烈的杀伤，日军连续进攻几天，底气不足，但仍顽死不退。

日军为排除侧面二营的威胁，目标指向土地庵高地，却遭中国军队鸡窝岭阵地迫击炮、重机枪居高扫射，暴雨般子弹突然倾泻，随后第110团发起冲锋，日军彻底乱了阵脚，仓皇溃退。旬日之内日军已没力量大举进攻，只



守军坚守庐山五老峰阵地

派小部队袭扰和飞机轰炸。日军第106师团中央突破的企图未能得逞，只好将其主攻方向和力量转向铁路以西地区，在中国守军阵地正面呈对峙状态。

从所获日军遗尸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

李觉为更好消灭敌人，将两个营的迫击炮排调上鸡窝岭，居南临下，轰击敌人。日军为排除鸡窝岭阵地的严重威胁，亦集中炮火，轰击鸡窝岭阵地，并派出敢死队多次发动袭击。最凶猛的一次发生在8月27日，日军四五百人袭击鸡窝岭阵地，虽被打退，但我方团长刘湘辅身负重伤，营长以下官兵死伤两百余人。

日军此次重挫后，不敢再冒险佯攻。从所获战利品中可证明日军对庐山阻击战的惊恐，日军一专科学校毕业的士兵在日记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难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皇军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第19师的坚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的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是困难的……”

庐山阻击战中，除第70军第19师外，第8军李玉堂部伤亡也很惨重，蒋介石令军团长李汉魂换防休整，李遂令第155师接替第19师主阵地，9月4日第19师撤离战场，此役该师官兵伤亡数千人。

第五节 武汉海空战

一、武汉空战

日军拿下徐州后，武汉成为国民政府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日本人认为，再拿下武汉，中国战场基本便可腾出手来，且不知蒋介石从上海一路败退是他的战略方针。蒋在武汉周围集兵近百万，再次给日本人以错觉。

1938年6月18日，日本军事大本营下达全面进攻武汉的命令。加入作战的陆军航空兵团下辖第1、3、4飞行团，共有战斗机7个中队、侦察机4个中队、轻轰炸机6个中队；重轰炸机4个中队。支援作战的海军航空兵有第二联合航空队所辖的第12、第13、第15航空队和第3航空战队。参战的陆、海军航空队各有飞机200架；中国空军参战有两个轰炸机大队下辖第1、第2中队，3个驱逐机大队下辖第3、4、5中队，及一个独立侦察中队的编制，连续的华北华南空战消耗很大，能参战飞机仅剩126架，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华兵力3个大队，约有飞机120架，中、苏飞机数量为日军侵华飞机的三分之二。

进入1938年以来，武汉不断遭到空袭，长江沿岸中国军队防御阵地屡遭日机轰炸，制空权成为大问题。

蒋介石对空军之发展倍加关心，由于抗战初期空军在与日军空战中损失巨大，蒋介石深感不安，催促有关方面加强建设，1938年1月15日，蒋介石去电给广州市长曾养甫询问：“广州。曾市长：去年所商订飞机制造厂，已否开办？希详复。中正。”

就在武汉大空战前夕，蒋介石又致电空军总指挥周至柔，指示应实施前批定空军两年训练计划，并与美籍顾问陈纳德上校商议并请其主持，电文如下：

南昌。周总指挥至柔兄：前批定空军两年训练计划，应即定期实施，请与陈纳德顾问切商，并请其负责主持。对于训练器材之购办，及其购到时间与训练地点及其设备，皆应切实规定详报。中正

除请求美国人之外，蒋介石还催促宋子文，指示与苏联合办飞机制造厂。他命令宋子文派专人办理，限期完成他下达的手令：

宋代委员长子文兄，与俄合办飞机制造厂，应派专员负责办理；并限期完成。此事重要，请勿再延。中正。

早在1937年，蒋介石就指示赴英国庆贺英皇加冕典礼特使孔祥熙，让他派空军第1军区司令官沈德燮前往苏联购买飞机200架，其种类以轻重轰炸机为主，其他侦察机与战斗机各购10架；蒋介石又命令周至柔，将武汉作为中国空军的根据地点，并让周至柔和侍从室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从速规定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与最高统帅部直接通电。1937年8月20日，蒋电示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介绍沈德燮与苏联政府洽购飞机；又去电给在欧洲的孔祥熙，询购德国军用飞机和法国飞机。

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订立了《陆海军航空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开战之初，一举急袭歼灭中国空军，夺取制空权，策应地面部队和舰艇作战。

1938年1月4日，日本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的23架攻击机在第2联合航空队13架战斗机保护下，穿出浓厚的云层，突袭汉口。中、苏飞机立即起飞迎战，在武汉上空混杀一片，翻滚追逐，你来我往，苏联飞行员柯路白率先发动攻击，几回合之后，柯路白机身中弹，人机共亡。



高射机枪向来犯日军射击

中国飞行员宋恩儒，天津人，中央航校第4期毕业，在淞沪空战中有良好表现，他驾机闯入敌群，向一架敌机射击时与敌机同时中弹，不幸殉难；另一名毕业于中央航校第6期的张若翼，是第24中队少尉飞行员，头次驾机参加空战，他在飞机被打着后，身负重伤，无法跳伞，与飞机共亡，宋恩儒牺牲后追授任上尉，张若翼被追授任中尉。

2月18日中午，天气晴朗，日本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的26架攻击机在第2联合航空队的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向汉口飞来。

27日下午，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到樊城机场，对第4大队飞行员训练时说：“武汉三镇屡遭敌机空袭，高射炮和各种防空收效不大，我军飞机几次迎

战均遭败北。”毛邦初说：“你们第4大队有过光辉战绩，派你们去武汉，继续发扬传统，把敌人飞机打进长江喂鱼，不辜负武汉三镇人民的希望！”

第4大队在毛邦初讲完话后，立即登机，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据情报估计不出三天必有大战，谁知一夜过后大战便来临。

第4大队的飞行员们，在飞机旁刚吃罢午饭，机场空袭警报顿响，有所准备的飞行员们立即登机，几分钟之内，第4大队飞机全部起飞迎击日机。第4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队升至3千米高度时，发现敌机高于我机，第4大队编队位置处于劣势。李桂丹下令散开升高时，日机已居高临下俯冲而来，首先对第4大队发起攻击。

下面是中国军队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吴鼎臣的回忆：

……一架敌机对我攻击。我不慌不忙地开始转弯，好像躲避他的射击，而实际上是引他入套。他果然跟在我的后面和我一起转弯，想咬住我的尾巴（战斗机格斗，都想咬住对方尾巴，便于射击），我看敌人已经入套，就来一个最小半径的急转弯，一下子就咬住敌人的尾巴。敌人知道上当，就拼命想逃。但是，敌人再也无法逃出我机关枪的瞄准镜的火力圈以外。这时，我，抓住一个最好的机会，4挺机枪齐射，当时敌我两机相距只有五千公尺，眼看敌人的脑袋倒下去，飞机失去操纵，作直线飞行不再转弯。我明知敌人已被击毙，但还怕不保险，又补了一次射击，这架敌机彻底被击毁了。这时，我赶紧检查自己飞机的后面，有没有敌机偷袭。检查结束并无敌机跟踪，我就放心地寻找第二个攻击目标。我突然发现一架我军战机被敌机在尾后偷袭，情况十分危险，我立刻追到敌机后面，对敌机进行袭击。正当我准备射击时，我的飞机突然振动了一下，左机翼被别的飞机撞掉。我完全失去控制，机头向下，机身向左猛烈旋转，我立即从飞机里跳了出来，满天飞机在我周围战斗，我右手握住保险伞的拉环不敢拉，人在空中，头朝下脚朝上向下俯冲，大约在离地面六百公尺高度时，我拉开了保险伞，平安地降落地面……①

此次空战是武汉上空旗开得胜的一仗。李桂丹率全大队E-16、E-15机29架起飞迎战，结果共击落敌机14架之多，使日军空军再度遭受仅次于歼灭鹿屋、木更津两航空队之重大损失。但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壮烈成仁，为国捐躯。

在李桂丹率队在武汉上空与敌机激战时，武汉三镇人民走出防空洞，爬

① 《淞沪会战》，《原国民党抗日将领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上屋顶昂头观看中国军队空军的英勇表现，大喊对天空喝彩助威：“好样的，加把劲，再打掉一个狗日的！”

2月21日，武汉三镇各界民众万余人举行空前的集会和游行，隆重“庆祝空捷、追悼国殇”，中共中央和第18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罗炳辉等出席集会并敬送挽联，上书“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这挽联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为民族献身的空军烈士无限崇敬和悼念。

二一八空战之后，日军空军老实许多，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袭扰武汉。乘此之机，蒋介石要求加强构筑武汉

附近防御工事，特别是防空力量，自开战以来，日军凭其空中优势在中国各大城市据点滥施轰炸，造成中国军民惨重伤亡及损失。

经过一系列空战，中国空军对日本空军有了进一步认识。日本空军并非单独军种，平时系隶属陆、海军，其兵力在战前属于陆军航空队第一二线之飞机约为800余架，属于海军之航空队飞机约为730架，陆军航空队之下有航空兵团，辖有飞行团及直属飞行联队，联队之下设有大队，但数量不定。其大队辖3至5个中队，大队长由联队长或联队副兼任。中队平时兵力，重轰炸中队为重轰炸机6架，轻轰炸中队为轻轰炸机9架，驱逐中队驱逐机10架，侦察中队侦察机9架；战时兵力则略有增加。

日海军航空队，为陆上及舰上两种，军令统辖于军令部，军政统辖于海军航空本部。陆上各航空队均以驻地番号，分隶于海军横须贺、佐世保、吴港等3个镇守府；舰上航空队为隶于各舰队，其间有“加贺”、“赤城”、“凤翔”、“龙驹”、“苍龙”等5个航空母舰，“能登吕”、“神威”、“千岁”3个水上机母舰，及“神川丸”、“香九丸”、“衣笠丸”3个辅助水上机母舰。

中日战争开始后，日陆军航空队立即改为战时编制，计有陆军航空队之第一线飞机约700架，为对中国作战主力，其编组系于航空兵团之下，辖2个飞行团及直属部队与兵站等。飞行团辖3个大队及1至3个中队，配合若干地上防空部队及地上勤务部队，野战航空工厂，则直辖于兵团司令部。战争



当时报刊所报道的中国空军及作战情况

初期，陆军来华作战飞机约 200 架，大部任华北方面作战，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海军航空部队，直隶于“中国方面舰队”之下，其兵力抽调大村、木更津、鹿屋 3 个陆上航空队，编成轰炸、侦察、驱逐等飞行队。

至 1938 年以来，战区逐渐扩大，日本空军兵力亦逐渐增加。6 月间，日军为适应其作战要求，以便利指挥起见，又于航空兵团司令部与飞行团之间，增设一级，是为飞行集团司令部，并将作战部队改为飞行战队，废除联队、大队之编级。第 1 飞行大队辖 2 至 3 个中队。其实日军对中国作战的陆军航空兵力，共计有 10 个战队，3 个独立中队，共为 28 个中队，其中重轰炸机 7 个中队，飞机 63 架；轻轰炸机 6 个中队，飞机 72 架；侦察机 11 个中队，飞机 105 架；驱逐机 4 个中队，飞机 42 架；合计各型飞机 282 架。海军航空兵力；计有陆上部队 4 个航空队，舰上部队 3 艘航空母舰，6 艘水上机母舰，合计各型飞机 273 架。综合日军陆、海军空军兵力约有飞机 555 架。

中国空军虽然培育、成长不久，兵力数字甚少，然而战力甚强，斗志极高，士气尤为高昂。最初中国空军为便利作战指挥，设立空前敌指挥部，以周至柔为总指挥，后增设第 1 军区司令部。当时部队除原已编成 9 个大队外，并增加 1 个学生暂编大队及 6 队，专负空运任务。1938 年 3 月，撤销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于 5 月改设三个路司令部（第 1、第 2、第 3 路司令部）。其实由于作战任务之需要及实际状况之限制，在过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空军战列部队，计侦察中队 1 个，轰炸大队 3 个（第 1、第 2 大队，志愿轰炸第 1 大队），驱逐大队 5 个（第 3、第 4、第 5 及志愿驱逐第 1、第 2 大队）。唯年来因作战损耗过大，后仅有各型飞机 126 架，嗣后曾陆续补充 104 架。

1938 年 3 月至 5 月间，中国空军除支援在台儿庄作战及徐州会战外，并轰炸黄河以北安泽、灵石、风陵渡等敌之据点，攻击日军南渡黄河的部队，以切断其增援。日军为消灭打击中国空军，以减少其在空中之顾虑和威胁，乃对南昌、广州、武汉等重要空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袭击。3 月来，中国空军均分别予以拦截，迎头痛击，空战多次，迭有斩获。在多次空战中，当以 1938 年 4 月 29 日的空战最为激烈，胜过 2 月 18 日那场空战。中国空军在此战中战绩辉煌。

4 月 29 日，乃是日本“天长节”，日本海军第 2 联合航空队出动 27 架战斗机（指挥官小园少佐）、18 架攻击机（指挥官小园少佐）袭击武汉。对此中国空军早有准备，其原因是，4 月 20 日，驻孝感机场中国战斗机一飞行员训练飞行中，突然发现在他下面 2000 公尺左右，有一架日本飞机，他立即俯冲下去，将日机打下。在检查日机残骸时，发现是一架双座侦察机，死者佩戴金质领章，无疑是一位日军高级空军人物来亲自侦察，他军装衣兜的日记



武汉市民引颈仰望中国空军歼灭来犯日机

本上记载日军准备在天皇生日（4月29日）“天长节”这一天轰炸武汉，以表对天皇的生日祝贺。机密泄露，中国方面立即制定作战计划，集中中苏两个大队67架飞机之多，坐待痛击犯敌。武汉防空方针，以E-16机巡逻武汉上空，攻击日轰炸机；以E-15机巡逻武汉外围东北上空，诱导日驱逐机脱离轰炸机群。

4月29日午后，日军飞机果真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编成混合机群，向武汉上空飞来。得到命令后，中苏两个大队飞机即刻起飞，天空中好不壮观。在二一八空战跳伞的吴鼎臣，驾机又参加了战斗，他回忆：

……当时，我是副大队长的僚机，我的飞机在本大队最前面，高度在4千米时，遇敌机群。敌机群高度在4千米以上，我方在高度又处于劣势。这完全是由于机场指挥紊乱造成的。

当空袭警报发出之后，不等战斗机起飞完毕，轰炸机为起飞到别处躲避，也争着起飞。使战斗机丧失编队、占领高空有利位置的升空时间。另外，还严格规定战斗机在迎战之前，一定要在武汉上空巡逻，让武汉人民看得见自己的飞机。因此敌人容易发现我们，造成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不利态势。

空战中，敌机采用经常使用的战术，集中力量打击领队长机。由于我是大队长的僚机，在全大队的最前面，首先与敌机遭遇，我被三架敌机包围，情况十分危险，一阵子弹打得我椅背保护钢板叮当直响，我反而沉住了气，

并相信防弹钢板很有效。于是我就想先拼它一架再说，突然一架敌机从我的右侧后向我射击，我的汽油箱中弹起火，飞机向前飞，火就向后烧，我一看情况不妙，左手立刻拉开保险带，右手将驾驶杆猛力向前一推，飞机机头突然向下栽，一个离心力就把我从火丛中甩了出来。我离开飞机之后，过早地把保险伞拉开了，离地面还有三千多公尺，满天的飞机在我附近搏斗，我的伞下降得很慢，我先发现右脚皮鞋上被子弹打穿两个洞，但我的脚并不疼痛，隔一会儿觉得左肩有火烧般的疼痛，因为一枚燃烧弹把飞行衣打穿着火，两只手都够不到左后肩。后来越烧越痛，无法忍受，两条腿挂在伞带上，手就够到火，把火抓灭。两手烧得都是泡。最后，我降落在武昌南湖附近的稻田时，后来被群众抢救送往医院。

在四二九空战中，中国空军英雄陈怀民在与敌机搏斗中，遭日本山本敌机的攻击，机身中弹起火，机身往下坠落，陈怀民沉着勇敢，握紧操纵杆，他没选择跳伞，而是调转机头，朝着山本敌机猛冲过去，与敌机相撞，坠落于青山丛中。为永远纪念这位抗日的空军英雄，武汉出现了一条陈怀民路。

经30分钟拼杀，敌机被击落21架，其中战斗机11架，攻击机10架，分别坠落在黄冈、梁子湖、徐家棚、青山、段家店、谌家矶、洪山、武昌东郊、纸坊、豹子湖、刘家庙等地。日军飞行员50人丧生，2名跳伞后被活捉。

6月5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隆重追悼大会，纪念陈怀民等英雄英灵，有2万人前来致祭。中共代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到会，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献上花圈与横幅，上写“义薄云天”，挽联上写的是“捐躯报国”。中共创办的《解放周报》发表短评，题为《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

被陈怀民撞落的飞机驾驶员，是日本海军二等航空曹高桥宪一，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妻子美惠子的照片及信件。美惠子信中充满对丈夫的担忧和思念……

志愿大队的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机身中弹后也驾机同日机相撞；中国飞行员信寿巽机身中弹70多处，沉着操纵飞机平安返回机场。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为四二九空战赋诗中写道：“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泣。”

日空军损失巨惨，气焰下降，一月有余不见动静。5月19日11时48分，由中国空军第14大队大队长徐焕升率领第19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马丁机两架，携带传单、小册子多种，“以纸弹代炸弹”，自汉口起飞，经南昌、衡州，至宁波前进基地降落加油。23时48分，再由宁波起飞，经赴日本。当中国空军两架飞机进入日本本地，日本全国正好梦方酣，徐焕升、佟彦博逐次

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城市分别投散传单，并分别侦察日本军港及机场情况。

20日，两架飞机分别飞返降落于玉山、南昌两地，11时13分，于武汉附近上空会合，安降汉口机场，圆满完成中国首次远征日本本土的壮举。下面是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报告蒋介石空军远征日军安然归来的电报：

即刻到。郑县。第一战区司令部晏参谋长：密译呈委员长蒋：空军远征日本，于本年3月初策远征计划呈奉批准后，即依此计划积极准备中，迄至本月准备完毕，天候许可，乃于本年3月20日晚11时14分，由第14队队长徐焕升，副队长佟彦博，分别驾驶1043及1404两马丁机，满载传单，由根据机场出发，向日本前进，至30日3时许到达长崎上空，经东向北环绕九州北部全境，沿途散发传单，所经各处城市，未曾发现高射炮火光及敌机拦截。我机传单散毕任务完成，乃于4时许开始回航，于7时12分抵浙江海岸，8时45分降落南昌机场，加油后，于11时返汉口，人机无恙。谨闻。职钱大钧叩。



何应钦（右）与孔祥熙（左）迎接远征日本投掷“纸弹”的飞行员

第三次武汉空战于5月31日。日军袭击武汉的飞机来自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的11架战斗机。中方负责迎击的是，苏联志愿航空队“正义之剑”大队的21架N-15机和N-16战斗机。中午12时，空袭警报之后，“正义之剑”

刺向天空，爬至15000米高度，身为主力姿态迎击日机。随配合是中国空军第3大队的N-15式驱逐机、第4大队8架N-6架N-16驱逐机。他们爬上了2400多米的空中，遥相呼应，构成空中的立体防线。

12时5分，日机抵至武汉上空，察觉苗头不对，走为上策，扭头向东逃去。中、苏飞行员们不放过到嘴边之食，50余架驱逐机饿虎扑食般扑向敌机群。日机且战且退，逃跑中数架中弹坠落于浚口、横店、董家湖附近。经验丰富的苏联飞行员古班柯击落一架日机后，子弹打光，当另一架日机向他攻击时，他从侧面加足马力，向敌机机翼撞去，敌机翼被撞断翻着跟斗坠入地面，令人吃惊是，古班柯凭借优良技术操纵，在左肩负伤的情况下，将飞机开回机场。

中国飞行员张效贤殉难，苏联飞行员克卢拜被击落牺牲……

在总统府机要档案空军作战经过概要中，第一期作战第十一条有对武汉保卫战中有关中国空军的总结：

敌人自二十七年（1938）6月以后，利用长江水涨之际，以海军突破我长江封锁线，以三军协同力量夺取沿江各要点，并于攻略马当要塞后溯江而上，水陆并进，直赴武汉；以一部由潜山攻击孝感，另以一部由永修攻略咸宁，截断平汉、粤汉两路交通，进而包围武汉。我空军为协力陆军保卫武汉，以主力轰炸长江敌舰，芜湖、安庆敌机场，打击其登陆陆军而迟滞其前进，并阻击敌机袭我后方。经三月有余之猛烈作战，予敌极大打击。至9、10月间，复支援陆军部队在罗山、信阳对敌之作战，收效甚宏。空军自武汉保卫战进行以来，先后5个月中，曾炸伤敌舰67艘，炸毁敌机16架，击落敌机62架，伤其9架，战果可谓非常丰硕而辉煌。

二、海军长江抗战

1938年8月1日，身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科长的戴笠向最高统帅部呈上一份长江前线敌海空军情报，戴笠的情报来源是可靠、准确性很大。戴笠亲自起草如下：

长江前线敌海空军

1. 海军航空队以芜湖为根据地，前泊有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一艘，现已调回。另调神威号，于7月27日由敌国驶芜，指挥官为松本、添田两少佐。载有水陆飞机45架（内重轰炸机九架），及海军航空人员。又战斗机队指挥，为南乡少佐、佐藤大尉，攻击机队指挥为渡边、原田两大尉。

2. 陆军航空队以蚌埠为根据地，爆击机队指挥为鲤登中佐、官岛少佐。战斗机队指挥为白川少佐及官岛森田两中尉。原有飞机70架，现仅有11架。

3. 舰队在长江者计共有大小敌舰（运输舰在内）242艘。15日，敌调较大战舰及巡洋舰26艘，开往华南，另由敌国运汽艇360艘，现已增往长江上游者180艘，增往钱塘江者75艘，系均黄灰两色；每艘有机枪二挺。又江中敌出云舰舰长福森中佐，对马号旗舰舰长宇垣大佐，日出旗舰舰长和知中佐。

4. 战车队在长江方面作战，计水陆两用坦克车10辆、中型坦克车65辆，小型坦克车30辆。又炮车20辆。

5. 弹药准备：炮弹准备，一万五千吨，现已运到一万五千吨。

拟办：交航委会、军令部。（蒋介石批示：如拟。研究应战方法。）

蒋介石命令（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沿江要口部队用无线电详报每日敌舰与商船运输舰等数目与舰型。他指示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对洞庭湖口及湖内水道，与湘阴、临湘各江口以及荆沙、宜昌各江口布设水雷……

徐州陷落后，为保卫武汉，最高军事委员会制定了武汉作战计划，海军任务是，破坏长江下游航运，配合陆军固守马当要塞，在鄱阳湖以东迎战日军，阻止敌溯江向九江集中，并在长江沿线各要点节节抵抗。海军投入战舰40多艘，海军司令陈绍宽的旗舰来往于马当、汉口、岳阳等地，他的旗舰分别为“咸宁”、“永绥”、“江犀”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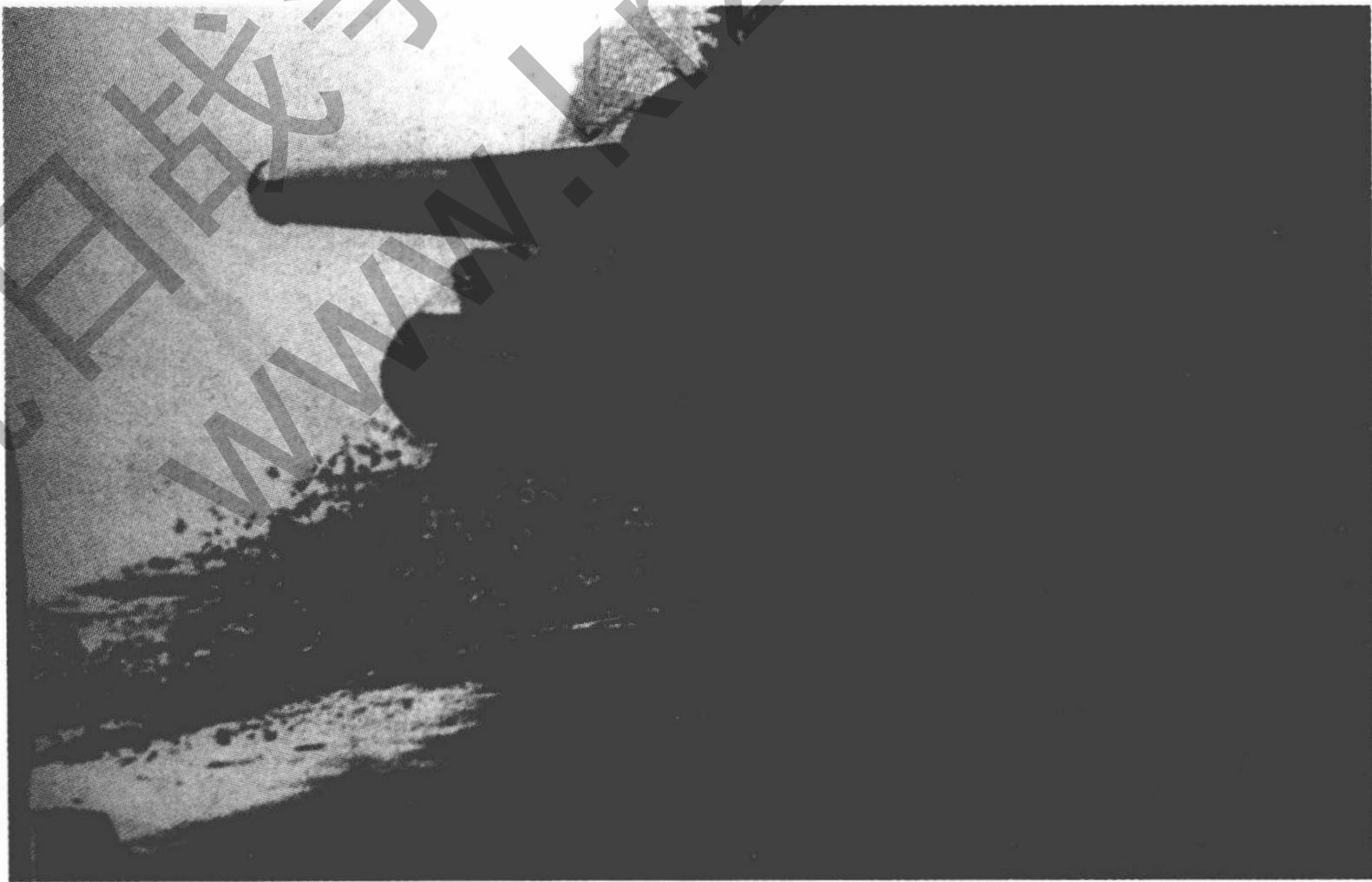
溯江进犯日海军

海军在马当、湖口战役任务为两项，一是舰艇攻防，及布雷封锁，二是海军第3舰队配合马当要塞防御战。江阴失陷，但中国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各地所构成的封锁线则依然屹立不动，作中流砥柱，因此日军舰队不能大胆溯江西上，使中国海军得在上游从容布置。

马当封锁线早于1937年12月开始布置。当时蒋介石命令，除将官洲、东流及马当之夹水道敷设水雷外，由马当至湖口一带筑有堡垒，配以炮队、陆战队防守；同时“宁字”、“胜字”各炮艇在封锁线附近轮流梭巡。

1938年3月27日，日机3架，突向中国马当封锁线的防卫炮艇“义胜号”轰炸，该艇不幸沉没。至6月24日，日机9架又向中国军队马当附近的“咸宁”炮艇投弹40余枚，艇底炸漏。此时中国军队复于大通方面密布新式水雷，凡经过该处的日军舰艇不被炸沉亦遭炸伤。在马当方面先后加布水雷600余具，东流方面加布100余具，在湖口方面亦布有水雷。

在7月2、3两日，中国“崇宁”炮艇在田家镇布雷，连续遭日军飞机4次轰击，最后一次，日机5架集中向该艇投掷燃烧弹十余枚，艇身下沉。“长宁”炮艇于7月1日在田家镇、武穴途中，遭日机7架的攻击，炮艇到达武穴已遍体鳞伤，遂暂靠利济码头，当派“咸宁”号前往救护时，日机16架又轮番攻击，该艇要害中弹，乃告沉没。“咸宁”舰抗敌经过尤为壮烈，该舰于7月1日在九江北港布设水雷，工作完成后，经九江驶至火焰山附近，遭日机7架攻击，共投弹40多枚，该舰官兵一面用高射炮奋勇应战，一面带伤驾驶，



中国海陆军合作修筑的炮台

各舱均着火，员兵死伤极重，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该舰奋勇抗敌，先后击落日机两架，随后驶至武穴，暂靠日清码头，极力救火塞漏；而敌机不放过该舰，16架旋又临空，再向该舰投弹60余枚，该舰身中百余枚炸弹遭重创，与日清码头上的船只同时沉没……

1938年6月21日，日军舰向马当炮台窥伺，22日，先以汽艇10余艘，在日舰掩护下，向炮台进攻，各炮台陆战队员向日舰痛击，击沉日艇3艘。25日，日军又以舰艇多艘，在巡洋舰领导、驱逐舰冲锋之下，再次向马当攻击，中国炮台乃与敌舰展开激战，日巡洋舰中弹起火，在其驱逐舰挟拖下逃逸，其余舰艇纷纷向下游鼠窜。26日，日本陆军迫近马当，形势急转直下，中国海军炮队旋即奉命将炮栓掩埋，在日军火力之中突围冲出马当。

7月4日，日舰进至湖口，迫近湖口炮台，日空军一轮一轮轰炸炮台，日军越迫越近，守炮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不过一连，经日军海空连续轰击和陆军不断猛攻，守兵损失惨重，卒告不守。7月14日，中国海军总部以快艇“文九三”号向驻湖口江面日军中型军舰发射鱼雷，命中敌舰。同时“文九三”号也中弹起火。17日，中国海军“二二三”号及“岳二五三”号两艘快艇再度向湖口敌舰发动夜袭，卒因故未能完成任务。7月21日，日空军向蕲春附近中国快艇投弹，两艘快艇受伤。8月1日以后，沿湖口、九江以上各重要水道，均依次划作雷区，中国军队负责布雷作业的舰艇，在日空军不断攻击下，先后损失10余艘。

中国海军第2舰队官兵驻防华北海面，抵抗日军以后，奉命以所属“定海”等舰艇堵塞青岛港口，人员即于1937年12月下旬撤离沿海，转至鲁中山区准备游击战，后奉命移防长江。1938年1月，陆续进入武汉附近，改组为江防要塞司令部，设司令部于武昌，辖三个守备总队，两个陆战大队，分驻于田家镇、湖口、马当三地区。

1938年5月，日军自南京沿江西犯，陷贵池，越安庆，气焰嚣张。日敌军乘黄昏大雨之际，偷袭中国军队长江南岸香山阵地，激战终宵，中国守军200余人，几乎全部牺牲殉职，生还者十不及一。当夜，日军除包围攻击香山的守军外，另有一股则沿香山、马当公路向长山阵地渗透。因中国军队防守严密无结果。日军更变部署，以小股排为单位，向中国守军阵地多面进攻，由局部战斗发展为全线战斗；同时敌于拂晓以后，即以其飞机轮番向阵地扫射轰炸，敌舰炮亦溯江向中国军队两岸阵地猛轰，香山被日军占领后，架设大炮掩护其步兵攻击，直战到傍晚，进入白刃战的惨烈阶段。26日黎明，要塞阵地失守。

鄱阳湖为拱卫南昌的重要水域，中国军队为防止日军深入江西腹地，调

派“宁字”炮艇等数艘及配有武装的小火轮多艘，担任鄱阳湖的防守。

1938年6月13日，蒋介石指示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有关长江与鄱阳湖防御计划应办事项，应从速办理，并命令白崇禧视察各要塞的江防部队和沿江阵地。蒋介石命令如下：

何总长、白副总长：长江与鄱阳湖防御计划及其实施现状，与江防各部队平射小炮之配置数目，及其阵地地点，与工事构筑方式，以及所能用于江上湖内各舰艇之编组，与其各队各段负责指挥之官长姓名，皆须确定具体方案，及实施办法，与完成日期。请白副总长负责主持；并请先行前往各要塞及江防部队沿江阵地检阅一次，最好能于本星期或下星期出发检阅。中正。

1938年6月间，中国军队分别于鄱阳湖及姑塘敷布水雷。6月26日，“义宁”炮舰于湖口白镇巡弋，被日机发现，随即遭到轰炸，身中30余枚炮弹，不仅艇长当场牺牲，官兵伤亡甚重，艇体被炸伤数十孔，机件均遭损坏。“长宁”、“崇宁”两舰在6月间，于湖口附近遭日机轮番轰炸受伤，旋又分别于武汉、田家镇遭日军飞机投弹，相继沉没。

湖口失守之后，7月9日据情报说，日军小型舰艇已进至姑塘，中国“海宁”号炮艇急驰赴吴城附近丁家山警戒。14日敌机多架向该艇投弹，大小炸弹共80余枚，该艇遭此严重攻击，不久即告沉没。官兵大部牺牲，生还无几。

9月13日，中方于吴城布设水雷10余具，对鄱阳湖的防务起到极大作用。

自马当、湖口相继失守后，武汉防务日渐紧急，除于马当、湖口外各要道配备守军，加强防务外，另发海炮一部分，于武汉前哨的田家镇分台装置，构成长江第三道防线；同时于武汉门户的葛店，设立武汉炮队，分台装置海炮。一面将九江以上、汉口以下各航路标志，逐段毁除；一面在田家镇、半壁山之间，蕲春、岚头矶之间，黄石满、石灰窑之间，黄冈、鄂城之间，均划作雷区，各区附近分别划辅助雷区，先后在各区布雷1500余具。团风、阳逻、谏家矶各段，均筹划封锁区，并派遣军舰驻防武汉。另外指派“永绩”、“中山”、“江元”、“江贞”、“楚观”、“楚谦”、“楚同”、“民生”等8艘军舰驻防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的运输工作。各布雷小火轮平明、永平、永安等10余艘，均执行此项工作，相继折损于蕲春、田家镇、新洲、苇源口、李家洲、余家洲、石灰窑、道士袱各处，储雷炮船也被炸不少。

中国军队布放漂雷的别动队，于1938年9月8日晚11时许，于鲤鱼山下

探知日军舰已上驶大龙坪、武穴间，并向马头镇实施炮击，该队即刻由鲤鱼山出发，进至距离日舰数公里之处，将漂雷拖抵水中，可谓一发千钧，危险万状，幸好别动队动作迅速而隐蔽，未被敌舰察觉，于翌晨3时许完成任务后安全返航。是日，新洲方面果然发出巨大的爆炸声，经侦察悉知，中国军队所放漂雷所发效果，日军舰队在前进中被炸沉两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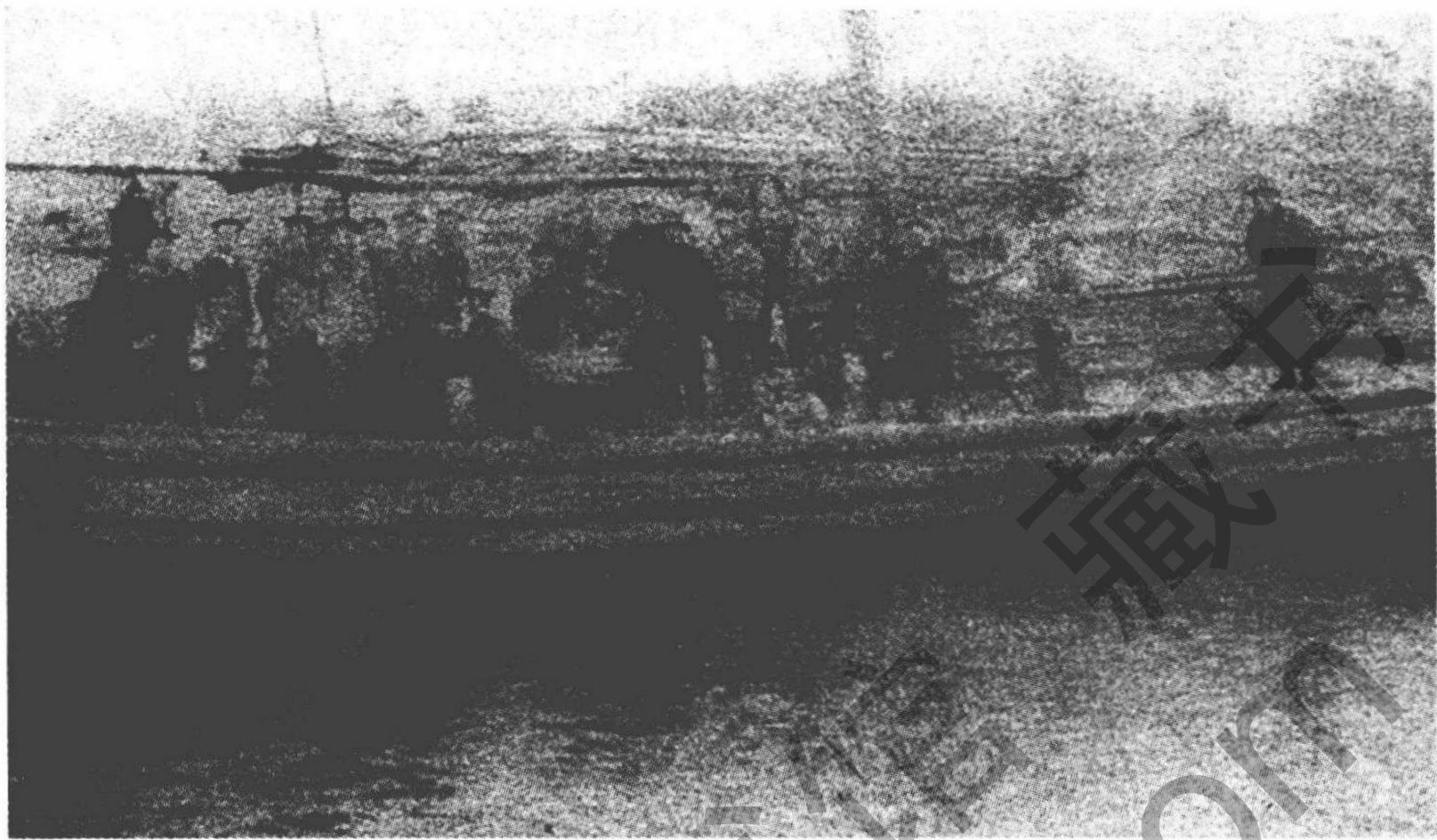
海军在长江施放水雷

在贵池方面，因接近战区，交通不便，一切供应材料缺乏，在极其困难之中，中国防守部队仍积极进行布放漂雷。海军官兵隐伏在岸边深山之中，锯木制板，自行改造民船，利用手工布雷。设备制造完成，继续进行布放工作，昼伏夜出，经过三夜的冒险工作，于9月11日晚完成。9月中旬，田家镇发生激战。先是日军攻陷九江之后，日舰即于二套口、新洲一带从事活动，得知中国军队早有戒备，改变沿江西犯的企图，而采取进攻广济，切断田家镇、蕲春的交通，进而威胁武汉的阴谋。

9月7日，广济失守。14日，日军在马头镇以东登陆，中国守备部队转移阵地。马头镇失陷后，南岸的武穴一带雷区逐渐无法控制，江防亦因此而告急。

9月18日，日舰两艘驶至晒山附近，中国军队炮台用突击的手段向日舰发起炮击，日舰遭炮击，猝不及防，一舰中弹负伤，仓皇下逃。

9月20日，日舰6艘，乘雨雾迷蒙，掩护汽艇11艘，大举向中国军队炮台进攻，遭炮台上官兵奋勇迎击，并以极准确的射击，轰击日舰，将敌击退。



海军在长江上布雷

旋即，日军巡洋舰、驱逐舰各两艘，以猛烈炮火向炮台轰击，炮台官兵勇猛还击，双方炮战激烈，日军终不支而退。

21日，日军汽艇14艘上驶企图扫雷，中国军队炮台发现后，等其迫近，发射子母弹多枚，轰击犯敌，当即击沉敌舰8艘，其余6艘狼狈向下游逃去。

22日，日军浅水汽艇10余艘，企图突破中国军队的要塞阵地，续向上驶，中国沿江守备部队当以榴弹炮轰击，弹着点时有偏差，使敌艇迫近至6千码以内距离，炮台指挥官立即命令发子母弹，敌舰一艘中弹爆炸，日军反复攻击见不得逞，退去。

23日，日军汽艇在上果湖附近企图偷渡，又被我炮台发觉，又发射子母弹向敌轰击，再次击沉两艘，是晚，南岩守军因战略关系奉命后撤，富池口要塞遂告陷落。

25日，日军以陆、海、空军全力进窥田家镇要塞，日机终日临空投弹助战，日舰以浓密炮火协攻，田家镇要塞陷于惨烈激战状况，中国军队第1、第4两分炮台是日同时被炸，而日军地面部队已进至崔家山附近，日军汽艇驶至富池口活动，中国军队炮台虽两分台被炸，但仍发挥高度的威力，向日军还击，击沉击伤日军舰艇数艘。

26日，日军由崔家山等处向中国军队继续猛冲，马口于此时失守，形成对田家镇四面包围之势。田家镇各炮台官兵坚决死守，誓与阵地共存亡，依然屹立不动。27日，中国军队炮台击沉窜入黄莲洲的日军汽艇两艘。入晚，日军舰艇10余艘突向炮台猛击，中国军队炮台以轻重机枪向日军集中射击，

日军伤亡惨重。

28日，日军又集陆、海、空军全力再度向田家镇炮台猛攻，弹落如雨，攻势甚为猛烈，同时有汽艇20余艘，满载日军士兵，在陆、海、空军的掩护下，于盛塘附近强行登陆，随即迫近马家山附近，离炮台仅数百公尺。中国官兵在此危机之中，据守沿江战壕，以机步枪顽强抗敌，自9月17日起至18日止，日军平均每日对炮台发射约500余炮弹，炮舰发射在千枚以上，田家镇无论海军工事或炮兵阵地全部被毁。

当田家镇危急之际，中国海军为加强防务，在黄颡口、沙镇间布放漂雷120余具于田家镇一段。布置固定水雷400余具。入晚，田家镇守军及炮台奉命撤退，田家镇亦告陷落。

由于海军布雷甚多，区域甚广，虽田家镇已放弃达十日之久，两岸中国守军撤尽之后，日军舰队仍未敢深入。于是敌人乃采取大迂回之手段，向葛店施行包围攻击。因为日军迂回行动，致中国葛店守军陷于三面包围的苦境。

10月22日，日舰由三江口溯江而上，触发浮雷，日舰两艘当即被炸沉没。24日午后，日军企图在赵家矶登陆，被炮台守军又击沉汽艇两艘。25日清晨，敌在汀桥镇及葛店公路间分两路向要塞进犯，并以气球指挥炮兵对中国军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以飞机轮番轰炸，至17时许，中国军炮台发现指示退却信号，入晚中国官兵将炮栓拆除，放弃葛店。此时，大武汉保卫战，已按蒋介石之意图，达到了消耗、打击日军之目的，于此日放弃武汉。

24日日军飞机终日不断对金口以上，城陵矶以下往来搜索，猛炸中国海军“中山”、“楚同”、“楚谦”、“勇胜”等舰艇，发生恶战。“楚谦”、“勇胜”、“湖阜”等舰艇在弹落如雨之苦况之中冲出重围，楚同舰则于嘉鱼附近被炸伤。“中山”舰与日机战斗至为激烈，达3小时10分，日机6架向该舰集中攻击，轮流投弹，该舰以全舰火力集中还击，然而日机低空投弹命中率甚大，因之该舰船尾左舷首先中弹，锅炉被炸，抢塞无效，不久船舱进水达4尺之多，舰体逐渐向左倾侧，此时舰首又告中弹起火，情况极为危急。



航行在长江上的中山舰



殉国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

当时舰长萨师俊在望台指挥作战，不幸脚部炸断，臂部中弹，各官兵在望台执行任务者，莫不前赴后继，英勇奋战，其战况之剧烈，死亡之惨重可谓空前。当萨师俊舰长身负重伤，神志尚清醒时，依然发布命令，将舰艇设法搁浅，无奈机件被炸坏，前舱着火，而消防设备均已损坏，灌救工作极感困难，同时由于日机仍不断轰炸，舰上血肉横飞，伤亡枕藉，以致该舰随水漂流。舰长萨师俊仍坚守望台，其他官兵看舰体将沉，强背舰长下舢板离舰，划至离舰不远，日机又俯冲而下

射击，在敌人猛烈火力下，萨师俊以及其他官兵饮弹殉职，舢板沉没。此时，“中山”舰已倾斜约40度，刹那间舰首突昂，旋即沉没，至此中山舰及全体官兵，均为国壮烈牺牲。

当日军全力注意武汉方面的作战时，中国海军总司令部以城陵矶为荆、湘门户，防务至关重要，逐编成洞庭区炮队，分驻于临湘矶、白螺矶、洪家洲、杨林矶、道人矶等处，设置炮台、安装海炮，并计划将湘河、荆河处处布雷封锁。

荆河方面，将金口、嘉鱼、新堤、临湘矶、道人矶各地，均于1938年7月划作布雷区域，勘定掩护阵地，构筑防御工事。

洞庭湖方面，亦分别划定雷区。于金口、城陵矶、岳州、长沙各处配备舰艇，以固后防。

1938年7月21日，日机27架飞临岳州，以中国舰队为目标，大肆轰炸，各舰集中炮火予以抵抗，“民生”、“江贞”两舰重伤，各舱均先后进水，不得已各舰移至搁浅处。此时运输舰安定号受损较重；另有炮舰两艘、民船三艘，均被波及，安定舰副舰长受伤后殉职，员兵死伤数十人之多。

10月21日，“永绩”舰在新堤被日机炸伤搁浅，“江元”舰在岳州被日机袭击，舰身损坏多处，官兵伤亡亦多，但舰上机件无恙，尚能航行可突围脱险。然而，因蒲圻的日军进入路口铺车站，中国守军后撤，不得不将重伤

搁浅的“民生”、“江贞”两舰自行炸毁，“永绩”舰于新堤焚毁以免资敌。

11月8日，临湘矶发现日军舰艇，经中国军队临湘矶、杨林矶两炮台发炮猛轰，卒被击退。接着日机多架，在城陵矶、临湘矶、道人矶上空投弹，中国炮位受损颇重。9日，又有日机多架，轮流在洪家洲上空投弹；同时洪家洲背后芭蕉湖中发现日军橡皮艇企图偷偷登陆，同日道人矶炮台附近，也发现日军汽艇，经守军开炮阻击，日军登陆未能得逞。之后各炮台奉命后移，其时石首、藕池等处已在布雷中。各布雷艇船在日军空中猛烈攻击中，受伤艇船计有“义胜”、“勇义”、“仁义”三炮艇，“四号”、“六号”两炮船，11月11日同时在藕池口烧沉，官兵死伤亦重。

日军步步紧逼，中国海军总司令部派第1舰队司令陈季良前往宜昌，第2舰队司令曾以鼎前往沙市，亲自坐镇指挥作战。封锁湘江计划，由湖南省政府征集船只交海军执行。11月9日，海军尚未拿到船只，城陵矶已落日军手中。12日，岳州放弃。海军总司令部为防止日军深入，将洞庭湖航行标志一律拆除，并在白玉圻、营田滩等处布设水雷200余枚……

惨淡经营的中国国民党海军，在长江沿线的节节抗日之中，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但是，他们忠于职守，用身躯筑成了长江防线。在他们当中有：少尉电信官陈传滂、大队长尼庆鲁、上尉艇长严传经、少尉分队长祈国志、少尉分队长车连祺、准尉司书曹守樵、准尉电机副军士长李师谦、见习少尉高昌衡、副艇长张天滋、“中山”舰舰长萨师俊、航海员魏行健、上尉副舰长林春所、少校舰长李锡熙……很多很多，长江两岸的青山为他们作证。

第六节 第5战区江北作战及放弃武汉

一、黄（梅）广（济）阻击战

武汉会战在长江两岸同时展开，交错进行。在江南第9战区主要于鄱阳湖以西沿南浔路一线、瑞武公路一线与日军激战；在江北第5战区主要于大别山南麓、大别山北麓与日军激战。其间大小战斗数百次。

日军为开辟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的道路，其大本营于5月29日即命令华中派遣军与中国方面舰队协同，从芜湖向西沿长江两岸攻占安庆、马当要塞、湖口要塞、九江等地，以此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敌酋畑俊六命令波田重一支队（台湾旅团）、海军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陆战队、第2联合航空队溯江进攻安庆、马当、湖口、九江；第6师团从合肥沿陆路攻占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宿松、黄梅，策应沿江向西进攻的部队作战；陆空军第3飞行团协同陆上部队进攻。第6师团6月2日开始按指令发动进攻，波田支队和近藤所部也于6月10日溯江西进。日军水陆两路进攻均遭到中国守军的抵抗，但中国长江北岸守军26集团军徐源泉部、27集团军杨森部抵抗不力，连连丢城失地。

6月8日舒城失陷之后，陆路日军直逼桐城；水路日军11日夜已达安庆下游20公里地段泊舰登陆，安庆告急。蒋介石急电李宗仁转徐源泉，“限两小时（到）。潢川李长官转徐总司令源泉：O密。该军三师之众当两三千之敌，使敌如入无人之境，既失合肥，复陷要地，以致安庆告急，将何以自解？着该军迅速侧击向安庆突进之敌，否则安庆失陷，该总司令须负全责。”^①

负责防守安庆大关阵地的第27集团军杨森部只作了一般性抵抗，未作有力之坚守，日军波田支队6月13日即攻破大关阵地，随即安庆失守。同日陆路日军攻陷桐城。安庆是长江北岸武汉外围的重要门户，安庆的失守。对战局影响极大。为此军令部长徐永昌致电第27集团军驻鄂办事处，提出了批评：“……据报犯安庆之敌只陆战队数百（实际有2000余人），未经力战，轻弃名城，腾笑友邦，殊属遗憾。委座对杨总司令森极器重，徒以御从关系，尚祈转致杨总司令努力前途，有以自见，最小限须固守潜山、石牌，以策马

^① 《李品仙致李宗仁转徐源泉密电（1938年6月11日）》（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70页。

当封锁线之安全为要。至于舒、桐西方山地并太湖，如有余力仍望兼顾。”^①

为扭转战局，蒋介石6月14日发出“训令”：“（一）徐（源泉）部主力：速求舒城方向之敌，击其侧背。（二）杨（森）部主力：死守上下石碑、潜山待援，虽牺牲至最后一人，不得擅退，以掩护马当封锁线，并须与望江江防部队确取联络。……（四）杨总司令对太湖正面，须酌派队直接守备华阳、望江……”^②还指派第9战区部队及江防司令部加强华阳、望江、宿松附近要地的守备。

日军以4个联队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于6月16日采取正面进攻与两翼迂回包围的战法，猛攻潜山。中国守军杨森部与敌激战，至18日潜山失陷。据李品仙6月19日致蒋介石密电：“潜山已于巧（18日）午复失陷，杨部之大部似退入潜山西南高地线，其一部现尚在桃花铺附近，太湖空虚，无兵布防。”^③情况危急，李品仙急令杨森部死守现地，并令徐源泉部增援。中国守军退至距潜山约二公里的潜水西岸陆家店、高家集、河头铺、林家坂、王老屋以及潜山西北的古河洲、野人寨一线与敌对峙。日军强渡潜水河，占领了潜水河西岸的河头铺阵地。日军还以一部由潜山向南攻击，占领了怀宁县城（石碑镇）。

杨森第27集团军，因连续作战时间较长，战斗力较弱，7月6日调后方黄陂休整。潜山正面太湖县防务由广西韦云淞第31军接防，宿松县由刘汝明第68军防守。在这一带设防的还有王缙绪第29集团军、徐源泉第26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等部，均以大别山为依托，面对潜山、太湖、宿松、黄梅公路，以侧击敌人。

溯江西进之日军，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但日军不顾中国空军的轰炸和两岸火炮的轰击、水雷炸击，疯狂进攻马当要塞，6月26日，马当要塞失陷，长江门户洞开。随之，29日彭泽失陷，7月4日湖口陷落。随后日军又增兵猛攻九江，7月25日九江陷落。与此同时，在长江北岸的日军第六师团占领潜山后，即在该地休整一个多月，其间有2000多人因得疟疾病而减员。7月24日，该敌发动了向太湖、宿松、黄梅方向的进攻。日军经过24、25、26三天的连续作战，占领太湖。中国军队26日晚依托太湖城西南的凉亭

^① 《徐永昌致27集团军驻鄂办事处主任电稿（1938年6月1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72页。

^②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38年6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71页。

^③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6月1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73-674页。

阵地和附近山区开始大规模反击。激战开始后，双方都相继增调部队投入战场，为一座山头、一处村庄相互反复近战拼搏争夺，激战后不少村庄的房屋倒塌，大大小小林带起火，使原为绿枝满山的林区变成一片焦土。仅存的村庄的墙上、林区的树干上处处可见密密的弹痕。经过三天三夜的反击，杀伤大量敌军后，中国军队撤退。日军继续马不停蹄地进攻，8月1日占领宿松，随之向黄梅发动进攻。

刘汝明第28军团部队守卫黄梅，日军第6师团第13、第47两个联队，直逼黄梅城下。8月2日，日军飞机20多架，连续轰炸黄梅11次。

当日晚，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和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由浠水出发，视察黄广前线，3日晨抵广济，召集第28军团军团长刘汝明、第84军军长覃连芳及附近布防的师长等前线将领，了解战况，部署阻击敌军。据刘汝明的战报：3日凌晨，日军由东南两面总攻黄梅。我守兵一团誓死抵御，伤亡过半。至暮8时30分，城被敌炮毁数段，敌乘机涌入，发生激烈巷战。

“我虽数度突击，终以众寡悬殊，未能将敌逐出城外。至9时30分，我乃移至城西既设阵地，与六九一团会合整理阵势，阻敌西进。”^①

敌第6师团占领黄梅之后，因一路进攻伤亡太大，即在黄梅暂停攻势补充。

“刘汝明部在宿松、黄梅作战，一因部队不完整，一因北方士兵不习湖沼地作战，且水土不服，官兵患疾太多，故不甚得力。”^②

白崇禧在广济随即“令刘军团逐次抵抗，务须固守大河铺附近之线，同时策应攻击部署”，并将第7军调至英山、第86军调至浠水，孙连仲部调至宋埠，以加强守备。

8月中旬，日军第2军第10、第13师团已在合肥集结；第11军指挥所已进入九江，第6师团在黄梅地区，第101、第106、第9师团已集结于九江周围；海军、空军均进入预定地点，做好进攻准备。日军大本营8月22日下达进攻令，要求各部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击溃中国军队主力，攻占武汉。

敌军依令行动，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攻势。日军筱塚义男第10师团从合肥西进，经与于学忠部第114师683、684团激战两天一夜，30日攻占了六安。随后攻向黎集、石佛店、固始。第13师团荻洲立兵部向霍山进攻，经与

^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8月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95页。

^② 《白崇禧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8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94页。

冯治安部第37师激战两昼夜，29日占领了霍山。

与此同时，在大别山南麓，中国守军组织了对日军的反攻。第7军张淦部26日克复太湖，随后进攻宿松，并于28日克复宿松。

徐源泉部也于26日克复潜山。敌军守备上述三座城市的兵力较少，面对中国守军的反攻，稍作抵抗即行撤退。日军主力向黄梅地区集中，目标是进攻广济，而以安庆顺长江西上为补给线。

8月底，中国统帅部调整了部署：（一）薛岳的第1兵团、张发奎的第2兵团集结于瑞昌、德安以西附近山区，准备聚歼西进之敌。（二）李品仙的第4兵团，加强黄梅地区的防守，阻止敌军西进。（三）孙连仲的第3兵团指挥所设于商城，主力在小界岭、麻城地区集结。（四）宋希濂的71军在商城以东的史河两岸叶家集地区集结，准备与由六安、霍山西进之敌决战。（五）张自忠的59军，除留一部在信阳、武胜关之间并准备交防外，主力东开大别山北麓之潢川，以增强信阳以东之防守兵力。（六）韦云淞的31军，以一个师进抵流波瞳，策应冯治安的77军，守备立煌地区。

在广济方面，日军飞机8月31日开始轰炸广济城和附近中国守军阵地，一连轰炸数日，每日轰炸多次。9月2日9时，蒋介石致电白崇禧、李品仙：

（一）敌有变更联络线，于小池口方面，以一部守宿松、二郎河，掩护其侧背，以主力直冲广济及张家螃之可能。（二）应以刘汝明、王缙绪、覃连芳三部死守广济主阵地，并推进何知重（86）军于该阵地近后方为预备队，以期确保该地，掩护田家镇要塞，因该地以西无良阵地也。（三）其余各军应以重点指向宿松、黄梅中间地区侧击敌人，方能有效策应广济战斗。如因移动兵力时间不许，亦应逐次注入主力于该方面。对宿松以东，仅以徐源泉部担任牵制的攻击可矣。孙连仲集团应推进宋埠。^①

广济方面的防务，由覃连芳第84军两师附区寿年176师及刘汝明军团担任广济正面防守，萧之楚26军两师担任大金铺以西至田家镇以北防守，王缙绪第29集团军则在苦竹口至二郎河之线防守。日军发动对广济的进攻，广济正面阵地受攻首当其冲，激战随之发生。

在广济正面龙头寨、大小坡、沔烟寨一带布防的第84军刘任188师、凌压西189师虽遭日机疯狂轰炸，仍坚持苦战，阵地岿然不动，阻击战取得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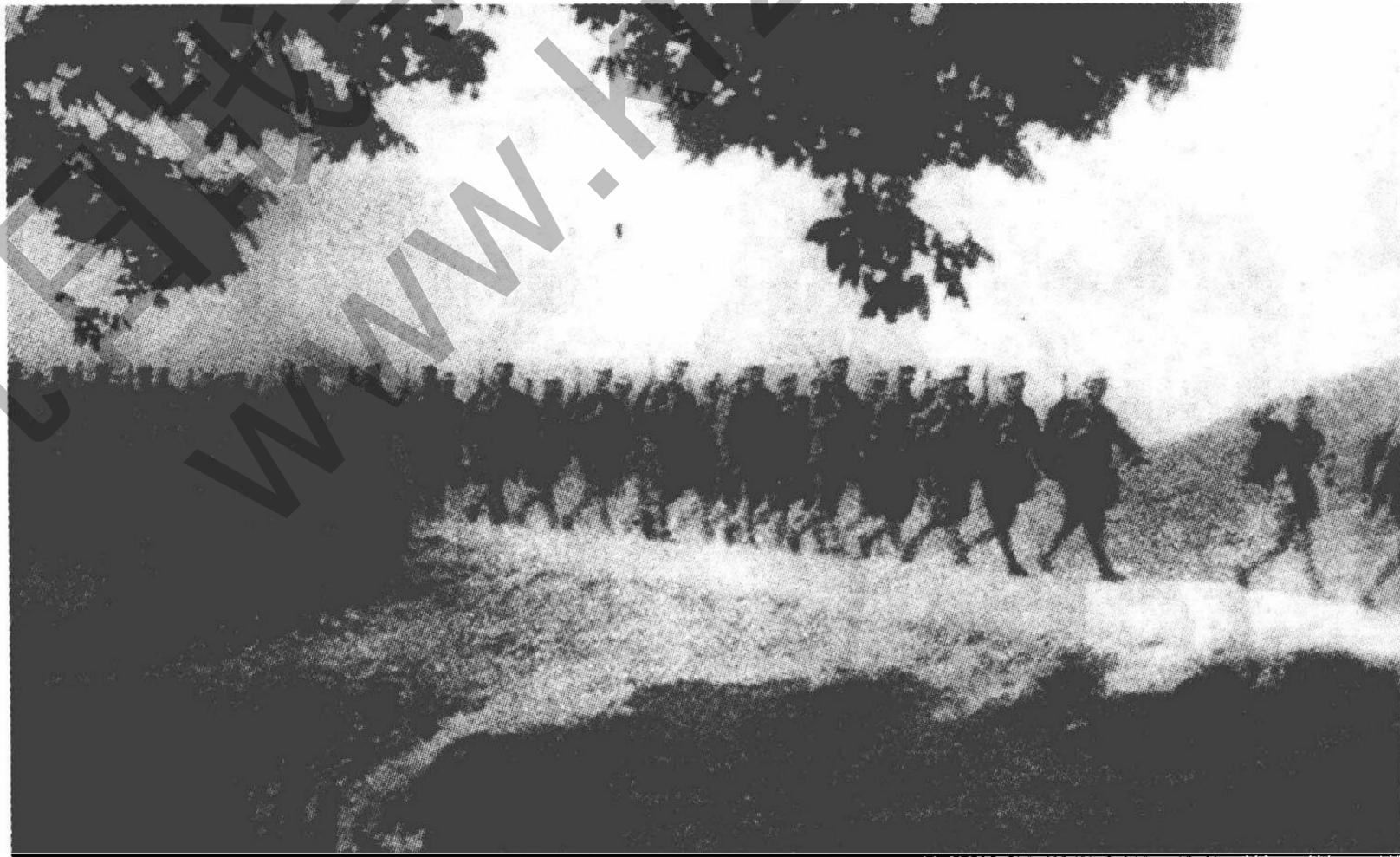
^① 《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1938年9月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7页。

好战果。

第84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组成的部队，由广西的地方民团部队改编而成。该军下辖188师和189师，188师主要军官整个由陆军军官学校教职员充任，189师主要军官是由前线和后方凑集起来的，军长为覃连芳。1938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后渡江入侵小池口，第84军即奉令与友军一起参加战斗。第189师开赴黄梅，以县城为据点，堵击由小池口来犯之敌。第188师除留一团预备队外，其余两团协同友军固守广济县城。因黄梅县城四面开阔平坦，没有依托，而且城墙又不坚固，容易被日军包围冲破，军部决定第189师转到大洋庙山口一带，以黄广公路各要点为前进阵地。第188师亦转移至大河铺附近。各部队一到阵地即迅速构筑工事，但由于没有工兵，步兵随身携带的作业工具又缺少，工事进度非常缓慢，还未及加强，日军即已逼近。

广西部队是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省内采用兵役制，提倡尚武精神，且民风强悍，因而有较充足的兵源。广西军非常重视班长的作用，除了对班长进行各种训练之外，还非常重视其实际带兵的作战经验，部队战斗力较强。抗战期间，日军对广西部队相当畏惧，因为广西军具有勇猛、顽强的韧性和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风格。他们在进攻中的攻击精神，火力组织，部队运动，迂回包围，协同配合都恰到好处；在防御中的工事构筑，火力发挥，预备队使用，机动出击，进行白刃格斗等都别具一格。

日军发动对广济的攻势之后，步兵、骑兵、炮兵在飞机掩护下，集中全



增援武汉战场的广西部队

力向第84军第189师守备之大洋庙山口阵地大举进攻，先以炮兵和飞机向中国守军阵地前后方猛烈轰击，继以骑兵领先冲锋，这是日军陆军作战的一贯战术。

第189师凭借工事，在没有空军和炮兵支援的情况下，组织极为稠密的火网封杀日军。特别是占据了有利地形，阵地前的地势开阔平坦，迫击炮和重机枪都能发挥很大效力，所以士兵士气相当旺盛，虽伤亡40余人，但将大量日军射杀于阵前战壕附近，日军进攻第一天竟未越雷池一步。

日军为避免中国阵地火网稠密的损害，即利用黑夜向第189师阵地左翼据点前线的小高地袭击，来势极为凶猛，中国守军英勇抵抗，黑夜混战，不分敌我，短兵相接，即大声喊“杀”，喊“冲”，来识别敌我，以免杀伤自己的战友。高地上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不绝于耳，小高地两度失而复得，拂晓前乃将日军击退。

这个高地为中国军队阵地关键，它的得失与整个战线的胜败有直接的关系。地形上，它是纵贯中国军队阵地前后方较高山脉的前缘，如果它一失陷，日军即可沿山脊直趋中国守军后方，左可席卷第二线川军大部队阵地，右可俯射189师大洋庙山口地里的全部战壕。中国守备部队主力全控制于这一方面，一遇战况紧张，各级指挥人员都到这一地区督战。所以开战后，日军一连4个昼夜，集中全力，调动各个兵种，企图夺取这一阵地，都未得逞。甚至开战后第五个晚上，守备在大洋庙山口田地里的189师1106团团团长黄伯铭，由于几天来被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吓破了胆，连夜将全团部队撤离战线，躲到山沟里，自晚上12时至次日拂晓，该团守备的战壕里空无一人，而日军仍不敢突进，他们也被打怕了，害怕突进后，会被第189师据点上的火力封锁，进退不得。

但是，日军仍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利用飞机和远程大炮连续向这一据点轰击，至第六日竟将第189师据点前缘和山腹两道战壕炸为平地，该师伤亡惨重，不得已转守据点上顶界线的最后一道战壕。日军利用烟幕掩护，企图以骑兵快速冲入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即以轻重机关枪对准烟幕，并准备好大量手榴弹，在日军未露出烟幕前绝不射击，待其一出烟幕，即以密集火力猛烈轰击，把日军打得人仰马翻，终于不敢再向这一地区进攻。

开战几天后，日军感到大洋庙阵地不易冲破，遂将主力转移到大河铺方面，向第84军右守备区第188师阵地发动攻击。第188师师长刘任系陆大出身，一向从事教育工作，不敢接近前线，派副师长刘建常到前线指挥。而刘建常也是一向在军校干教育工作，毫无作战经验。到前线后，对敌情毫不明了，与左翼友军第189师师长凌压西又缺乏联络，却草率决定：“明日拂晓

攻击。”

翌日拂晓后，盲目发动进攻的两团，被日军阻击于日方阵地前的铁丝网下，日军利用炮兵集中火力向中国部队后方作阻隔射击，以制止中国军队后退，并隔绝后备部队的增援。进攻的两团，遂陷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经总预备队的增援伏击，日军撤退。但第188师损失极大，进攻的两团中，一团损失兵力一营以上，一团牺牲两连多人，陈尸于日军铁丝网下，未能运回收殓。

第二日，区寿年第176师前来接防，第188师后撤，作总预备队。接着，区寿年师布置反攻，其部被围于双城驷附近。区寿年打电话向刘建常求援，刘即亲率两团，分别占领彭家坳两侧4座石山，命一营向双城驷出击，结果陷于敌人重围之中，全营覆没。

刘建常命部队驻守石山上，山上多是顽石，不能施工筑壕，指挥所则设在最右一山之山脚下，既不能展望敌情，也不能窥视前线。日军飞机来侦察，在彭家坳上空盘旋，施放烟雾作标记，指示炮兵以射击目标，日军炮弹随即纷纷落下。驻守山上的第188师官兵，目标显露，死伤惨重。

第188师经过两昼夜战斗，坚持不住，仓促撤退。该师放在某庙中的众多弹药和其他军用品，尽告损失。刘任师长来不及报告军部，仓皇率右翼之一部向后方撤退，并且退到了军部后面。该师散兵涌进军部附近时，覃连芳军长才发觉第188师已全线崩溃，气得暴跳如雷，大声喊杀，旋即打电话命令第189师撤离阵地，转进到浠水集中，并令凌压西师长把扣留在师部的逃避战斗、率队擅离战线的第1106团团团长黄伯铭，就地执行枪决，不必再解军部。覃连芳当时还说黄伯铭固应处死，刘任亦应严办。但刘任的严办却不是覃连芳的权限，只能交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处置。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是广西部队，在不同将领指挥下，竟有如此截然不同战果，由此可见一位杰出的指挥者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和作用。

与此同时，刘汝明的第68军在广济凤凰寨、猫儿山、大风寨一带与来犯的日军展开血战。该军组织大刀队曾在猫儿山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大刀队多系山东河南大汉，武术、刺枪术技艺精湛，功底深厚，而且士气高昂，杀敌心切，一举歼灭日军300余人。敌军惨无人道，无视国际公法，竟对刘军施放毒气，毒死400多名官兵。

据李品仙9月2日致蒋介石密电综合战报，广济方面9月2日的战况是：

上午敌以优势步兵约一联队，空、炮兵协同向刘军团119师笔架寨、凤凰山阵地猛攻甚烈，并以烟幕射击。该师官兵亦颇奋勇肉搏，卒以屡次作战

伤亡惨重，不得已复放弃该阵地，现该路敌人已进至恶金寨附近，与176师于恶云寨、香炉山间地区剧战中。双城驷之敌，本日亦以步兵两三千人，协同空、炮向188师正面猛攻，并以一部迂回至双城驷北侧孔家湾附近。该师以屡次出击及受空、炮轰炸，死伤颇大，双城马四又被敌突破，现在大坡附近与敌抗战中。敌又一部约一联队，本日仍与189师在大洋庙以南地区巨双合尖、鹅公岭之线对峙中。我军各部因疟疾流行，减员甚大，又以作战以来，迭次攻击黄梅，损伤尤巨，以84军176师及刘军团为甚。兹为调整阵地节约兵力起见，部署如下：

（甲）176师因连日鏖战，死亡过重，现复受香炉山及十里铺两面敌人之威胁，拟令其撤回荆竹铺整理。

（乙）86军即在笔架山、田家寨、南无井之线占领第二线阵地。

（丙）刘军团以其残余部队，集结固守大佛寨、观音寨、团山河附近原阵地。

（丁）26军以一部接替刘军团吴文贵附近之防务外，右翼无变化。

（戊）84军之188及189两师，因连日在苦竹口、桃子山一带与数次在普天寺、芭蕉丰一带出击，已受重大损失，近数日且该军石家湾、于家湾、英山咀一带前线阵地，终日受敌炮行地区之轰击，伤亡更多，拟令撤守后湖寨、鹅公岭巨大洋庙之线。

（己）31军135师，除以一部增防大洋庙方面外，其余主力扼守鼓儿寨、后湖寨既设地线。131师明日可到达广济附近，作为兵团总预备队。^①

9月2日激战终日，中国守军伤亡惨重，84军连日作战已损失二分之一以上，176师也伤亡二分之一左右，刘汝明军团119师及31旅，“每团仅剩两三百名，合共不过千余人。”^②

该部原来人员就不足额，兼之疟疾流行，病兵已占三分之一，第84军病兵也占四分之一以上。靠这些减员严重的部队与敌死战，虽暂时阻止敌军未能深入，但很难持久维持正面阵线。相近的萧之楚26军担任田家镇侧背守备任务，无法抽调过多兵力增援正面，李品仙仅调萧军一部接防刘汝明军大金铺以东至吴文贵防线，刘军相对集结兵力固守正面现阵地，但萧军正面又过

^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6-717页。

^②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8-719页。

广，兵力单薄，若遇敌军从龙坪方面攻击，很难阻止敌军。李品仙调在二郎河、渡头桥之线尚无战事的29集团军侧击后山铺、大河铺敌军之侧背，以牵制当面之敌，协助正面作战，但该军“行动延迟”，未有动作，缺乏“协同精神”。^①

李品仙调刘士毅第31军由英山赶来增援，但2日仅赶到三个团。这样一来，广济正面阵地，终为敌军攻占，中国守军已无力反攻，于午夜放弃一线阵地，撤退至第二线阵地。李品仙调整部署，以刘汝明军固守团山河、观音寨、蓝家湾、兴隆寺、大佛寨既设阵地，以何知重军固守笔架山、田家寨、南无井阵地，以第31军之135师两个团扼守生金寨、鼓儿寨、后湖山之线，以第84军沿后湖寨以东经鹅公岭巨大洋庙、土包之线设防，176师撤回荆竹铺附近整理后策应135师，并以一部增强正面之兵力。第131师为总预备队。李品仙深感正面兵力损失过大，机动兵力太少，对坚守广济正面阵地缺乏把握。

9月4日、5日，日军继续猛攻广济中国守军前沿阵地，飞机、大炮对中国守军阵地及广济城狂轰滥炸，每日投弹数千枚，广济城及前沿阵地多处被炸成平地，一片焦土。军民尸体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及城外阵地前沿，尸陈露野，惨绝人寰。中国守军在各残存阵地，与敌军拼杀争夺，反复肉搏，战斗异常激烈和残酷，双方伤亡均很严重，中国守军伤亡更巨。战至6日午后，广济前沿阵地多处丢失，且部队伤亡严重，李品仙兵团预备队已全部用尽，再无机动兵力，无力抽调兵力反攻。坚守残存阵地，必将全军覆没，李品仙经请示白崇禧同意，于6日晚8时下令正面残存阵地上各部“向广济西北方高地转进，并指定第26军协助田家镇第二军之作战。尔后拟立于外线作战地位，依机动的攻势，予敌打击。”^②

广济失陷，黄广战役结束。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总结教训道：“近自广济会战，时仅一周，而前方官兵伤亡极众。且在敌炮、空威胁下，虽尽极大努力，而阵地终不克保。则以敌我装备悬殊，制空无权，阵地相持，良非上策。若部队脆弱，则辄三二日即不能成军，乃战术无灵，指挥棘手。职身临前方，深思对敌之策，唯有取机动态势，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一年以来计划作战

^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8-719页。

^②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23页。

者，率以装备相等之战术，因袭应用，原则未尝不合，胜利卒归泡影。尤以积兵愈多，损害更巨，实力消耗，远逾于敌。设非改变战法，不但胜利难求，且恐持久不易。今对广济及商固之作战，拟即遵照前次俞部长携来手令及昨由林次长传示要旨，照利用大别山山地，改取机动配置，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联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如此，则易死路为生机，变被动为主动，将士乐于效命，抗战可期长远延迭。”^①

白崇禧的总结，极富见识，尽管付出的代价和学费太昂贵了一点，但若真正汲取教训，则大为有益。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广济失守之后，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麻城宋埠。广西部队第84军伤亡惨重，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将第188师的残余士兵调拨充实第189师，军官遣回广西重新组训部队，对于有严重失职责任的败将刘任师长和刘建常副师长，则调至军训部另有任用。对该二人未径奉令即擅自脱离战线之事的处置不了了之。全军上下，多啧有烦言。应当说这是白崇禧有失公允之举，大有徇私护嫡之嫌。

二、逐鹿大别山

日军进攻武汉，原订北部经陇海线到郑州，再由郑州沿平汉路南下，南部从九江向西沿长江两岸攻向武汉。其间因守军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以水代兵，造成了豫东地区一片泽国，日军无法通过。因而北路改由合肥向西，一路绕大别山以北的六安、固始、潢川、罗山，再经平汉路南段的信阳，沿铁路以西地区南下攻向武汉；另以一路从商城南下，横越大别山，经麻城、黄陂，从东北方向接近武汉。

进攻武汉的时间，日本陆军曾一度有推迟的考虑，因为8、9月份为盛夏季节，武汉地区非常炎热，若因中暑而减员得不偿失。但是，海军却不同意这样的安排，理由是：这个时期正是长江丰水季节，江面广阔浅滩极少，便于大型船只溯江至武汉地区协同作战。日本陆海军一向矛盾很深，互不服气。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之初，向国家提供了步、骑、炮勤王部队，使睦仁天皇得以荡平国内诸藩阀而统一了日本，因此，陆军在日本国内成为名副其实的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的强大势力。陆军不把后期成立的海军放在眼里，事事

^① 《白崇禧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24页。



日军向大别山进攻

进行牵制。海军也不甘示弱，与陆军展开明争暗斗。

结果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武汉作战开始时间为8月27日。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六安、叶家集地区，在8月28、29、30、31四天里，全为晴天，气温持续高达摄氏43度。在行军作战中，日军连连发生中暑晕倒而被送后方急救站者。据日军第2军“阵中日记”记载：因中暑、霍乱以及疟疾而入院治疗的高达25000人，死亡约900人（内约300人死于霍乱）。

在信（阳）罗（山）方面，日军行动方案为：以第2军第10、第3师团，于六安、叶集击溃当面中国守军，经固始、潢川、罗山攻占信阳，击溃中国在该地守军主力，遮断平汉线，然后沿平汉铁路及以西之应山、安陆、云梦、汉川、汉阳，迂回至汉口西南的长江北岸，配合第2军在长江北岸的部队和海军攻占武汉。第2军第13、第16师团，由六安、叶集攻占商城，然后向南经沙窝、小界岭及两侧地区，横越大别山，从麻城、宋埠、黄陂，协同沿长江西进的第六师团攻占汉口。

第5战区长官部为达到牵制、消耗日军的目的，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进行了新的作战部署，主要原则是对日军可能通过的各地区进行大纵深的多层设防，以迟滞、消耗日军。

第5战区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的具体作战部署为：

孙连仲之第3兵团，位于大别山以北之六安、叶家集、商城、固始、潢川地区，阻敌西进和防止敌横越大别山。为迟滞敌人行动，已将这一地区公

路予以彻底破坏。初期防御重点为叶家集史河两岸及商城至麻城之横越大别山通道。其中，张自忠之第27军团，防守罗山、信阳及信阳以南之武胜关；冯治安之第77军，位于六安叶家集公路以南之霍山、青山镇、两河口一带；于学忠之第51军，位于史河以东之叶家集、熊店、开顺街、八里滩、独石镇、麻埠地区；宋希濂之第71军，位于叶家集史河西岸之石门口、富金山、丁巴店、刘家岗、下板桥地区及固始、三河尖方向；田镇南之第30军，冯安邦之第42军，位于商城地区，阻敌横越大别山。

李品仙之第4兵团，位于大别山南部之太湖、黄梅、广济、浠水地区，游击或阻击敌军，阻敌沿江北攻向武汉。其中，王缙绪之第29集团军，位于太湖县以北之山区，进行敌后游击，覃连芳之第84军位于黄梅以西地区，张义纯之第48军位于广济以东，韦云淞之第31军位于广济以西一带。

为使各战区有力地配合武汉地区的决战，蒋介石命令敌后的部队加紧出击，并将空军部队、海军部队、炮兵部队纷纷集结武汉地区。

1938年8月27日，日军集结于合肥、九江的部队按计划开始向武汉进攻。

筱塚义男的第10师团，从合肥出发后直扑六安，与于学忠51军之牟中珩第114师相遇。该师683团、684团与日军激战两天一夜，未能抵挡住日军的凌厉攻势，因伤亡过重，退守淠河西岸。

当天夜晚，日军50人乘夜偷渡淠河，被中国守军逐回。29日，淠河东岸日军以催泪弹向淠河西岸射击，然后强行渡河，接着又用窒息弹射击，使114师一排官兵全部牺牲。日军渡河，其余各部官兵继续抵抗。677团在独山镇与日军激战，独山镇房舍全部被日军炮兵炸毁，30日日军占领六安。

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8月27日从六安东南椿树岗、孙岗地区出发，攻向霍山。荻洲立兵曾在中国陆军大学担任过军事教官，对于中国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对中国人的特点也颇多了解。守备霍山前沿圣人山的是冯治安77军冯治安第37师。守军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圣人山失而复得，日军一部在当地汉奸、土匪引导下，由小路绕至圣人山侧背袭击，上至山顶，与中国守军展开肉搏战。

29日，天气晴朗，日军空军驻合肥的第一飞行团的51架作战飞机连续出动，轰炸六安及以东守军阵地，日军集中其所有山炮向阵地轰击，中国守军三面被袭，迫不得已，放弃阵地。是日傍晚，霍山被日军侵占。

荻洲的第13师团，对中国守军发动连续的猛攻之后，乘胜前进，9月1日占领史河以东的白大畈、熊集，9月2日攻占了开顺街、叶家集，与中国守军隔河对峙。接着，第13师团在炮兵、装甲部队、空军部队的配合下，向史河以西富金山阵地发动进攻。防守富金山的为宋希濂第71军。

宋希濂，人称“鹰犬将军”，湖南湘乡县溪口人。曾祖父曾随左宗棠镇守西北边关。宋希濂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重用，官至旅长。此后为蒋介石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宋希濂请缨抗日，“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率部开赴淞沪前线作战。“八一三”抗战中，率部与日军周旋两个多月。徐州会战中，宋希濂调任第71军军长，负责围歼土肥原师团，攻击兰封城。身上的硝烟还未散尽，宋希濂又风尘仆仆奔赴武汉战场。

富金山为一扇形阵地，在公路南翼，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公路，作战地形对守军非常有利。宋希濂当即决定，将陈瑞河第36师设在左翼，钟彬第88师在右翼，另调钟松第61师开到固始，占领阵地，竭力阻击日军西进。

日军向富金山发动进攻的主要方向是第36师阵地。36师沿山腰布防，军指挥所设于山顶。日军沿山脉的棱线向上仰攻，先用飞机轮番轰炸，再用大炮密集轰击，弹落如雨，硝烟弥漫。

中国守军借助优良地势，呈梯形配备兵力，有效阻击了日军的攻击，使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宋希濂在山上经常亲临前线督战，在与日军激战的十昼夜中，宋希濂与第36师士兵同生死，共患难，守军士气高昂，精神振奋。激战十昼夜，日军始终未能攻达守军在山腰的主阵地。日本报纸不得不承认：“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

宋希濂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守军在山顶，对日军的活动、炮兵阵地、运输车队看得一清二楚，只可惜没有自己的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如果有炮兵，则立即可以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

日军因为久攻不下，派第10师团33旅团濑谷启少将率部进行支援，该部利用夜晚进行侧背迂回包围，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举击破中国守军指挥重心武庙，切断71军与后方商城联络线。可是，这一企图被派赴日军侧翼侦察的第88师搜索部队第一营营长梁筠探悉，当即报告师长钟彬。钟彬迅速抽调部队前往武庙拗口塘伏击。



指挥防守富金山的宋希濂

日军自以为行动机密，大别山区山地、丘陵可以掩护其行动，没想到中国侦察部队不仅获得了准确的情报，而且指挥官又反应迅速，抢先一步，在重要隘路布下了天罗地网，反使日军措手不及，被打得狼奔豕突，伤亡500人以上，损失惨重，狼狈撤退。

第36师是宋希濂一手训练、培养出来的一支能征善战，能打硬仗的部队，曾在上海、南京、徐州等战役中与日军多次交手恶战，战斗经验丰富，作风顽强。但经过这次战斗，第36师也遭受很大伤亡，全师经过十天苦战，尚有人员仅够缩编一个团。

日军第13师团也伤亡过半，包括大队长一级的伤亡也很多。

日军先后五次补充兵员，始终未取得任何进展。日军战后将4000余具尸体，运到叶集焚化，臭闻10余里。另据记载，日军此次攻打富金山，原为汉奸策划，日军遭受如此奇重损失，恼羞成怒，归咎汉奸，把怒气发泄到了汉奸头上，在开顺街屠杀汉奸百余人，为虎作伥者的下场，可见一斑。

军委会通令全国对宋部进行嘉奖，对宋希濂个人则颁发华胄荣誉奖章和奖状。

富金山弃守后，宋希濂军转移至沙窝、小界岭一带防守。

日军第10师团攻占六安后，向固始进发。钟松第61师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先派前哨部队与日军正面接触，打一阵后，装作力不能支的情势，故意往后撤，日军穷追不舍，待日军靠近守军前沿阵地，中国守军猛烈射击，日军猝不及防，死伤无数。连续五次冲锋皆被击退，日军恼羞成怒，向守军阵地发射500多发炮弹，以图摧毁守军工事，消灭中国守军阵地上的官兵。但是大别山地，地形复杂，靠炮轰威胁并产生不了多大威力。当日军发起第六次冲锋后，61师两个团突然从日军左右两侧冲杀上去，仿佛兵从天降，杀得日军晕头转向，混乱败退。随后日军聚集力量，调兵遣将，9月5日攻至固始城郊，6日经与守城的张自忠第59军激战，当日夜间占领固始城。

日军第10师团占领固始后，稍作休整，然后以冈田资的第8旅团为先遣队，马不停蹄地攻向潢川。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已经接到东京的训令，限令9月20日攻下武汉。

为了尽早结束战局，日军大本营又向武汉战场增添空军及化学部队。用运输舰由朝鲜运来的烟幕、机枪、各种毒气已进入长江。

据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催泪性炮弹有白边一道，窒息性炮弹有黄边两道，并有毒气手榴弹。”^①

^① 《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稿（1938年9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30页。

驻守信阳的张自忠第27军团第59军奉命据守潢川地区。第5战区司令部要求59军在潢川阻止日军西进，至少要守一个星期，以掩护胡宗南在信阳、武胜关等处集结布防。

张自忠的第59军在台儿庄、临沂会战及掩护大军撤退时伤亡过重，曾一度驻在许昌、驻马店一带整训补充。8月中旬，日军一路开始由合肥西进，第59军奉命移防信阳一带。9月初，日军进攻固始，第5战区调张自忠部前往增援。张军到达罗山时，固始已陷，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遂令张部据守潢川地区，阻敌西进。

张自忠遂命刘振三第180师26旅张宗衡部在潢川东十五里铺地区设防，39旅安克敏部固守潢川城；以李文田38师为预备队，控置于潢川西20里铺以东地区，并以一部对息县方面实施警戒。

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直趋潢川，一路向潢川以北息县迂回。进攻潢川的日军，在飞机配合下，先猛攻潢川东十五里铺。第26旅与敌激战一昼夜，将敌阻于阵前。敌人分兵一部向26旅左翼迂回，26旅旅长张宗衡命715团团团长陈芳芝率一营兵力，猛攻敌人的左侧背，激战4个小时，将迂回之敌击退。一连几日，激战昼夜不停，战斗到最激烈时，张自忠亲到潢川城门外指挥，激励官兵坚持到最后，必可获胜。广大官兵奋勇作战，遏制了日军的攻势。

日军进攻无效，改用毒气弹由飞机投掷到中国守军阵地，或由曲射炮射击，毒气呈深蓝色，使人头昏。重者中毒死亡，七窍流血，面目青黑，轻者丧失战斗力。第一线步兵，受害最深。以后有了经验，懂得了一些防御方法。每连发铁筒数个，每班一个，每人发日光皂若干块，白毛巾一条，把皂沫泡出，用毛巾吸收，围在脖子和口鼻上，以避免中毒。而日军不顾国际公法，在战争中肆无忌惮地使用毒气，罪孽尤其深重。

10日，息县城被敌攻占，敌军由息县向罗山方向进犯，张自忠部守潢川部队后路受到威胁，张遂变更部署，命38师黄维纲部分两路向北面敌军进攻，以牵制敌军西进。刘振三第180师39旅安克敏部仍固守潢川。第180师直属部队及26旅为预备队，控置于潢川西十八里铺。38师猛烈出击后，与敌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都很大。与此同时，攻击潢川的日军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势，敌军从东、西、北三方面采用包围的态势，向潢川城和城郊发起猛攻，激战两昼夜，战局呈胶着状态。敌军攻击受阻，派出一部向城南59军后方迂回，严重威胁张自忠第27军团部的安全，参谋向张自忠建议向后移动军团部，张自忠不允，决与敌死战。张立即命26旅旅长张宗衡率678团阻击向南迂回的敌军，经过半天激战，38师又派部配合，终于击退该路敌军，稳定了战局。

据张自忠9月17日致李宗仁的战报，潢川之役战况如下：“围攻潢川之敌，连日以步、炮、空联合向我猛攻，已历数昼夜，炮火日夜猛烈，飞机轮番轰炸，并使用毒瓦斯弹。我军伤亡重大，俱知坚抗，毙敌极众，现敌一面增加大部猛攻，一面以步、骑联合约两千之敌（附炮六门）迂回潢川城西，切断信潢公路，但我士气旺盛，愈战愈勇。”另“据守城安旅长报称：敌以密集炮火攻城，并大放毒瓦斯，全城弥漫如烟……西北两方完全为敌炮火摧毁，我官兵现仍在喋血抗战，坚守不退，双方伤亡均极惨重”^①。



被中国军队击伤的日本兵

由于日军占领息县后分兵西犯，向罗山攻击，第59军与后方联络线被切断，59军也超额完成了坚守七天以掩护信阳、武胜关布防的任务，遂奉命于19日放弃潢川，向光山以南山区转移，占领阵地阻敌南进。在转移中，张自忠亲率手枪营和26旅715团在潢川西十八里铺以南占领阵地，掩护大部队撤退。并与跟踪追击的日军一个大队发生激战，击溃该敌，使第59军安全撤退，未受重大损失。

第59军潢川之役有功，统帅部传令嘉奖，不久又升任张自忠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以酬其功。

日军占领潢川后，更加紧对罗山的进攻。守备罗山地区的是陈鼎勋第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1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36页。

45 军。

第 45 军原属邓锡侯第 22 集团军，由徐州会战中撤出后，略作整顿和补充，第 45 军军长陈鼎勋即奉命指挥第 125 师和孙震第 41 军的第 124 师开赴信阳、罗山，受第 17 军团军团长胡宗南指挥，阻止日军向信阳、罗山地区进犯。

守备罗山城的是 124 师，师长为曾魁元。陈鼎勋兼第 125 师师长，第 125 师担任罗山以东 30 华里的竹竿河防御任务。日军进攻罗山，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先施放毒气，企图在施放毒气之后，马上来一个冲锋，一举夺取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便预先发出毒气警报，官兵及时带上防毒面具和简易防毒的湿毛巾，这样，当日军发起冲锋时，守军即迅速进入阵地，将日军击退。激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罗山城南一公里左右的小罗山突然遭敌偷袭，中国守军猝不及防，丢失了小罗山阵地。日军占据了小罗山，机枪火力直接扫射到设在罗山城南关汽车站的第 124 师师部。第 124 师师长曾魁元恐怕日军迂回包围部队，决定放弃罗山县城。9 月 21 日罗山弃守后，日军一时也不敢进城，出现空城一座，摆在双方战线北侧。事后蒋介石追查放弃罗山城的责任，曾魁元再三申诉罗山放弃实属迫不得已，否则有全师被歼灭的危险，结果给记大过两次了事。军长陈鼎勋则受了撤职留任的处分。

9 月上旬，第 42 军冯安邦之黄樵松第 27 师在潢川以南地区与日军进行过一些战斗。中旬，日军第 13、第 16 师团等部继续侵占叶家集、商城等地，沿商（城）麻（城）公路进犯大别山，10 月，敌人集主力攻击商麻公路上的战略制高点鸦雀尖。黄樵松亲赴狮子口督战，指挥保卫鸦雀尖，敌集中炮火向我阵地轰击，并施放大量毒瓦斯，同时步兵千余人猛攻，企图夺取鸦雀尖，当战斗激烈之时，黄樵松和阎副师长均中毒，狮子口以北阵地多被摧毁；敌 4 百余人乘机夺取该阵地，复被我军夺回，毙敌两三百人，我伤亡官兵 109 人。第 27 师指挥所几次被迫搬迁，黄樵松昼夜查看地图，指挥作战。

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称：“（一）文晨（十二日）敌约三千余人、炮十余门向鸦雀尖一带 27 师阵地猛攻，午后战况尤烈，并施放喷嚏性毒气，我官兵冒毒死拼，毙敌无算。是役黄师长、阎副师长因督战，均轻中毒，随从参谋副官各一员负重伤，营长李振魁阵亡，营长负伤三员，连长以下伤亡两百余员名，刻在苦战中。……是役毙敌约 4 百余名，我伤亡官兵一百五十余员名，刻在对战中。等情。谨闻。夏。李宗仁。”^①

著名诗人臧克家有《国旗飘在鸦雀尖》一首长诗，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况。诗中写道：“士兵死了，连排长上去。连长死了，拿营长去填。”没有兵力给他增援，送去的是国旗一面。另外附了一个命令，那是悲痛的祭文一篇：“有阵地，有你。阵地陷落，你要死。锦绣的国旗一面，这是军人最光荣的金棺。”

黄第27师与敌人在商麻公路鏖战月余，损失较大，后经老河口退到南阳一带休整补充。

罗山丢失后，胡宗南第17军团即于22日组织部队在空军配合下，从南、西、北三个方面，对罗山进行反击，以阻止日军接近信阳的平汉铁路。

胡宗南的部队装备优良，并有机械化师配备。抗战以来，无论在晋东还是鲁南，无论徐州还是台儿庄，都未有机械化部队配合作过战，此番看到自己的炮兵、装甲部队，官兵无不感到兴奋。

此次战斗，17军团所部用机枪、步枪集中射击，将低空扫射（约百公尺高）的日军飞机击落2架，极大鼓舞了官兵士气。

日军越是西进，其所遭受的抵抗也愈强烈。中国军队似乎已经适应了日军步、炮、空的联合猛攻，愈挫愈奋，愈战愈勇。日军根据第10师团的连续作战及伤亡情况，在合肥的第2军司令本部，即令在合肥集结的藤田进第3师团至罗山地区参战，与第10师团一起，攻向信阳的平汉路沿线地区。

已占领富金山地区的日军第13师团，与另一支已到达叶集以西地区的藤江惠辅第16师团，稍作整顿和进行了新的作战准备后，9月13日开始西进，攻向商城。第10师团的濑谷启旅团在北面进行策应。

防守商城一带的中国守军为孙连仲第2集团军的第30军田镇南部和冯安邦第42军。

日军第13、16师团，以一个装甲车中队为先导，集中使用了两个师团及配属的炮兵，并由一个飞行团的直接协同，先与第30军张金照第30师激战，日军惨无人道地使用了窒息瓦斯炮弹，第30师中毒死亡官兵甚多。然后，日军兵分多路攻向商城，与田镇南的第30军在河风桥、八里滩、十里头一带，展开大规模争夺战。

田镇南第30军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部队，曾在台儿庄大战中打出了英名，经过激烈争夺，双方伤亡很大。根据战场动态及预定计划，孙连仲总司令即令第30军撤出商城，至以西以南的沙窝、小界岭、两路口，与退守至此的宋希濂第71军在这一横越大别山通向武汉的要道两侧设防，坚决阻止日军由该地经麻城前出至武汉，以策应主力沿江、沿平汉路南段作战。

此地为保卫武汉整个战局的关键，日军如果突破小界岭防线，越过整个山脉，便可沿公路西进，进攻麻城，进逼武汉。

孙连仲令冯安邦的第42军一部继续在商城附近作战，主力在商城以南的山区通道沿线设防，将其第2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麻城以南的白果镇，亲自指挥大别山外围地区的作战。防守商城的42军一部，与日军13师团连续恶战后撤出，9月16日商城失守。

日军第16师团的筱原旅团，于9月18日到达沙窝地区与田镇南的第30军、宋希濂的第71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日军第13师团的沼田旅团，于9月19日在新店地区亦与冯安邦的第42军开始战斗。

9月24日，统帅部以蒋介石名义发出训令，指出：“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北岸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南岸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咸宁各要线，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赋予第5战区的任务是：



缴获的日军军旗与慰问袋

“第5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须以孙连仲、冯治安、宋希濂、张自忠等部，固守黄、麻以北阵地，以胡宗南及于学忠部，取侧面攻势，先击破由豫南方面包围之敌，并确保信阳，使武汉附近部队作战容易。”

界岭方面中国守军以大别山的密林和险峻的山地及重叠多层、大纵深的工事、交叉火力和不时的出击，与日军的两个师团激战40多天，田镇南与宋希濂配合默契，两军指挥部都设在界岭附近的白果树，只要日军一发动进攻，两军部队即施行两面夹击，日军竟未能越雷池一步。最终迫使日军改变进攻路线——即日军增加部队，攻占潢川、罗山后，向信阳进攻。

日军企图取捷径越过大别山，迂回武汉的侵略计划被彻底粉碎了。

第2集团军从9月25日开始反击后，即派出部队，迂回至商城敌后地区，攻击日军的据点，组织伏击并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缴获了大量的物资。日军第13、第16师团多次以步兵、炮兵、坦克部队及航空兵发动联合进攻，但一直未能通过第2集团军部队的阵地，而且伤亡很大。第13师团从合肥出发时，每步兵中队为180人，以后又经过战地补充，在组织多次进攻和遭到多次反击后，每中队平均约剩40人。中国守军伤亡同样惨重，第30军张金照第30师原全师官兵有13536人，战斗后，全师步兵生还者137人，特种兵674人，总共剩下仅800余人，战况凄惨程度，可见一斑。

10月21日，日军第21军占领了广州，战局起了变化。统帅部决定放弃武汉，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开始向平汉路以西撤退，日军第13师团10月22日才越过大别山的湖北省界，于26日到达麻城。第16师团10月24日越过小界岭，25日到达麻城。所以，第13、第16师团并未达到其预定的进攻武汉的目的。

大别山北麓阻击战，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凭着英勇顽强、杀敌报国的忠义精神，依托有利的地形，再次创造了抗战中阵地防御战的优异成功战例。

三、信阳失守 武汉放弃

为了迅速攻占信阳以向武汉迂回，日军第2军对进攻部署作了调整，将由合肥开抵潢川的第3师团投入战斗，确定进攻信阳的计划为：

以第3师团主力，由罗山以北的淮河南岸西进，击溃中国守军之防御，占领平汉铁路上彭家湾车站之附近地区，另以骑兵第3联队，在师团主力之北侧，攻向明港以南之三官庙车站一带，阻止中国军队沿平汉路南进。然后从北面迂回进攻信阳。以冈田资的第8旅团，率步兵第40联队及坦克、炮兵部队，沿罗山至信阳的公路，从正面进攻信阳。以第10师团主力，从罗山以南子路、蟒张，攻向西南之青山、涩港，占领平汉铁路上之柳林车站，阻止中国军队沿平汉路北进，从南面迂回进攻信阳。开始向信阳进攻的时间是9月30日。

日军第10师团因自合肥发动进攻以来，沿途遭到以大别山为依托的孙连仲第1兵团的有力打击，伤亡很大。所以，日军对信阳的进攻，以第3师团为主要进攻力量。

日军向西进攻时，合肥至信阳的公路已由地方政府动员民众将其全部挖毁，桥梁也已破坏，加之在日军进攻期间连连降雨，道路泥泞不堪，因此，

日军在合肥的2000辆汽车无法使用，第10师团临时改为驮马部队，协助运输粮草。为了解决军事运输，日军一面派出大量工兵，修复六安至罗山的公路，并且进行道路管制，雨天禁止通行，严格盘查来往过路车辆，一面组织木船，满载物质从蚌埠沿淮河溯航，到达潢川东北的上油岗一带，卸下物质再经陆路运往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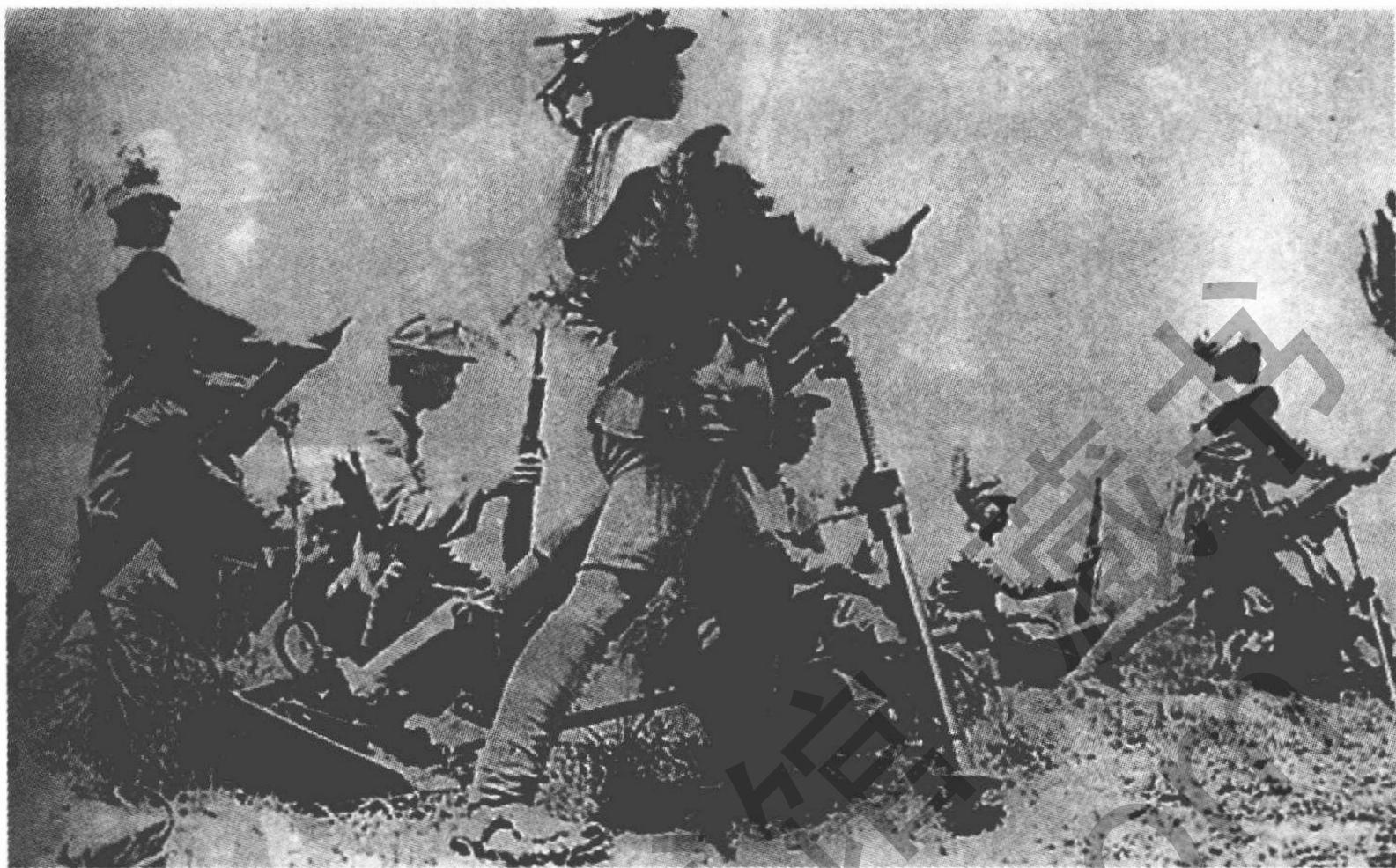
罗山失守，信阳地区紧张时，中国守军为加强平汉路南段的防守，阻止日军从北路迂回武汉，第5战区于10月4日将胡宗南的第17军团改为豫南兵团，受战区直辖，下辖董钊的第16军（第28、167师）、陶峙岳的第1军（1、46、78师）、沈克的第43军（106师），防守罗山以西至信阳地区，主力控置于信罗公路，侧击南进或迎击西进之敌，万不得已时，扼守宣化店、九里关，信阳之线，同时注意罗山、宣化店通道及五里店、广水通道，防止日军迂回至武胜关后方。

罗山以东及潢川地区仍由张自忠的第27军团对日军进行牵制、游击，并对潢川进行攻击。为了加强27军团，孙连仲将王长海的第132师调归该军团指挥，并限令该师于10月8日到达光山以南的经扶（新县），与张自忠的部队会合。张自忠率第59军在潢川战役后撤到经扶县，总结战斗经验教训、明正赏罚之后，将部队进行了调整，立即投入新的战斗。

日军两个师团已由罗山向西进攻，信阳局势日益紧张。统帅部10月4日决定在第5战区成立以罗卓英为总司令的第五兵团，指挥刘和鼎的第39军（34师、56师）、孙桐萱的第3集团军（20、22、81师）、万耀煌的第15军团（13师）、张义纯的第48军（173、174师）、胡宗南的豫南兵团（三个军），至信阳地区增援，武汉的卫戍任务，交由武汉警备司令郭忏负责。

10月4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对敌情作了分析，并提出新的用兵建议：

综合近日敌情判断如下：敌纠集兵力自合肥、六安西进，判断其意图不外继续增援，由新店、沙窝方面南下，冀突破大别山脉，进出麻城，威胁我右翼兵团之侧背，使敌攻略江北进展容易；或则主力向罗山西进攻信阳，截断平汉路，并转移其主力，一由新店攻宣化趋黄安，一由大新店趋广水。我为应付该敌计，以左翼兵团各部固守大别山脉各隘路，并准备以有力部队随时出击以牵制敌之西进，胡宗南兵团则以主力于罗信公路，如敌南下则侧击之，如敌大部西进，则避免决战，利用五里店、信阳阵地，逐次拒止该敌；另由兵团抽一师至二师向罗山、固始间地区游击，袭击敌侧背，并指挥民众武力，截断其交通。如此，则不论敌西进或南下，皆受我之侧背攻击，并有后方联络线被我切断之危险，必可迟滞敌人围攻武汉之企图，若于五里店平



防守武汉的军队向日军发射迫击炮

坦地形与敌决战，则消耗兵力，胜算难操。是否有当，谨电呈察。^①

同日，李宗仁还致电蒋介石，转呈李品仙的作战建议：

武汉会战计划未审如何，现敌又采两翼包围南北夹攻方法。我为确保武汉：妨碍敌之企图计，在本战区江北部队，与其分途迎击，不若以主力对北，扼守武胜关、三里店、宣化店，对东控置大军于黄陂以北沿铁路以东地区，俟敌进出黄安、麻城，向武汉突进时，施行侧击之为宜。同时以一部在广、浠巴河道迟滞鄂东西进之敌，不得已时，退至罗田、麻城东方山地，占领侧面阵地，以攻击敌之侧背，即使不能成功，则主力军可以在武汉附近与敌周旋，鄂东部队即在大别山中作牵制之游击战。苟能运用得当，兵力集中，未始不可获一胜利也……若专事迎头堵击，终难取胜。方针既定，则详细规划尚须妥为决定，是否有当，乞裁夺，幸勿再迟为禱。^②

蒋介石10月5日复电，认为上述建议“甚属妥善”，与统帅部“所颁方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10月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53-754页。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10月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55-756页。

针大体相符”，希望“督促实施”。同时又强调，广济方面“应以现有兵力就现阵地与敌确保接触，不得轻易退就第二线阵地。”^①这等于从基本点上否定了李品仙的建议，使李的集结主力机动侧击敌军的意见无法实施。就整个战局而言，主要战场仍然是“迎头堵击”。

日军第2军之第10师团，于9月30日按预定计划从罗山以南攻向平汉铁路上的柳林车站，罗卓英的一部兵力与胡宗南豫南兵团协同，夹击柳林车站的日军，因日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及铁道东西两侧高地，再加上猛烈的炮火，使中国官兵伤亡巨大，进展不利。10月6日，柳林车站被敌占领。中国守军组织反击，日军逐步退向信阳附近集结。

日军第3师团于10月4日从罗山以北，攻向平汉铁路上的三官庙、长台关、彭家湾车站，10月9日攻占了大洋河，经与中国守军防守在明港、长台关、正阳一带的第106师作战后，11日占领了彭家湾、长台关、三官庙一线的平汉铁路。

日军受第3师团指挥的第8旅团冈田资部及其配属的炮兵、坦克部队沿着罗山、吴家坡、五里店、中山铺的公路，一路所向披靡，连续突破董钊28师、李正先第1师、李文的78师的防御阵地，从正面接近信阳，并于10月11日夜间到达信阳城外。至此，信阳南北已遭到了日军的迂回包围。

守备信阳城的是李文第78师的一个团。10月12日，日军冈田资第8旅团，集中了坦克、炮兵的火力攻城。该团战斗至中午，不支，撤出城外。当日，信阳沦陷。



向武汉进攻的日军

^① 《蒋介石致李宗仁密电（1938年10月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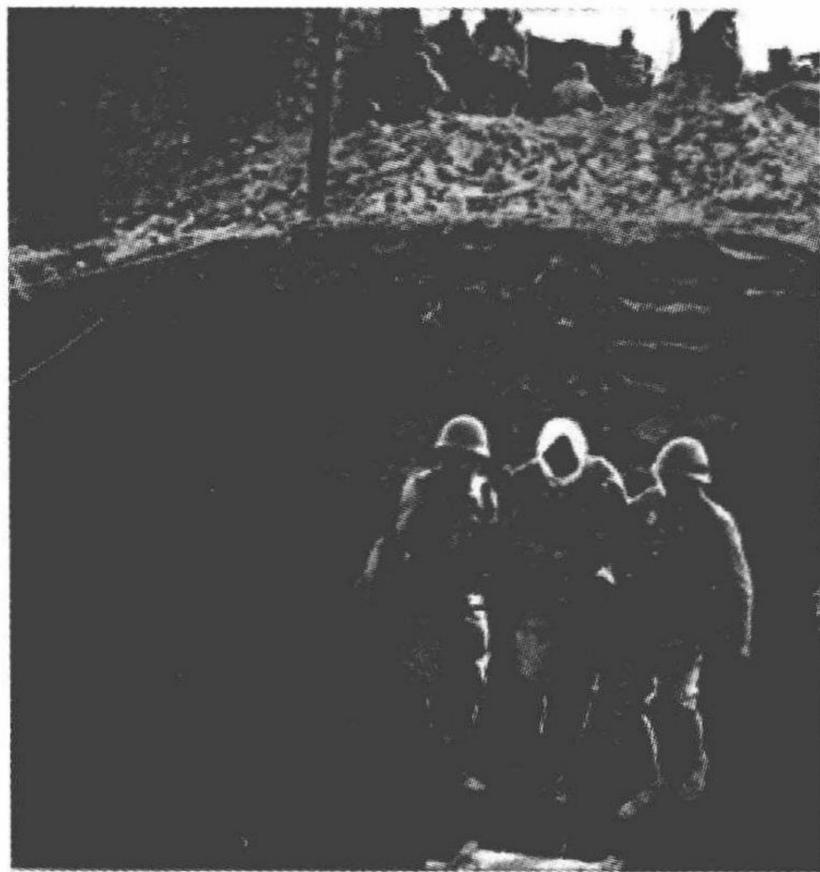
信阳失守，平汉铁路被日军截断，日军打开了攻向武汉的一个重要缺口。李宗仁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静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但是胡宗南并未听令，擅自将所部七个师向西移动，撤到南阳地区，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鸡公山、武胜关防守兵力单薄，日军在武胜关以西、与桐柏山交界线突破，冲到大别山左侧地区，占领了武胜关。

胡宗南在豫南信（阳）、罗（山）战役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兵力积极战斗，日军占领罗山后之所以没有马上向信阳进攻，原因是认为信阳有重要国防设施，有机械化部队，有强大的炮兵，不容易攻下，怕受牺牲。实际上，日军的进攻并未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的阻力，迅速地占领信阳也属意料之外。

胡宗南部乃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本人也为蒋介石最宠爱的部将之一。而且胡宗南一向只服从蒋介石一人指挥，对别人概不买账的性格特点也让蒋介石宠爱有加。但抗战以来，胡宗南的部队一直没有较佳的战绩。八一三上海抗战，胡宗南部参战两个师死伤大半，后来退至苏州河南岸，一个师几乎打光，连师政治部主任也被日寇打死。豫东会战配合宋希濂等部队攻打兰封时，因胡宗南部下黄杰部队阻击不力，最后让土肥原突围跑掉。武汉会战中，胡部第232团团长马载文领兵固守信阳，日军大举进攻时，马临阵脱逃，信阳沦陷。

胡宗南部划归第5战区李宗仁指挥后，胡本人从不向李宗仁报告敌我情况，已使李宗仁恼火，此次又擅自撤往南阳更让李宗仁愤怒，据情报告了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但蒋介石对这位“宠将”特别“关照”，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武胜关的失守，标志平汉路以东正规战的结束。军委会根据长江南北之合围圈已逐渐缩小，广东形势吃紧的态势，决定撤离武汉。除大别山据点保留为游击基地外，所有第5战区部队向西经孝感以北的花园一带，撤至鄂西北京山、随县地区。据守大别山的部队，包括廖磊的第21集团军，于学忠的第5集团军，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任务是就地掩护部队西撤，坚持进行敌后游击。



被打伤的日本兵

日军第10师团的冈田资第8旅团，继续沿平汉路以西沿线进攻，占领应山、安陆、云梦、应城，突破第5战区罗卓英第五兵团在该地的防守，从西北方迂回进攻汉口、汉阳；在沙窝、小界岭一带的日军第13、16师团再次发动强攻，突破大别山，进至麻城、黄陂地区，10月24日，黄陂失守。在长江南岸的敌第11军沿江进攻部队台湾旅团也打到了武昌附近。第11军第6师团迅速由长江北岸攻向汉口。

当各路日军向武汉猛进之际，国民党最高统帅蒋委员长驻在汉口，督饬各部严阵拒敌。其时，广州沦陷、武汉地位已失去重要性，各将领纷纷请蒋介石易地指挥。对蒋介石来说，在长江的节节抵抗之目的基本达到。

蒋介石安然地说：“有舍乃能有取，能忍乃能有济。”

蒋介石很沉着，直到日军攻陷武汉前30小时（10月24日夜）才离开武汉。

日军飞行团根据空中观察报告中国军队已开始全面退却，日军迅速组织追击队，穷追不舍，中国军队丢盔卸甲，狼狈撤退，各种火炮、汽车弃于公路沿线，即使筑有坚固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地带，也未做有力坚守，慌忙撤退。蒋介石为此大为恼火，致电陈诚等高级将领，严词责令：

“（一）敌人广播称：此次我军退出新店镇、崇阳时，不特枪弹遗弃，即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二）查放弃武汉原为预定计划，进至武汉之敌，已极疲惫不堪，南犯之敌不多，而我该方面部队竟不审敌之兵力，我有多数军队，不知筹划使用，有良好地形，不知防守利用，只图逃命溃走，不仅无耻，无以对年余抗战中牺牲诸先烈，且完全丧失革命军之精神，此后应力挽颓风，凡无令擅退，不论各级长官，均照连坐法严厉执行，并着陈长官查明此次从新店镇、崇阳狼狈撤退部队具报，以凭核办①。”

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喋喋不休的一封封无命令不得撤退的密电，比起日军枪弹的威胁，显得格外苍白无力。甚至高级将领也顾不得什么命令了。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在战略转移中，竟擅自率其第26集团军西撤，而不留守大别山。第5战区虽上报要求予以拘捕，进行军法审判，终因各种原因而不了了之。

位于九江的畑俊六中国派遣军前方指挥所，根据战局进展情况，于10月24日给所属部队下达了进攻武汉及入城后注意事项的命令。10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占汉口市。26日，江南的日军台湾旅团从宾阳门突入了武昌城，

① 《蒋介石致陈诚等密电稿（1938年11月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75-776页。

随之即在城门上插上了日本旗。27日，汉阳沦陷。

于武汉撤退后，10月31日，蒋介石在湖南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略谓：

……保卫武汉之目的，在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国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还移我中产工业及东南之人力、物力、以充实西部持久抗战之基础。赖军民协力，不避牺牲，与暴敌进行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卒使敌军蒙受侵战以来最惨重之损失，而植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之新精神。现我后方一切布置业已完毕，乃自动放弃武汉核心之据点，而确保武汉四周外围之兵，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之地位，今后乃可实施全面战争。政府本一贯决策，必以更大努力，坚持长期战争，以挽回战局，达成我最后之胜利。

武汉会战结束，中国军队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日军实力的战略指导，已获预期效果。

武汉会战中日双方激战4个多月，日军调动9个师团又2个步兵旅团的兵力，会战后期更达到14个师团以上的兵力，补充五、六次之多，以伤亡惨重之代价攻下武汉三镇，中国方面也动用了几乎所有能调动的部队，英勇抗击

敌军，伤亡倍于日军。

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结束，但为长期抗战又赢得了4个月宝贵的时间，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并未达到。



日军进入武汉，在武汉行营前欢呼

第七节 广州失守

一、日军进攻广州的部署

广州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它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别是在日军侵占了华北、华东各重要地域以后，广州更成为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枢纽。因而早在淞沪会战结束时，日本大本营就决定切断这一最大的外援路线，以便削弱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并做好了进攻作战（代号为“A作战”）的准备和计划，预定于1937年12月26日在大亚湾登陆。但由于12月12日日军在南京长江上炸沉美国炮舰“巴纳”号和击沉英国炮舰“莱的巴德”号引起纠纷，恐怕国际关系恶化，根据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的建议，于12月22日决定暂时停止对广州的作战。

日本大本营虽然暂停了对广州的进攻，但为了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和为其海军获得作战基地，并没有停止对与英、美等国关系不大的中国港口的进攻。1938年5月10日，日海军第5舰队及第2联合特别陆战队击退第75师守岛部队，攻占了厦门；5月20日配合徐州会战，在连云港及其附近岛屿登陆，占领了连云港；6月21日在南澳岛登陆，23日占领了该岛及其附近的南澎湖列岛等岛屿。

1938年7月，日本参谋本部在《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中，同时制订了进攻武汉和进攻广州的战略指导，并要求“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明确“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在作战指导上，规定“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地攻占广州；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

1938年8月10日，日、苏签订了停战协定，张鼓峰事件结束，日本解除了后顾之忧，进攻广州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9月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由陆、海军协同攻略广州，同时下令编组第21军司令部。9月19日，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广州的“大陆令”、“大海令”及陆、海军的战斗序列。

日军第21军及第5舰队进行协商后，决定将进攻广州的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0月12日开始，以第18师团、第104师团主力及第5师

团的第9旅团在大亚湾登陆，经平山（惠东）、平潭向惠州一带东江推进。第二阶段，俟第5师团主力到达后，突破东江防线，分路西进，向广州进攻，而以第5师团于10月27日在珠江口登陆，攻占虎门要塞后，由南向北配合主力进攻广州。

编入第21军序列的3个师团分别在大连、青岛、上海集结，并进行补充装备及实施登陆作战训练。为了解作战地区的地形情况，9月24日派出作战参谋进行了海上侦察。10月2日，第21军司令部进至澎湖列岛之马公岛。10月7日，参加第一阶段作战的部队分乘100多艘运输舰船，先后到达马公岛附近海面，完成了作战准备，待命行动。

二、仓促防守，广州失陷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军事委员会即以大本营的名义下达了建立第四战区的命令，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闽、粤及南宁、梧州等沿海地区的防守任务，并保护海、陆军的补给线路。但由于广州地近香港，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们认为：日军如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的利益，可能引起英国的干涉，由此判断日本不会贸然进攻广州，因而虽然作战计划中提到日本有进攻广州的可能，但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直到广州作战开始前，第4战区的机构尚没有建立，仅以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任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广州方面的防务。此外，又从第4战区范围内的广西抽调大批兵力至华中作战，致使华南方面兵力极为单薄。武汉会战前期，又从广东抽调4个师加强武汉的防守，所以广州防备松懈，作战开始时主要兵力只有第12集团军的第62军（张达）、第63军（张瑞贵）、第65军（李振球），以及2个独立旅和虎门要塞部队，总计约8个师的兵力。当时的部署是：第153师守备宝安至虎门要塞一带，第151师驻惠阳，第157师主力在潮汕地区（另一部驻大亚湾附近），第156师驻增城，第154师驻从化，第158师驻广州东郊，第152师之第454旅驻海南岛，第456旅驻广州市，独立第20旅驻广九路沿线之石龙附近，独立第9旅驻莲花山（海丰以北）附近。整个部署上兵力分散，而且戒备松弛。

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可也是英国的一个直辖殖民地，正是这特殊的地位，使得香港虽处于战争之中，但不像中国其他城市那样，它既没有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也没有遭到日军机枪的扫射，并而大大得益于战争。自从1937年秋上海被日本人侵占以来，它成了外国同中国进行各种贸易往来的港口。虽然物价飞涨，但生意兴隆，旅馆爆满，酒吧、饭馆和商店里处处是

人。正当中国的其他城市惨遭战争蹂躏时，香港却突然发迹起来。

从1938年以来，中国军队极缺武器，蒋介石命令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设法从国外购步枪30万支，每支枪配子弹一千发；手枪3万只，配子弹一千发；重机关枪2万挺，每挺配子弹1万发；迫击炮500门，每门配炮弹2000发；战车防御炮500门，每门配弹1000发。这些急需的武器都要从香港经广州运进。资金筹措及运输等问题，蒋介石发电报给中央银行秘书孔令侃让其协助办理。

宋庆龄此时居住香港，为购买武器想了不少办法，她对中国抗战抱有希望，同时公开抨击了国民党政府从事战争的方式。她认为：我们不能制造自己所需的武器，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只有内战的经验，而且把内战的环境和抗日的环境混同起来。宋庆龄认为，只要中国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只要士兵的待遇得不到提高，购买武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广东，宋庆龄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广东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广东人民对她也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不仅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夫人，而且还因为只有她真正坚持了孙中山提出的原则和信念。

1938年的夏天，世界上最繁忙的码头当推九龙。它是广州——汉口550公里铁路线的起点。有德国轮船停靠在那里，它以最快的速度卸下中国的军需品，然后将开到神户，装上日本的军用物资。紧挨德国轮船的是意大利货船，它正在卸中国的其他军用物资。九龙码头还停泊着英、法、苏、美等国的轮船。

当时，中国正尽其所能向各国购买军火，然后通过铁路线（虽然日本人每天都对它进行轰炸，可从未成功地将其摧毁）运至长沙和汉口。为了购买军火，中国动用了全部外汇和战前寄存国外的白银；还尽可能多地出口茶叶、桐油、锰、锑、钨及其他商品，作为新的支付手段。国民政府宣布，已拥有的军用物资足够其应付9个月的战争。

军用物资的装运几乎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而且又由英国管理，因此，即使当事人想对此保密也不太可能。人们可以在宽阔的码头随意地散步，可以看到汗流满面的苦力们扛着沉重的箱子，或精疲力竭地躺在岸边，可以记下货船来自何处。

日本人的飞机似乎每天轰炸九龙——广州的铁路线，晚上尤为频繁，几乎每个车站都有毁坏房屋。从1937年10月起，九龙至广州的铁路线共遭日机163次空袭，承受了大约1600枚炸弹。平均每公里铁路要遭一两次以上的空袭和10枚炸弹。然而，火车的停驶却从未超过9小时。中国从外国购买的军用物资夜以继日地从香港卸下，然后急急忙忙装上火车运至广州，或沿

着轰炸更为频繁的铁路线送到汉口。

铁路沿线每隔数里便驻有一个抢修队。铁路两旁，不时可以看到钢轨、枕木等抢修物资堆积在铁路旁。每次空袭后，抢修队员就迅速查看被轰炸的地段，然后用电话通知广州何处需要何种抢修物资。东西一运到，抢修工人便立即干了起来，几小时后，铁路就被修好，火车重新通行。电话和电报线路的抢修工作也是如此。每一座铁路桥都有卫兵守卫。就这样，保护了军火物资的内运。香港对广州乃至华中、华南抗日物资的运输如此重要，日军参谋部于1938年春便制定了广东作战计划，如夺取广州，就掐断了外国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来源，迫使蒋介石投降。

在日军企图登陆进攻广州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在广州唯一还未被炸塌的和绅旅馆的防空洞内，频繁接待了不少外国记者，对时常响起的空袭警报毫不在意。他对外国记者们说：广东省商品经济发达，这里的人们善于经商，还喜欢冒险，在买卖中显示他们的本领。长期以来，广东省苦于资本流散，如能将其积聚，投资于农业，就可以不再花外汇进口大量的稻米。他还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们，他原准备建立灌溉和排泄网，开发尚未被用起来的土地，发展乡村教育，建立农村公共医疗服务。他说如果没有日本人侵略，再过三四年以后，所有勤劳的农民将摆脱高利贷者控制，从省政府的合作社中借取利息为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八的贷款；农民还可获取信用贷，向官办工厂购买农具、种子和化肥。

吴铁城是孙中山的老朋友，坐过清政府的监狱，曾任上海的首任市长。1936年，广东和广西归属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蒋介石将他派至广州。他面容慈祥，细长身材但体格健壮，爱穿西服，说得一口浓重的美式英语。由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学者的风度。

吴铁城坦诚地说：“靠现有防守广州的部队是远不够的，日军占领广州是必定无疑的。中国军队放弃广州后，只能起着骚扰日军的作用，也许连这个能力都没有。”

吴铁城对军事见解也有独到之处，他说，在中国建立防御区和空军的问题上，德国顾问犯了错误。他们根据兴登堡防御线理论，认为防御线不可分割。但该理论并不适用于领土广阔的中国。1938年初，希特勒撤走了在中国的顾问，吴铁城为此很遗憾，他说：“法国人傲慢无礼又缺乏耐心，无法用作中国的军事顾问。他们只是一味地告诉中国的指挥官，应该做些什么，实际上却没用。而英国人则太懒。唯有德国人才具备军事顾问应有的素质。”

中日战争扩大化，也迫使希特勒德国在远东的这两个伙伴之间进行选择。日本工业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如与结盟，可以作为德国侵略扩张的有力帮

手；中国工业落后，军事力量软弱，与其结盟，不但不能给希特勒以军事上的支援和策应，反而还要希特勒来“救济”这位又穷又大的朋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但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警告在华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等人，如不遵命按期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家属，将面临严重后果。

德国军事顾问团大多数人员被迫于1938年6月底离华回国。在广州的军事顾问离开广州前对吴铁城保证：决不出卖中国利益，决不向日本泄露广州的军事秘密。吴铁城心里很难过，但他很清楚广州防御已无秘密可言，在香港、广州，日本间谍就像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一样。日本飞机给军事设施带来的灾难、情报大多是来自这些日本间谍。

日军准备进攻广州时，在吴铁城的督促下，防守广州的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加强了对发电厂、水电站等要害设施的护卫，并在重点工厂埋下炸弹，一旦日军占领广州，将给日本人留下一座空无的废城。

余汉谋，字幄奇，广东省高要县（今肇庆市）人，生于1896年9月20日。他出身书香门第，与邓演达、顾祝同、李汉魂、黄琪翔、叶挺等人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后，8月，余汉谋兼任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曾参加淞沪、南京、陇海诸战役。他主张国民政府应发动民众抗日。是年12月4日，余汉谋被任命为第12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1月在广东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香翰屏等举行会议，决定组织民众自卫区，自任主任，号召民众武装起来“各村各乡都自动的把本身的武器组成健全的自卫队，认真的训练起来，和邻村邻乡联防自卫，守望相助”，开展游击战争。余汉谋等人还在广东成立国防工程委员会、抗战动员委员会，布置广东地区的防御计划。

是年4月，日军在台湾集结了陆海空军7万人，准备大举进犯广东，以便切断中国对外国际联络线，迫使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对日屈服。余汉谋在广东各要塞构筑工事，动员民众，准备抗战；但日军当时主要攻击目标是在长江口地区，于是广州当局放松了对日军的警惕，只是在珠江口等水域进行布雷，防止日军从海上进攻广东。

日军进攻广东，是为了切断经香港的援华补给线，同时，也是其南进的



余汉谋

一个步骤。为此，日本调遣大批陆海空军进行大规模协同作战。进攻广东之前，日机、日舰多次南下广东沿海侦察军事设施，加之间谍的活动，日军较为准确地掌握了广东的防御情况。

1937年9月4日，日军飞机、军舰轰击粤闽的虎门、马江。9月6日，日军炮轰珠江口的赤湾，13日，在炮击大鹏湾之后，海军陆战队登陆，被击退。后又攻击虎门，遭虎门要塞和空军、海军的奋力还击，炸毁敌舰一艘，炸伤3艘。16日开始日军频繁进攻，先后炸沉中国海军多艘舰艇。17日晚，吴铁城宣布封锁珠江口，不准任何舰船通过。



日机轰炸粤汉铁路

1938年春，吴铁城在广州组织力量赶制水雷，截止到10月共造出2000多具，同时增编11个水雷组，雇佣11艘火轮、百余艘民船，在虎跳门、坭湾门、磨刀门、大刀沙、淡水河口、小虎门、三虎山、潭州及大亚湾等水域均布了水雷。

日军在准备攻打武汉的同时，为牵制中国在华南的兵力，攻打广州，切断内地经广州至香港转往海外的国际路线。日本参谋部规定：“汉口作战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广东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援蒋意图受到挫折，为此，日本侵略军在澎湖列岛集结部队4万余人，大小舰艇30多艘、飞机60架，准备袭击广州。

1938年2月24日，日本海军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号和“衣笠丸”上搭载的13架水上侦察机袭击广东南雄机场。中国空军第3大队第28和第29中队的11架新购最大时速为407公里的英制“格罗斯特”式驱逐机升空迎敌。4月13日，日本海军“加贺”号航空母舰的18架轰炸机，在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攻击广州。中日飞机激战近30分钟，日本机7架被击落，中国也损失飞机5架，中国机场遭到严重破坏。

5月28日起，日军飞机连续3天轰炸广州，给广州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这一天，日本海军“加贺”号舰载机群分三批袭击广州市区，共投弹50余枚，炸毁民房600多间，死伤居民600多人。中国空军因兵力不足，未能阻挡敌机攻击。5月29日，敌机分二批轰炸广州，炸毁民房300间，死伤500多人。5月30日，日机再度来袭，炸死400多人，炸伤700多人。6月4日，日机在广州投弹百余枚，死伤2000余人。6月5日，日机炸毁中山大学，死亡600多人。6月6日，飞机又投弹百余枚，灾区遍及全市，700多栋房屋毁于一旦，死伤民众2000多人。6月8日，日机炸毁岭南大学、西村电厂，全市停电。至此，在日本飞机轰炸下，广州市民死伤已超过7000人。

8月21日，中国航空公司的DC-2式客机“桂林”号在香港至重庆航线上飞行时，遭到日本海军5架战斗机袭击，中弹百余发，迫降于广东中山县水面。日机又残酷地扫射落水的飞机和旅客。客机上共有3名机组成员和14名旅客，除3名生还外，其余全部遇难。这是日军飞机对中国客机的首次野蛮攻击。

8月30日，日本海军航空母舰上的“加贺”号上的舰载机，袭击广东南雄机场。9月13日，日军海军水上飞机母舰“神川丸”号舰载机袭击驻广西柳州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柳州分校。

日军为了配合进攻武汉，调集重兵集结于大亚湾一带。10月11日晚，守军第151师师长莫希德接前线哨所报告：大亚湾有敌舰数十艘。莫师长判断日军将在澳头附近强行登陆，电告余汉谋加强防务，增调兵力。并注意防御淡水、惠阳等地。12日凌晨，



日军轰炸后的广州惨景

日军飞机、及兵舰上的大炮对大亚湾海岸发起猛烈进攻。随即第21军之第18师团在华南派遣军司令后藤中将指挥下，在澳头一带强行登陆，守军一营在日军猛烈打击下，全部牺牲。日军在大亚湾和珠江沿岸登陆。日军200多架飞机完全控制华南空域，中国空军虽极力抵抗，但未能阻挡住日军航空兵的猛烈攻势。12日晚，淡水失守，15日惠州失守。

当时防守广东的余汉谋第4战区拥有6万余兵力，参加布防的有张达62军、张瑞贵63军，李振球65军三个军及第9、20两个独立旅。余汉谋下令，拼死抵抗，将6万余兵力先后调配在淡水、惠阳、福田、正果、增城、莲塘和太平场等地。余汉谋率军做殊死抵抗，但在日军海陆空强大优势兵力压迫下，伤亡惨重，节节败退。日军突破增城、正果防御阵地后，以其主力进攻从化、花县，目的在于截断广州至韶关的道路。另一路沿广增公路直逼广州。余汉谋已知不是日军对手，无招架之力，只得弃守广州，率部向粤北转移，在韶关一带构筑阵地，阻击日军；防止敌人继续向北窜犯。日军于10月21日跨进广州城，从登陆至占领广州只用了9天。无论余汉谋还是吴铁城，他们哪一人均未打算坚决抵挡日本人进广州。吴铁城在广州沦陷后即被蒋介石免去了职务。

三、统帅部的对策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消息传武汉之后，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一次很大的震动。广东的陷落，意味着国际对华援助的通道，将被截断，对长期持久的抗战，是个不小的打击。

蒋介石急令军事委员会拿出计划，或采取对策。

10月12日夜，周恩来寓所的灯光彻夜未熄，他起草了一份《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①，这是国共共同协力抗战的一个典型事例，周恩来以其敏锐的眼光分析道：

甲、日寇的根据

日寇这次进攻大鹏湾（即大亚湾）的行动，是有着下列的根据：

一、亲英派宇垣外相辞职，日英东京谈判中止，显示着日寇对英外交强化；

二、东京有以海军系人物为外相的拟议，同时宇垣亦有强化外交的主张，这表示海陆军系已由对英外交强化的一致，取得南进的暂时协调；

^① 周恩来：《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三、捷克事件，希特勒对英态度的成功，刺激了近卫内阁向南行动的决心；①

四、日寇进攻武汉的旷日持久，想以华南的行动，牵制和调动我军；

五、日寇想以更有效的军事行动，来切断我海上国际交通和军事运输；

六、日寇企图以军事上的占领和分割，来威胁和诱引我国发生政治上的分化。

乙、日寇行动的特点

日寇这次行动的特点是：

一、军事上的冒险——因为敌人如果要确实的占领广州及其附近的港口与广九路，至少非有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不能尝试，但目前日寇企图以此来威胁广东，威胁香港，进行军事上的冒险。

二、外交上的试探——日寇想由大鹏湾直插深圳，截断广九路，逼使英国对日妥协，即是说至少要英国不干涉日本封锁广东，切断海上交通。

三、政治上的分化——日寇将以封锁广东海口，夺取广州，威胁和引诱广东成立地方妥协，造成福建特殊状态，实际即是说造成断绝对中央抗战之一切外来的和内在的供给。

丙、可能的估计

这一事态的发展，将有如下可能：

一、军事上，日寇如确实攻占大鹏湾，必向深圳、樟木头之线延伸占领，一面会从陆路迂回虎门要塞，一面直逼惠州、从化。此方面不论得手与否，同时还有另从唐家湾登陆，占领中山、顺德，并切断江门，封锁西江，以便造成包围和夺取广州之形势的可能。

二、外交上，日寇必运用东京、上海、香港、甚至伦敦4处外交关系，与英国进行谈判。英大使原有由沪来汉的消息，日寇想以先发制人，威胁英大使趋向妥协。虽然英国看中国决不同于捷克，中国的英勇抗战，英国在华的利益和地位，日寇对英在华利益的损害，都使英国的基本立场不站在支持中国抗战方面，但是，张伯伦内阁一贯的妥协政策和怕事态度，如日寇对英能相当让步以换取对中国军事运输实行海上封锁，则局部的妥协是可顾虑的，英国如稍软，法国必跟着，葡荷是会更坏的。

三、政治上，日寇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及其各方宣传，伴随着其军事上的

① 捷克事件，指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总理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在德国莱尼里签订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即捷克事件。1939年3月，德国出兵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英国在捷克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妥协角色，即推行了著名的绥靖政策。

行动，必向各方试放政治上可以局部妥协的烟幕弹和造谣挑拨，并制造某些幻想，以动摇华南人心。

丁、建议

根据以上诸分析，我之方针应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以坚定英国对我的援助，以击破日寇的一切阴谋。具体建议如下：

一、应请最高统帅以坚持华南抗战的决心，晓示华南军民，以坚定其抗战信心与行动，以坚强我外交。

二、应请令四战区以重兵防御各海口要塞及广九路，特别以主力坚决打退大鹏湾登陆的敌人，即万一不能消灭或驱逐，必须机动的消灭其登陆后扩张占领向我深入部队，以大量的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来限制敌人的占领。同时并须加强在稔山、在宝安、在唐家湾、在江门等口岸的防卫。

三、为加强华南的防卫的抗战，应请派大员统一四战区军政党的领导，并加强指挥，炮兵应派往必要的数量，以加强战斗。两广补充部队应立即征调至少30个团，作为四战区作战的补充部队。一切枪械弹药运输，统应作一个方面作战的布置，以示长期作战决心。

四、应请令广东军政当局，不得以任何资格进行单独的外交判和活动。广东政府为此事不得有任何政党的代表在香港来往，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对外进行外交谈判，并应请令广东省政府在情况不利时迁出广州，而留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于广州指挥作战，以示抗战决心，以影响外交，以打击敌人阴谋。

五、应请令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乃广州党政机关，加紧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沿海人民及渔民，发扬广东革命精神，配合军队，实行自卫。

六、应请迅速的搬移香港、九龙堆积的军火及一切材料，向粤汉路沿线囤积，同时加强西江水路运输，以一部向肇庆以上囤积，并准备西南和西北国际运输路线的开辟和加强。

七、应请令中央在香港的代表及驻伦敦大使，向其政府表示：中国政府决心为保卫华南而战，英政府只有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才能保持英国在华的利益。如果英政府想求得日本对英国的某些让步，也只有在中国抗战给日本的坚强打击下，才有可能，而决不是向日本让步所能取得的，如果英国对华南事件想有所主张，我们可欢迎英大使来汉磋商。

八、应请通令全国各战区，尤其是保卫武汉部队，应乘敌人分兵进攻华南之际，加强当面战斗，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以求得保卫武汉的成功，以配合华南的作战。

九、应请通令中宣部，政治部转知全国各宣传机关、各报馆，注意宣传保卫华南，指出日寇的冒险分兵，是增加日寇失败的因素，并揭穿日寇政治

上、外交上的企图和阴谋，以巩固国内团结和外交阵线。



国共两党共商抗战大计。图为共产党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与国民党人张冲在一起。

486 可惜的是，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及蒋介石已决定放弃武汉，无暇顾及广东方面的危机情况，加上广州军事当局的防御措施又不得力，当日军进攻前夕，正值双十节，许多官兵离开防地去广州、九龙、香港等地游玩。是日晚，当驻防大亚湾一带的第151师师长莫希德得知日军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慌忙打电话到广州、香港等地，请各电影院放映字幕，通知各部官兵尽快回防。日军第18师团在大亚湾登陆后，攻陷淡水，进至惠州西南，攻取惠州，其第二梯队之第104师团经稔山、平山直逼惠州、增城等地，进抵广州，余汉谋遂下令全战区部队避开日军正面，退往粤北，广州便轻易沦陷。

周恩来用心良苦，建议9条保卫广东之策，却不为国民政府军事领导人所重视。

四、粤北作战及厦门沦陷

在粤北，余汉谋一面整顿各部，一面组织粤北各县民众，在翁源成立第4战区军官补训团，自己担任团长。在从化、鳌头战斗中，遏阻敌人前进，并先后5次出击花县、三水、从化、增城，迫使敌军困守广州一隅，无法进展。

同年11月上旬，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由广东韶关移师广西柳州，指挥桂南作战，广东军事则由余汉谋主持。

1939年12月上旬，日军调动精锐部队近卫旅团会合原在粤侵略军及伪军共约六七万人，准备大规模进攻粤北。12月中，敌军一路沿粤汉路北趋曲江，一路进犯龙门、水汉、地派圩、梅坑，一路沿翁从公路进犯从化、良口、牛背脊、吕田、沙田，与进犯梅坑敌人呼应，出青塘、翁源会合于曲江，当时粤北前线中国守军部署有张达第62军、张瑞贵第63军以及莫希德第151师和独立第20旅。余汉谋固守粤北的战略是继续“挖土抗战”，彻底破坏道路，采取内线作战，部队机动使用，以粉碎敌人进攻。

12月16日，日军在花县、黄田、银盏坳地区与中国守军激烈战斗，在银盏坳东南的王子山阵地争夺战中，敌先以飞机、大炮轰炸守军防御工事，后以步兵火力猛烈进攻，守军与敌反复争夺。余汉谋将驻英德、翁源的总预备队李振球第65军也调来阻击敌人，将银盏坳之敌包围，激战10余日，互有进退，部队伤亡很大。进犯从化、良口、牛背脊的敌近卫旅团遭到守军李振球第186师坚决抵抗，激战六昼夜，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猛烈进攻，占领九耳埗，守军全营壮烈牺牲。敌突破阵地，占领良口、牛背脊，直扑沙田、梅坑等地。进犯龙山、永汉、地派圩的敌军另一师团，受到守军陈勉独立第20旅及63军的迎击。



广东部队在前线阻击日军

整个粤北前线战斗都非常激烈，敌机轮番轰炸，掩护陆军前进，采取钻隙迂回战法，攻陷核石、英德、连江口、新丰、梅坑等地，至使粤北中国守军处于两翼被包围的态势。余汉谋派 62 军军长黄涛出击牛背脊、良口，以分兵迎敌战术，指挥各部向良口、牛背脊、吕田、梅坑、沙田等处分进合击，取得胜利。牛背脊战斗最为激烈，此役的胜利，使整个会战转危为安，梅坑、吕田等地先后克复，把冒险深入青塘、官渡、翁源、大坪等处的敌人后路截断，使敌一切补充给养无法运出，慌乱退窜。1940 年 1 月，日军向南总溃退，窜回广州、增城。历时一个月左右的粤北抗战第一次战役结束。

敌人经粤北第一次失败后，打通粤汉路的计划并未放弃，经过 5 个月的准备、补充、换兵易将，改变战略，于 1940 年 5 月又集结 4 万余人，准备第二次进犯粤北。5 月 14 日，敌先以小部分兵力，由广（州）从（化）路直攻翁源。余汉谋部署主力阻击广从路敌人，采取诱敌深入，在石床背、石岭圩将敌包围。敌为挽救颓势，于 21 日，扑犯良口。守军与敌在良口一带激战 20 余日，良口失而复得，余汉谋调动生力军增援，24 日晚全线反攻，将敌包围。同时又派劲旅冲破粤汉路，直逼广州，动摇其军心。敌人各线开始总退却。中国守军追击敌人，恢复了 5 月 14 日以前的阵地。

第一次粤北大捷后，余汉谋以功晋升第 7 战区司令长官，仍兼第 12 集团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

福建与台湾遥遥相望，日本对之垂涎已久。战前，日本海军大将阿部曾在中国沿海勘察，并在汕头、厦门等地设立海军陆战队出击所。针对日军的紧逼，中国海军部于 1937 年 6 月密令厦门要港司令林国赓密切注意敌军动向。

福建最高指挥官是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兼第 25 集团军总司令陈仪，辖有陈琪的第 100 军两个师及两个旅，地方 10 个保安团编组的保安纵队，以及受双重领导的海军陆战队第 2 独立旅，厦门要港司令部和马尾要港司令部。马尾要港司令由李世甲担任，防守闽江一带。海军司令陈绍宽从英国回国后，命马尾要港司令部从速构筑闽江口阻塞线，确保马江、长门地区。8 月中旬，由福建省建设厅指定闽江工程处具体负责设计构筑要塞线。8 月 25 日下午 5 时开始执行阻塞，征用了三北等航业公司的 12 艘货轮以及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缉私船和 25 艘大型帆船，装满沙石在闽江口长门外福斗岛至江岛之间的主要航道上横列一线下沉，到 10 月中旬完成。闽江有 3 条航道。沉塞后，在长门航道填筑了 55 个阻塞石挡，乌猪填筑 14 挡，梅花、白头屿填筑 62 挡，整个工程浩大，直到 1939 年冬才全部竣工。

1937 年 9 月上旬，日机协同军舰进攻厦门、汕头，均未得逞。随后，又

集中兵力猛攻厦门，袭击泉州港口。中国海军各机关、陆战队被炸，要塞各炮台也时遭袭击，但登陆之敌都被守军击退。9月18日，海军马尾要港将川石、马尾间所有航行标志破除。10月26日，日本海军占领金门，并进犯五通、何厝、泥金。守军调拨部分大炮移置五通、何厝，予敌舰以重创。1938年2月，林国赓调海军总司令部任军衡处长，高宪申接任厦门要港司令。

5月10日晨4时，日本海军第5舰队舰艇31艘和飞机10多架进攻厦门。敌军先向何厝猛攻，掩护30多艘汽艇在五通附近登陆。中国海军香山、霞山两炮台还击，敌机和军舰以炮火击毁两炮台，何厝、江头、禾山相继失守。同时，敌驱逐舰从正面进攻厦门港外的白石炮台，一部敌军从海边的黄厝、塔头登陆，围攻胡里山、白石、盘石炮台，敌军几十架飞机不断轰炸，守军弹尽援绝，被迫后撤，总台长张天龙失踪。11日中午，日军占领厦门。高宪申奉陈仪令转移漳州待命，当晚在嵩屿收容部队。此时厦门对岸的屿仔炮台仍在中国海军手中，盘石炮台长邓宝初率本台余部渡海支援。敌军再次发动猛攻，守军拼力苦守，一直坚持到13日下午。炮台弹药库和炮备件全部被炸毁，无法继续抵抗，最后退出厦门。厦门既失，福州受到威胁。5月23日，敌舰向梅花、黄歧、北菱各处炮击，飞机亦出动轰炸。5月31日，扼守闽江封锁线的炮艇迎战敌机，敌不支遁去。6月1日，敌机大编队再袭，中国舰队损失惨重，各炮艇剩余官兵改编为闽江巡防队，并加强了闽江防御。

此后，中日双方一直在闽江口、川石、福斗方面对峙，激烈的炮战不断。



抗击日军的机枪阵地

7月，海军司令陈绍宽赶赴福州视察各炮台，并召集官兵训话，部署战事。

1941年18日晚6时，敌海军和伪军近1000人在马祖海面集中，100多艘运输舰船及其他军舰多艘，汽艇10多艘分泊于闽江口至川石、连江一带海面。中国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下令各台和陆战队第2独立旅第4团准备作战。翌日晨3时，敌军乘闽江口大雾，在8架飞机的掩护下，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分两路进攻福州，一路由连江县镇海筱埕登陆，一路由长乐县漳港出击。福斗岛、琅岐岛的两个连陆战队守军损失殆尽，其他守军主动撤退。连江县城失陷后，长门炮台被包围，通信断绝，守军被迫自毁大炮和弹药库。下午3时许，敌3艘驱逐舰和4艘汽艇向川石、芭蕉尾前进，各台合力炮击，击伤1艘驱逐舰，击沉2艘汽艇。20日下午，福州失陷，马尾地区4面受敌，李世甲奉令撤退，将马尾造船所忍痛自毁，“楚泰”舰自沉。

淞沪战起，国民政府军委会即令苏、浙、闽、粤各港口征集舰船堵塞，计有60多艘船自沉。浙江方面，海军在乍浦设置炮位，派陆战队第三团进驻衢州、金华布防。1937年8月25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宣布下午6时起封锁长江口到汕头的海面。9月5日，日本海军又将封锁范围扩大到全部中国领海，浙江海域是日军封锁的重要一环。

日本进攻武汉后，中国海军执行第二期计划，派布雷队入浙。1938年10月，中国海军布雷封锁富春江，11月封锁瓯江。同时，海军总司令部由青阳抽调海军炮队携炮5尊开赴温州，12月到达永嘉茅竹岭，择地安装炮位，名称是海军温州炮队。李葆祁为炮队队长，辖炮台部和两个分台，任务是协同温州守军作战。1939年3月至5月间，中国海军实施椒江布雷，并将飞云江、清江各水道一律严密封锁。4月22日至6月3日，重创敌舰2艘。1941年3月，温州炮队改为瓯江炮台。4月，日军在进攻闽江同时，向浙江急进。布雷队于12日在瓯江南水道、飞云江抢布水雷，阻敌前进。16日，敌由三江城登陆，围攻绍兴。17日，布雷队与敌在岩峙遭遇，队长战死，日军先后占领镇海、宁波、瑞安、永嘉。18日，敌小火轮拖10余艘民船，满载官兵和军事物资驶向浦阳，在虎爪山触雷沉没。20日，在茅竹岭的海军炮队陷敌重围，敌至当晚，奉命把台炮掩埋或毁掉。由于中国海军加强布雷，致使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时，其海军无法深入协同陆军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第3战区的行动。